

现代心理范式的 困境与出路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

高峰强



人民出版社



现代心理范式的困境与出路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

高峰强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昭军

装帧设计:尹凤阁

版式设计:诸晓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心理范式的困境与出路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高峰强.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

ISBN 7-01-003338-2

I. 现…

II. 高…

III. 心理学—理论研究

IV. B84

现代心理范式的困境与出路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

XIANDAI XINLI FANSHI DE KUNJING YU CHULU

高峰强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8.625

字数:208千字 印数:1—3,000册

ISBN 7-01-003338-2/B·276 定价:16.80元

序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是在西方当代心理学哲学中一个新的较难把握的课题。它是在当代西方兴起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也是在科学主义心理学走向衰落和陷入困境的情境下产生的。国内外对后现代心理学思想虽有零散的论述,但从理论探索的高度,全面系统地进行研究和阐释的,这本著作尚属第一部。本书的选题和写作本身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理论的前沿性、开拓性和创新性,有着很高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作者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后现代心理学思想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哲学背景、科学背景和心理学背景,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阐明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历史逻辑、方法论、研究取向和理论建构,剖析了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对现代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否定以及与行为主义、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关联,挖掘了精神分析的后现代视域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后现代蕴涵,既肯定了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积极意义,也指同了其视界局限和发展前景。

本书观点鲜明、资料翔实、结构严谨、内涵丰富、论证有力、文字流畅,反映了作者不仅有较高的哲学和科技史方面的理论素养,而且有深厚扎实的心理科学底蕴;不仅有把握心理科学发展趋势的能力,而且有驾驭资料、洞悉理论实质的功底和独立进行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实力。

高峰强所撰写的这部学术专著,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修改和扩充而成的,其博士论文得到了同行专家和答辩委员会成员的一致肯定和好评。说句实在话,一开始对这一论文选题,我和作者本人都没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毕竟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太少而又零散。能写成今天这个样子和这种水平,作为导师,我是比较高兴和满意的。

本书对后现代心理学思想与中国心理学研究实践的关联的论述略显不足,我衷心地希望和祝愿高峰强博士能进一步研究这一极有价值的课题,争取成果更加丰硕,为我国理论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史的研究做出重大的贡献。

车文博

千禧年8月1日于长春吉林大学

目 录

序	(1)
一、 导言	(1)
(一)世纪之交的追问与反思	(1)
(二)严格实证立场的兴盛与困境	(4)
(三)系统理论探索的觉醒与复兴	(7)
(四)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渐入与冲击	(11)
1. 否定性后现代主义——神圣追求的消解	(13)
2.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新型思路的展现	(14)
(五)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前提与价值	(16)
二、 科学主义心理学方法论的确立与困境 ...	(23)
(一)心理学的两大阵营与取向	(23)
(二)科学主义心理学方法论的确立	(28)
1. 机械论自然观的渗透	(29)
2. 哲学思维向度的定位	(32)
(三)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合法性”危机	(39)
三、 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原则立场与理论	
误区	(46)
(一)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与立场	(46)

1. 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	(47)
2. 笃信客观普适性真理	(49)
3. 坚持以方法为中心	(51)
4. 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	(54)
5. 固守人为机器的模型	(57)
(二) 科学主义心理学难以僭妄的路障	(59)
1. 原子论——人的心理的肢解	(60)
2. 还原论——人性的物化	(62)
3. 客观论——主体性的迷失	(65)
4. 决定论——能动性的罢黜	(67)
5. 量化研究——标有刻度的木偶	(70)
四、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孕育与生成	(76)
(一) 社会文化背景	(76)
(二) 科学背景	(82)
1. 现代科学视野的转向	(83)
2. 后现代科学精神的导引	(87)
(三) 哲学背景	(90)
1. 科学哲学观念的更新	(90)
2. 后现代哲学理念的助势	(95)
(四) 心理学背景	(98)
五、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方法论与研究	
取向	(108)
(一)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方法论	(108)
1. 整体论对原子论	(109)
2. 建构论对还原论	(112)

3. 去客观化对客观论	(115)
4. 或然论对决定论	(118)
5. 质化研究对量化分析	(120)
(二)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取向	(124)
1. 不以可观察的对象为限	(125)
2. 淡化普适性真理的追求	(128)
3. 终结实证方法的霸权	(131)
4. 关注事实与价值的融合	(135)
5. 人的消解与重塑	(139)
六、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理论构建与争论	(146)
(一)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理论构建	(146)
1. 关于心理学的专业知识	(147)
2.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152)
3.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155)
4. 关于心理学的实践应用	(157)
5. 关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159)
(二)西方关于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争论	(162)
1. 反对者的意见	(163)
2. 支持者的声音	(166)
3. 折衷者的观点	(169)
七、西方心理学三大势力与后现代视野的 关联	(177)
(一)行为主义阵营的视角转换	(177)
1. 突出人的主体地位 反对机械决定论	(178)
2. 注重交互作用 反对环境决定论	(180)

3. 强调自我调节 反对人为机器模型	(181)
4. 重视人格研究 推动临床应用与学术研究的 结合	(182)
(二)精神分析的后现代视域	(183)
1. 边缘文本的扶正:早期精神分析的探索	(184)
2. 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	(186)
3. 占有与生存: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	(188)
4. 权力的眼睛:福柯精神肖像	(190)
5. 潜意识的结构:拉康的后现代精神分析	(193)
(三)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后现代蕴含	(196)
1. 抨击科学主义	(197)
2. 关注天人合一	(199)
3. 重建人际沟通	(201)
4. 变革传统观念	(202)
八、结语	(206)
(一)心理学的后现代视野	(206)
1. 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基本特征及理应实施的 转向	(206)
2.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与后现代文化思潮	(211)
3.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基本论点与立场	(215)
(二)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启示意义	(218)
1. 扩大心理学的视野 树立大心理学观	(219)
2. 加强心理学理论研究 深化心理学实际 应用	(220)
3. 心理学研究的多元化	(222)

4. 加大心理学本土化探究的力度	(224)
(三)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批判	(225)
(四)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前景展望	(229)
参考文献	(236)
英文摘要	(259)
后 记	(265)

一、导 言

戴有“科学”桂冠的心理学或曰新心理学,诞生于19世纪后期的德国。这一仅有百余年短暂历史的新兴学科,既有源远流长的哲学与自然科学根基,又有令人瞩目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心理学从其父辈——哲学中的唯理论、经验论那里承继了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与研究对象,又从其母体——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与生理学那里获取了研究方法、操作工具与事实材料。这样便有了条件和可能于187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的5间实验室里降生。心理学的面世与独立,宣告了其从灵魂的奴仆、神学的婢女和哲学的附庸之尴尬境地的挣脱与解放。

(一) 世纪之交的追问与反思

心理学自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之后,便有一种强烈的俄狄浦斯情结:尽力疏远甚或断绝与哲学的关系,视早先的哲学心理学探索为安乐椅上的玄想,而又想方设法亲近与效仿自然科学,特别是实验生理学的研究方式,梦寐以求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这一神圣家族中的一员。

心理学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在一条十分曲折坎坷、充满风险的泥道上摸索着前行,其间有值得铭记的光辉足迹和长足进步,也走了不少弯路并有过令人揪心的失足。时至今日,心理学

家们还在围绕着一些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比如说关于心理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任务、方法等方面展开着激烈的争论;学派之间的分歧、对峙,虽从表面上看渐趋缓和,但骨子里仍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心理学独立之后,便有冯特的内容心理学与布伦塔诺的意动心理学之两军对垒。这种对立导致了取中庸之路的二重心理学的产生,不过屈尔佩等人试图将意识内容与意识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愿望与行动最终仍以失败而告终。进入20世纪,心理学界更是出现了学派林立、各执一端的局面。虽说自30年代以后,各学派之间开始注意相互吸收、借鉴与融合,但由于所持的对象观、方法论、范式观、人性论等各不相同,因此,彼此之间很难从根本上达成共识、取得较为成熟的科学结论。所以说:“20世纪是西方心理学兴旺发达的时代,是西方心理学学派林立、多元取向的时代,也是西方心理学弊端严重、面临变革的时代”。^①处于世纪之交,国内外心理学工作者都以严谨、严肃的态度,对心理学的百年发展进行着深刻的反省与沉思,并就心理学的现状、未来和前途予以关注与展望。如同20世纪哲学理性一样,心理学也“积淀着百年来砥砺契合的思想果实,沉淀着百年来沧桑巨变的精神焦虑,萌动着百年来洗心革面的理性期待,在世纪之交踟蹰徘徊”。^②国外不少学者对心理学的百年发展及其未来前景持悲观的看法,认为心理学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从兴旺发达逐渐转向衰退和瓦解,未来心理学很有可能被其他学科所融合或取代。称西方心理学“体弱多病”者有之;“站不住脚”者有之;已经“解体”者有之;是一门“危机的科学”者有之。著名理论心理学家科克(Koch, S.)曾撰文指出:心理学无法成为一门统一的科学^③。他认为心理学尽管在一个世纪的长征中,力图成为一门“独立的实验科学”,但实际上它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是一门科学^④。在科克看来,心理学既没有也不可能在概念和理论上

形成统一,他说:“不同的框架、观点、假说或者理论,在同一研究领域里,没有必要在合理性、启发性、洞察力、显著性或真理性等方面强求一致。”^⑤美国前心理学会主席比万(Bevan, W.)对心理学各学派划定势力范围可能招致的不良后果深表关切。他认为心理学家们因坚持研究小事件,而忽视了大问题,从而造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面。他坚信心理学要想实现最终的整合,就必须将落脚点放在对现实世界日常生活经验的研究与阐释上,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的心理学战略设计都与这一宗旨背道而驰。^⑥美国心理学家金布尔(Kimble, G. A.)更是尖锐地指出:20 世纪的心理学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心理学家们处在一种争吵不休的气氛之中,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更多地决定于性情而不是理性。他认为当今心理学的知识是由一系列琐碎而细微的事实构成的,缺乏相互协调与组织的主题,正是造成心理学会与大学的系所分裂的原因,这也成了不少心理学家得出心理学不可能统一的结论的根据所在。^⑦美国心理学家理查德(Richards, A. C.)在 1997 年发表的《元心理学:反思过去、直面现在、服务未来》一文中,对心理学的百年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心理学的过去不堪回首,现状令人担忧,前景不容乐观,主张心理学要以场论为范式走出迷乱与低谷。^⑧

与众多对心理学的未来持悲观论调的学者相比,对心理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抱乐观态度的就为数不多了。他们认为在当代科学急速进展的潮流中,心理学正朝着科学的方向演变,成绩巨大,终会成为一门真正的、严密的科学。一些心理学家大声疾呼:心理学应该着手理论综合了。其中的乐观派以为今后一二十年是心理学综合各方面成就,成为统一体系的最佳时期。还有为数不少的学者持待观论,认为在心理学目前状况下,心理学究竟有无前途,一时还看不清楚,有待进一步观察,才能最后定论。^⑨

处于世纪之交,国内学术界也同样在反思心理学百余年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并展望其未来走向,出版或发表了许多很有影响的论著。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有:心理学界老前辈陈立先生在1997年发表的《平话心理学向何处去》,对心理学工作者只注重研究一些无关宏旨的课题,所进行的所谓“遭遇战”加以贬斥,对心理学过分倚重实验室研究和定量分析而忽视对意义的探讨倾向予以批评,同时也对认知心理学能否一统天下表示了怀疑。^⑩心理学家车文博先生在1995年撰文《20世纪西方心理学发展的轨迹及其未来走向》,对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对西方心理学百年发展的历史启示,对心理学未来的进展进行了深刻辩证的分析。在1996年车先生又出版了学术专著《西方心理学史》,全书的思想逻辑围绕着心理学究竟是研究什么的(对象)和应该怎样进行研究(方法)这两个基本问题展开,力图超越西方学者的研究方式,开辟自己独具特色的探索模式。心理学家荆其诚先生于1990年出版《现代心理学发展趋势》一书,认为现代心理学目前还不是一门规范的科学,这表现为:(1)目前心理学还没有一个合适的范式;(2)心理学没有一个理论能贯穿人的整个心理活动;(3)心理学中的许多概念是从其他科学中转借过来的。^⑪另外,中青年学者方俊明、葛鲁嘉、叶浩生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心理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了颇有新意与启示的探究,表现出新一代学者对心理学命运和困境的思索、关切和信心。

(二)严格实证立场的兴盛与困境

每一门科学的发展,既要有事实材料与经验的积累,也离不开

理论体系的构建,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客观地讲,在心理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科学实证与理论探索作为两种对立已久的形态,对心理学的进步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心理学经过百余年的变迁、演进,现在已很少有人片面地突出实证研究的价值,而有意贬低理论探索的意义,反之亦然。然而,如何将两者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相互间合作的基础是什么,至今仍没有明确的答案,两者的分歧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就西方主流心理学而言,重客观实证研究、轻系统理论建设的倾向依然十分强烈。

西方心理学自独立之后,便沿着两条路线前行着。一条为自然科学的路线,即科学主义心理学;一条为人文科学路线,即人本主义心理学。就这两种路线来讲,科学主义心理学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称主流心理学。曾占据心理学统治地位长达半个世纪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目前处于主导地位的现代认知心理学,采纳传统自然科学中盛行的物理主义与机械主义的观点、实证的研究方法和实证科学的理论规则,标举科学主义的大旗,将严格实证研究的立场推向了极至。

冯特为了实现将心理学变成一门独立的自然科学的理想,首先以直接经验取代灵魂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从而使心理学与哲学相分离;其次以心身平行论将心理过程与生理过程加以区分,使心理学与生理学相分离;再次以自然科学机械还原的观点,为心理学确立了自己的研究任务:元素分析;随后他又为心理学引进了一种研究方法:实验内省法,主张排斥形而上学的演绎法而以归纳法取而代之,实验归纳的基本工具就是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冯特及其弟子们在心理学的实验室中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关于感觉、注意、情绪等实证性理论。铁钦纳继承了其老师冯特的衣钵,创建了构造主义心理学,在心理学的对象、任务、方

法、性质等方面,对冯特的思想加以转载与发展。他的巨著《实验心理学》为新兴起的实验心理学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资料。与冯特和铁钦纳的心理学体系相对立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尽管反对冯特式的元素分析,但并不否定开展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技术,主张多种客观的方法并用,如实验法、测验法、统计法等。

真正使实证方法日臻成熟与精致化,并使之走上霸权地位,形成“以方法为中心”取向的是行为主义。华生认为行为主义的目的在于方法论的革命:排除内省式自我观察、采用客观实证的研究方法。他主张惟有客观的研究方法方能解决心理学一切旧有的问题。新、老行为主义者在新、老实证主义的指导下,采用观察、实验、测验等多种实证研究方法与技术,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收集了许多事实资料与客观数据,并致力于对这些数据和资料的解释与整理,形成了诸多小型的实证性理论。

取代行为主义而占据心理学统治地位的现代认知心理学,将行为主义者所拒斥的内部心理过程,重新界定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它继承了实验心理学的传统,吸收了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研究方法——实验、计算机模拟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现代认知心理学仍然主张心理学研究应注重实证性,强调观察与实验的作用,“由此看来,认知心理学中的认知主义的理论设定,还是保留了行为主义确立的科学观,包括实证分析的研究方式,以及物理主义一元论的理论内核。即使认知心理学已开始从重视实证资料的积累转向重视理论构想,它却并未偏离自然科学的心理研究的轨道。”^⑬

我们在第一节所分析的国内外学者关于心理学百年历史的追问与反思及对心理学未来前景的担忧,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传统主流心理学研究只注重实证研究立场所造成的困境与麻烦有感而发

的。他们认识到,在客观、实证的旗帜下,心理学家盲目信从和接受经验证实的原则,将其作为不可触动的圣旨而顶礼膜拜,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为凡不能以经验或实验证实的事件或理论都是伪科学的,是必须予以清除的垃圾。由于大多数心理学家埋头或醉心于客观的观察、实验、实证研究和量化分析,结果使得心理学探索过于琐碎而又条块分割。每一位研究者恪守一小块阵地,从事小作坊式的工作,所得的成果彼此间很难沟通与交流。虽然,西方心理学从表面上看红红火火,然而真正切近现实生活、深入人的行为与心理实质的研究并不甚多。由之,具体事实材料的不断积累、日益丰富与系统理论体系构建的相对贫乏、明显滞后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心理学研究能不能用和该不该用实证方法,而在于在什么情形下用、在多大程度上用、在什么时候用和如何使用实证方法;在于合理有效地采用实证方法与以实证霸权取缔其他研究方法,走以方法为中心之重大区别上;在于心理学工作者怎样认识心理科学如何面对和以什么姿态与方式解释丰富多彩的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反应之意见分歧上;在于他们如何看待心理学的学科性质、任务及怎样直面学术界和公众对心理学的期待与误解上。

(三)系统理论探索的觉醒与复兴

实证主义的两条方法论原则:经验证实原则与客观主义原则对哲学思辨式的形而上学的安乐椅上的玄想不屑一顾。这两条原则在主流心理学研究中得以贯彻与盛行的结果,便是否定理论探索在心理学中的合法地位。当前心理学存在着一种相当严重的问

题是：实证材料与数据极其琐细与膨胀，而理论建设和探索则极为薄弱和贫乏。忽视理论建设而专注于实证分析的直接结果是心理学研究的琐碎和分裂。

应该说，在科学心理学独立之前的经验论心理学和唯理论心理学等哲学心理学研究和处于非主流地位的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系，都可以划归到心理学理论探讨的范畴之列。随着实证主义方法论在心理学研究中的逐渐式微，心理学理论探索的合法性重新得以承认与重视。1967年在加拿大的艾伯塔大学成立了“理论心理学高级研究中心”，标志着理论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开始恢复其在心理学中的合法地位。美国和西欧的一些心理学家也都为重新复兴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美国著名理论心理学家科克在1959-1963年间主持出版了六卷本的理论心理学巨著《心理学：一门科学的研究》，并在1985年又主编《一个世纪的心理学》。这两本著作使用理论探索的方法，对心理学的科学性质、心理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心理学的方法论和一些具体的理论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从80年代开始，不同国家的理论心理学工作者逐渐协同起来，出版了统一的心理学理论刊物，建立了理论心理学的国际组织。^⑬主要的刊物有：《哲学与理论心理学杂志》、《理论与心理学》、《心理学新观念》、《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人文心理学杂志》、《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心理学》、《理论心理学年鉴》、《认知科学理论问题》、《行为与哲学》等。并且于1985年在英国成立了理论心理学国际协会，此协会已经成功地主办了多次理论心理学国际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理论心理学的当代问题》和《理论心理学的发展趋势》等论文集。

近期有两篇很有分量的论文值得关注，其一是阿纳斯塔斯（Anastasi, A.）发表于1992年的《心理科学的一个世纪》，其二是

斯里夫(Sliffe, B. D.)和威廉姆斯(Williams, R. V.)发表于1997年的《面对理论心理学——是否应承认这样一门分支学科》。阿纳斯塔斯回顾了心理学建立后的百年历程,指出了当今美国心理学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新走向,一是重新重视心理学理论探索的地位,不少心理学家已清醒地认识到:理论研究不一定非得抽象思辨,实证研究更不应脱离理论而盲目进行;二是努力在心理学一盘散沙的实证研究之中建立联系,开展综合性运动,一些心理学家正逐步寻求共同的理论原则和建造完整的理论模型。^⑭斯里夫和威廉姆斯两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理论心理学得以建立的可能性、其重要地位、现状及各种反对意见。文章指出:由于心理学所依仗的科学哲学正发生变化,甚至心理学本身也在谋求变化和发展,心理学的理论探索旨在理解这些变化,并提供关于心理学变化方向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对话。同时,由于心理学学科的支离破碎,其严重的生物学化倾向及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主流心理学方法的挑战,也要求一门正式的理论心理学对此进行深入的探究。他们客观地认识到,理论心理学的探索由来已久,从精确严谨的学习与认知理论到人格心理学家较完整的学术研究,都表明理论研究一直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那些公认的心理学家巨匠,无不具有令人折服的理论思维水准。可是时到如今,心理学家越来越少地致力于框架性理论的探讨,他们所精心建构的理论仅为自己分支学科的学者们所知晓。心理学正逐步排斥传统意义上的宏观理论的构建,而向更具现代意义的模型、技术和微观理论靠拢。他们对几条有代表性的反对理论心理学建设的意见,逐一进行了驳斥:第一,我们已有太多的理论。他们认为目前有影响的理论并不太多,对心理学新的运动与新的方向的转变,新的思维与理论化是必不可少的。第二,理论心理学空洞无物。他们认为理论心理学的内容

应包括心理学的全部,尤其是它的观念和方法论基础以及经常被忽视的心理学各分支间和心理学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第三,科学家应将哲学事务留给哲学家。他们认为理论心理学并不等同于哲学,更像一门“应用哲学”,它借鉴吸收哲学的理性工具、观念和概念来阐释心理学的问题与目标。第四,理论心理学的项目与研究无法得到资助。他们认为许多赞助机构已为理论项目提供资助,如果理论研究确有价值,定会得到资助。况且,经费赞助更不应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主宰。第五,其他学科没有理论分支也照常运转。事实上,每一科学学科当中都有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理论学家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与作为。第六,实验机构最终将取缔理论与理论家。他们认为无论积累了多少研究成果,都无法替代对理论与理论家的需求。第七,理论研究不应与其他分支学科相脱节。他们认为实情是理论心理学从未也绝不可能与心理学整体或其他已确立的各门学科分支相脱离,建立一门独立的理论心理学意味着对各门分支学科专门知识的重视。第八,理论无法单独推进科学的发展。他们主张理论绝非毫无根据的思辨,理论心理学家也从未忽视心理学中的研究事实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⑭

鉴于完全或部分地致力于理论性研究的刊物数量的激增和国际、国别、各分支理论心理学分会的产生及理论心理学诸多研究项目的确立与进展,表明理论心理学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的发展前景,心理学家们的理论探索必将有助于心理学的前行与繁荣。心理学理论探索在中国的命运与国外的情况有所不同,自建国特别是“文革”后,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方面的研究一直被置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尽管,目前突出实证研究、贬抑理论研讨的势头不断增强,然而,从事心理学理论建设与心理学史研究的人员及成果亦不在少数。每年都有很多著作和论文面世,并且一些长期从事实

验、实证研究的专家也开始意识到过于注重具体、琐碎事实材料的搜集,依仗更为精确的统计手段而不关涉人们的实际心理生活,不可能真正促进心理学的健康发展。

(四)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渐入与冲击

后现代文化思潮是20世纪中叶兴盛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泛文化思潮,也是对现代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进行批判和解构的文化运动。这一反现代性思潮是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等)的产物,孕育于现代主义的母胎(20世纪30年代)之中,并在二战后与母胎撕裂,而成为一个毁誉参半的文化幽灵,徘徊于整个西方文化之域。这一思潮正式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其声势夺人并震撼思想界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

后现代文化思潮大体上经历了四个衍化阶段:(1)1934~1964年是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术语开始应用和歧义迭出的阶段;(2)60年代中期和后期是后现代文化思潮与现代主义精英意识彻底决裂并呈现一种反文化和反智性的阶段;(3)1972~1976年是正式出现存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阶段;(4)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是后现代文化思潮概念日趋综合和更具包容性的阶段。它作为一种风靡欧美的文化思潮,使当代西方各种问题和困境在大暴露的同时,又在整个文化领域进行着一场“革命冒险”和“后现代转折”,这种颠覆性逆转和标新立异,已远远超出艺术领域和文学领域,而深达哲学、科学哲学、心理学、宗教、法学、教育学等领域。^{①6}其中与心理学有关的思想家主要有: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利科尔、福柯、

拉康、德里达、利奥塔德、马尔库塞、库恩、费耶阿本德、罗蒂、劳丹等。

面对这一风起云涌的思潮,学术界及人们既无法挥之而去,也不能视而不见,所做的只能是理智清醒地直面这一思潮,反思其功与过、得与失、利与弊,吸收其合理进步的成分,扬弃其偏颇过激之处,并借鉴其提供的新的视野,反省各门学科的历史走程、现状与未来走向。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后现代”一词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用语,然而它到底指什么?它与“现代”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与“现代”的分期的临界点何在?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无论是欧美还是国内学者都人言人殊、众说纷纭,至今仍未形成共识。有研究指出,在“后现代”问题上,之所以出现许许多多理解性困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仍然站在“时代化”的角度,对“后现代”作了现代主义的理解。缘于人们仅仅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历史时期”,而不是一种思维方式或“知识型”(福柯语)。而大胆的标新立异、彻底的反传统、反权威精神,则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灵魂。^①这一将“后现代”与其说是一个时代,不如说是一种态度,一种反现代的态度与思维方式的看法是有其说服力和值得深思的。

与关于“后现代”的界定、分期众说纷纭一样,关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特征的分析与刻画,学术界也是争论不休。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问题研究专家哈桑(Hassan, L.)在《后现代转折》一书中专列一图表,来明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别。随后他又从理论的角度概括了后现代主义的几个重要特征:(1)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其中包括多元性、模糊与间断性、反叛、随机性、分化、倒退、移植等;(2)零乱性(Fragmentation),包括对综合与整体性的怀疑与决裂;(3)非原则化(Decanonization),向准则与权威开战;(4)无我性(Self-less-ness),消除传统的自我,抛弃将主体等同于

实体的传统；(5)不可表现性(Unpresentable)，后现代艺术反现实、反偶像崇拜；(6)内在性(Immanence)，反对超验性、强调心灵与语言的自生能力等。另外，还有种类混杂、狂欢、行动、参与和构成主义等特征，哈桑的观点为中外学者所赏识和经常援引。后现代文化思潮以消解中心性、秩序性、明晰性、正统性、权威独尊性、基础性、同一性、决定性、理性等为出发点，以倡导否定性、非中心性、模糊性、破碎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多元性、非主体性、差异性、开放性、非理性等为旨归，对现代主义所尊奉的科技霸权、理性独断、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人与自然的对立与疏隔等进行了无情而深刻的剖析与强有力的反驳，为我们重新审视现代主义的特征与误区提供了新的视角或视野。

尽管如同美国学者罗斯诺所指出的那样，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有可能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但是，如果我们对各种各样的后现代形式或后现代声明加以粗略归类，大体上可分为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两大派。

1. 否定性后现代主义

——神圣追求的消解

有研究认为：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坚持一种流浪者的思维，一种专事摧毁的否定性的思维。至于否定、摧毁的对象，每个后现代哲学思潮则各有专攻。“非哲学”瞄准的是传统的“哲学观”；“非理性主义”的对手是“理性”；“后人道主义”发难的对象是“人”；“非中心化思潮”攻击的是“中心”；“反基础主义”摧毁的是“基础”；“解构主义”志在消解一切二元对立结构；“后现代解释学”对确定的、终极的“意义”发出了挑战；“多元主义方法论”则打破了关于惟一正确

的“方法”的神话；“视角主义”否定了认识事物的单一“视角”的存在。^⑧罗斯诺也认为持否定性和怀疑论立场的后现代主义者，不免带有某种悲观、消极和沮丧的情绪。他们主张后现代时代是一个片断、解体、抑郁不安、无意义、含糊不清的时代，甚至是一个缺乏道德准则和社会秩序的时代。

否定性后现代主义者手执消解、批判、否定、摧毁的利刃对现代性进行了无情的剖析和解构，向现代性话语中流行的真理普适性、机械决定论、实证方法霸权、工具理性至上、价值理性旁落及传统的二元对立论、客观性、精确性、严密性、实用性等展开了强有力的攻击；他们对包罗万象的近现代世界观也发出了诘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男权主义、基础主义、普遍性的元叙事毫不留情地予以消解。否定性后现代主义者“看重现代性所否认或忽视的一切，看重在现代性之后尤其是之外的一切，诸如不确定性、片断性、非原则性、怪诞性、反讽性、异质性、虚弱性等。他们拒斥被现代性所看重的事物：权威、规则、崇高、真理、理性、正题、圆满等。他们企图深入到现代性的核心，并从根本上肢解那个核心。”^⑨

当然，如果望文生义，简单地将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归结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否定主义或怀疑主义，是不太合适的。这里讲的“否定”、“摧毁”与常识所理解的“否定”和“摧毁”之间是有区别的。这种否定不是绝对地拒斥或简单地说“不”，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

2.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新型思路的展现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虽然与否定性后现代主义一样，也推崇多

元化和差异性，也主张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但对后现代时代持有一种更为乐观、更有希望的态度和观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与“现代主义”或“现代性”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微妙关系，他们主张吸取“现代主义”或“现代性”的某些合理内核，创造性地产生新思想、新途径、新方法，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新一代代表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德、福柯、德里达等人对现代性进行彻底否定、颠覆的立场相左，认为“现代性”尚有其合理性，还没达到“灭亡”的地步，他将科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中有益的成分吸收到其批判理论之中，表现出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合流的趋向。他致力于“重振现代性”而非为“现代性工程”大唱挽歌；美国学者罗蒂主要从哲学层面讨论问题，不仅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还把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哲学的关系纳入了论题之中。他所倡导的“后哲学文化”，不追求客观性而注重协同性，主张参照社会和人的行动来说明认识的真理性和真理性。其新实用主义的论点，强调人的创新性、新人的出现、认识的相对性和多元性及从人的社会实践理解人的认识活动。以美国后现代世界中心主任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另一种形式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对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析。他们从科学的层面出发，倾力于重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努力构画和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他们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及人的发展持乐观向上的态度，他们推重创造性的活动、鼓励多元思维、倡导以一种崭新的后现代思维方式取代现代思维方式，这些主张在当前学术界有着比较大的影响。

(五)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前提与价值

后现代文化思潮作为当代西方社会文化、学术研究和价值取向已经和正在发生某些重大转向与变革的标志,引起了各方面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在各门理解人类及其生活的世界的学科中,心理学对后现代话题的反应似乎略显迟缓与冷淡。不过心理科学的发展不可能也没有将后现代文化思潮拒之门外,1988年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格根(Gergen, K. J.)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的国际心理学会议上,应邀作了《走向后现代心理学》的专题报告,这是心理学界就后现代心理学问题所作的最早的成系统的研究。1990年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杂志第18卷第1期,由安斯图思(Aanstoos, C. M.)编辑出版了《心理学与后现代性》专刊,收集了9篇论文,就心理学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人文科学、后现代主义与主体性、后现代自我心理学等问题展开了讨论;1992年由丹麦著名教育心理学家苛费尔(Kvale, S.)主编《心理学与后现代主义》一书,收录了数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对处于后现代文化氛围中的心理科学进行了深入地考察与定位,并细致地探讨了后现代话语对心理科学所可能具有的影响与意义。通过光盘文献索引,我们查到自1996—1998年间比较重要的关于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论著计66种,主要涉及到精神分析、理论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咨询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领域,从数量上看呈逐年递增之势。

在心理学界享有盛誉的《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一直热衷于刊

登探讨后现代文化思潮与心理学之间关系的文章,10多年来所发表的相关的重要论文有:哈瑞·马斯汀(Hare-Murstin, R. F.)和马瑞西克(Marecek, J.)于1988年撰写的《性别差异的含义——性别理论、后现代主义与心理学》^{②①},用后现代的视野对传统心理学研究中的男子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卡舍曼(Cushman, P.)于1990年发表《自我为什么是空洞的》^{②②},认为在个体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自我是空虚无聊的,并指出了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无法真正揭示人们的自我之所以空洞的原因,只有借助后现代视野才能透视处于后现代境遇中的人的心理生活;比万(Bevan, W.)在1991发表的《当代心理学》^{②③}一文中,认为面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已陷入困境的现代科学主义取向的心理学研究,应谋求新的方法、转变传统的观念、更新实验手段与操作方式,并尽力加强本土心理学研究;霍施曼特(Hoshmand, L. T.)于1991年发表《科学——实践的关系的重新界定及职业训练》^{②④},指出在后现代视野下,科学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长期各行其是的局面理应打破,理论探讨应指导实际应用,而具体的应用又会促进理论研究的进展;舍米德特(Schmidt, F. L.)在1992年撰文《数据真正意味着什么?》^{②⑤},对逻辑实证主义在心理学研究中的盛行所造成的危害进行了全面地分析,认为现代西方心理学由于过分依赖和看重差异显著性检验和琐碎的实验数据,而忽略了心理学所应担当的角色和使命;桑普森(Sanpson, E. E.)在1993年撰文《同一策略:对心理学领悟方式的挑战》^{②⑥},指出当前心理学面临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新的科学发现的事实,打破了心理学原有的教条;其二是来自外界的压力,随着女权运动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心理学研究的增多等影响,建立在美国男人视野中的关于人类本性的声明与看法受到了质疑;弗里曼(Friman, P. C.)等人在1993年发表《现代心理

学的变化》^{②6}一文,运用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观点对现代心理学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行为主义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并未衰败,而现代认知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呈上升态势;琼斯(Jones, S. L.)于1994年发表了《一种可追求的关于心理学科学与心理学职业的建设性关系的目标》^{②7}一文,对处于后现代时代中的心理学之科学研究与心理学实际应用之间应建立的协作关系加以探究,指出了心理学学术探索与临床应用之间长期对峙的紧张态势应该消除了;在1994年第49卷第5期上,史密斯(Smith, M. B.)和格根同期发表长文就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探索的依据、可行性等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1995年第50卷第5期又集中发表了6篇文章,其中4篇为对史密斯与格根观点的评论与反应,另两篇为史密斯和格根的答复,这两组文章的刊发,彰显了心理学界和心理学家对后现代文化思潮与心理学之间关系的深切关注^{②8}。施内德(Schneider, K. J.)于1998年发表《走向一门关于精神的科学:浪漫主义与心理学的复兴》^{②9},指出现代西方心理学界出现了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非自然科学的方法。他认为心理学研究中新近兴起的浪漫主义方法将现象学、释义学和人类学的方法融为一体,力图改变心理学中的自然科学化的倾向,言明自然科学方法的盛行是造成心理学种种问题的必然后果,只要心理学仍受此方法支配,心理学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

与国外方兴未艾的关于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相比照,国内的有关研究就相形见绌了。目前所见到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周晓虹先生的《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兴起》;杨韶刚先生的《后现代社会思潮与人本主义心理学》;方俊明先生的《评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思潮》;王小章先生的《社会心理学:从“现代”到“后现代”》、《心理学的后现代》和《后现代景观中的心理学》;

李铮先生的《后现代思潮与心理学》。这些文章要么以某一心理学分支学科或学派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关系为切入点,要么是对国外相应研究成果的评介或嫁接。既无法全面系统地考察和揭示出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理论构建与对立意见,也不可能深层面地分析和透显出后现代科学精神和后现代哲学理念对心理学后现代转向的影响与促进,又未能真正展现出心理学后现代取向对心理科学的未来发展所应和可能具有的意义。因此,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理论探索的形式、多学科交融的视界来透视和刻画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孕育萌生;理论蕴含、观点分歧、启示意义、偏颇局限、发展前景,便成了本书选题与立论的着眼点、基本目标和任务。

由于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承载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血脉,所以具有较为浓重的人文科学的色彩与精神。它通过理论探讨的方式对现代心理学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消解和反叛,因此,它对科学主义取向的心理学思想和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思想都不留情面地予以攻击和批判。但因为它从后现代哲学、科学、文学评论、艺术、建筑学、释义学、人类学及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那里吸取了营养和视域,所以,它与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心理学,特别是超个人心理学有着比较密切的关联和默契,在对待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立场、态度等方面甚至还有不谋而合之处。故而,后现代心理学思想主要是在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方法论、原则立场和研究法则进行反拨、扬弃和超越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在书稿的构思、选材和写作中,根据这一情况,首先从科学主义心理学方法论及其基础的动摇入手;继而分析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原则立场和研究法则;再将重点转到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生成、理论构建与观点争论、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取向与方法论;又用一定的篇幅揭示西方三大心理学势力与后现代视野的关联;最后探讨后现代心理学思

想的启示与价值、误区与偏颇,并对其未来命运加以展望。

当前,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困境与危机已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许多学者要么从科学主义的立场谋求以新的思路加以弥补;要么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摧毁其根基;要么采取整合的方式希望为科学主义心理学加入人文精神。本书旨在借用后现代文化思潮,尤其是近年来兴起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视野,结合滥觞于今日心理学界的后现代转向,通过剖析科学主义心理学的两大根基实证主义与机械论自然观的兴衰历程及现代科学视野的转换和科学哲学观念的更新,来展示科学主义心理学的主要特征及可能的出路,阐明推重创造性活动、启用多元思维方式、倡导对自然界关心呵护、关注人与人及人与世界和睦共处的后现代精神,能弥补和超越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局限与不足,并可能成为未来心理学的一种前进方向或理想的选择。

注释:

- ① 车文博:《20世纪西方心理学发展的轨迹及其未来走向》,《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5期。
- ② 孙正聿:《崇高的位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 ③ Koch, S. (1969a, March). Psychology cannot be a Coherent Science, *Psychology Today*, p. 14, p. 64, pp. 66-68.
- ④ Koch, S.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Psychology Knowledge: Lessons of a Century qua "Sci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1, Vol. 36, No. 3, pp. 257-269.
- ⑤ Koch, S. "Psychology" or "The Psychological Stud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3, Vol. 48, No. 8, pp. 902-904.
- ⑥ Bevan, W.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A Tour Inside the On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1, Vol. 46, No. 5, p. 475.
- ⑦ Kimble, G. A. A Frame of Reference for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

- gist, 1994, Vol. 49, No. 6, pp. 510—519.
- ⑧ Richards, A. C. Metapsychology: Revisiting the past, Confronting the present, Serving the future. *New Ideas in Psychol*, 1997, Vol. 15, No. 1. pp. 17—33.
- ⑨ 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台湾东华书局,1996年版,第644—645页。
- ⑩ 陈立:《平话心理学向何处去》,《心理科学》,1997年,第5期。
- ⑪ 荆其诚:《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趋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
- ⑫ 葛鲁嘉:《心理文化论要》,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 ⑬ 叶浩生:《实证主义的衰落与理论心理学的复兴》,《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 ⑭ Anastasi, A. A Century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2, Vol. 47, No. 7, pp. 842—843.
- ⑮ Slife, B. D. & Williams, R. N. Toward a Theoretical Psychology: Sould a Subdiscipline Be Formally Recognized?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7, Vol. 52, No. 2, pp. 117—129.
- ⑯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 ⑰ 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 ⑱ 同⑰,第2页。
- ⑲ 张国清:《中心与边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 ⑳ Hare-Mustin, R. T. & Marecek, J. The Meaning of Difference: Gender Theory, Postmoderism, and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8, Vol. 43, No. 6, pp. 455—464.
- ㉑ Cushman, P. Why the Self Is Empty; Toward a Historically Situated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0, Vol. 45, No. 5, pp. 599—611.
- ㉒ 同③, pp. 475—483.
- ㉓ Hoshmand, L. T. & Polkinghorne, D. E. Redefining the Science-Practice Relationship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2, Vol. 47, No. 1, pp. 55—66.
- ㉔ Schmidt, F. L. What Do Data Really Mea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2,

Vol. 47, No. 10, pp. 1173—1181.

- ②⑤ Sampson, E. E. Identity Politics Challenges to Psychology's Understand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3, Vol. 48 No. 12, pp. 1219—1230.
- ②⑥ Friman, P. C. & Allen, K. D. Changes in Modern Psychology: A Citation Analysis of the Kuhnian Displacement Thesis. 1993, Vol. 48, No. 6, pp. 658—664.
- ②⑦ Jones, S. L.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for Religion With the Science and Profession of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4, Vol. 49, No. 3, pp. 184—199.
- ②⑧ 具体内容请见第六章第二节。
- ②⑨ Schneider, K. J. Toward a Science of the Heart: Romanticism and the Revival of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8, Vol. 53, No. 3, pp. 277—289.

二、科学主义心理学方法论的确立与困境

心理学家们由于各自所持的方法论不尽相同,现代西方心理学才出现了学派纷呈、多足鼎立、观点对峙、更替交融、地位递换的复杂格局。心理学的方法论决定了心理学家采用什么样的研究范式、确立什么样的研究目标、选取什么样的研究对象、坚持什么样的研究原则、确定什么样的研究程序与方法,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如何看待心理学的性质,怎样建立心理学的理论,如何获取心理学的事实材料,怎样描述、解释和改变人们的心理生活等等。也就是说,心理学方法论的不同,决定了心理学家们的视野与研究取向的多元化。

(一) 心理学的两大阵营与取向

现代西方哲学可区分为两大阵营与思潮,即以科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主义和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本主义。“按照通行的看法,把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说成是‘双峰对峙’的两大思潮,似乎二者是根本对立的:科学主义思潮以科学为研究对象,不关注人的问题,从而构成两大思潮在研究对象上的对立;科学主义思潮以科学规范哲学,试图把哲学实证化,从而构

成两大思潮在研究方式上的对立;科学主义思潮以提供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和科学发展的理论模型为目标,不研究人的生存状态及人的价值,从而构成两大思潮在社会功能上的对立。”^①科学主义源起于实证主义,现象学则为人本主义的基石,就心理学而言,实证主义和现象学作为两大哲学方法论,产生了最为广泛、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心理学分离为“自然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和“人文社科”取向的心理学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在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那里,心理学便显明地分为两大块:第一块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表现为研究个体意识过程的个体心理学,即实验心理学,用实验的内省观察来研究;第二块为“人文社科”的心理学,表现为以人类共同生活方面的复杂精神过程为对象的民族心理学,即社会心理学,用民族心理学的方法加以研究。早期两种视野与取向的明确对立,表现在艾宾浩斯与狄尔泰的论争之中。艾宾浩斯视野中的心理学是自然科学的、说明的、解释的,而狄尔泰视野中的心理学是人文社科的、描述的、理解的。狄尔泰曾对这两种对立的心理学取向进行过系统的阐述,他先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两种方法论的区别予以分析:自然科学立足于观察,人文社科立足于理解;自然科学领域与日常或常识经验领域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自然科学进行还原分析,并用实验来证实假设,人文社科则不如此;自然科学将发现规律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而对人文社科而言,一般规律的发现不但不具有首要的意义,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自然科学对价值判断不感兴趣,而人文社科关注价值判断,并根据价值观选取事实和形成问题。^②在狄尔泰看来,由于心理学的对象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对象,因此,自然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引进心理学,便出现了引进是否合法的问题。后来,英国著名学者斯诺(Snow, C. P.)

以科学家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对人类社会中确实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的两种文化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科学文化建立在以崇尚理性为基准的科学精神之上,而人文文化则起源于以注重人的价值为核心内容的人本主义思想。斯诺对两种文化取向的分析,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心理学界,两种文化或取向的分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华勒斯坦作为局外人,就曾指出:对许多心理学家来说,只有建立在生理学乃至化学基础上的心理学才具有科学的正当性。因此,他们力图“超越”社会科学,把心理学变成一门“生物”科学。当然,还有一些心理学理论侧重于分析社会中的个体,这些所谓的社会心理学家确实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希望能继续留在社会科学的阵营里。^③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精神之父——马斯洛在《科学心理学》一书中,将心理学的两种文化或视野称为机械主义的科学和人本主义的科学。他认为,机械主义科学只是科学中一种原子论的、机械论的世界观的反映或蕴涵的活动,当人希望认识人或社会时,机械论的科学就完全破产了。他希望提出一种总体的科学和总体的心理学,以包容机械论科学。他比较公允地指出:机械论科学(在心理学中呈现为行为主义)并非不正确而是太狭窄,并有局限性,不能作为一种总体的或全面的科学。^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罗杰斯,将心理学的两种对立文化看作是“两种背驰的取向”,他与斯金纳在 50 年代末的那场大辩论构成了美国心理学的一大景观,使得心理学两种文化的对立暴露无遗。他认为行为主义曾作过有价值的贡献,但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它只注意外部可观察的行为,而排斥掉内在的意义、目的和内部经验之流,这是对人的大片心理生活领域的视而不见。他指出:“行为主义者都坚信,科学不含有人的因素,知识是自存的东西,科学不许牵涉

到作为主观的个人的科学家也能向前进展。这种观点,我认为,完全是一种错觉。”^⑤

美国心理学家金布尔(Kimble, G. A.)在1984年发表的《心理学的两种文化》^⑥一文中,对当代心理学的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与人本文化进行了调查。他发现可以依照6个维度,把心理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1. 学术的价值:强调科学的价值与强调人的价值;2. 行为的规律:决定论的与非决定论的;3. 知识的来源:客观观察与直观内省;4. 发现的背景:实验室研究与场的研究、个案研究;5. 规律的概括:强调规律的一般性与强调规律的特殊性;6. 分析的水平:元素论与整体论。他认为持对立维度中第一序列观点的心理学家属科学主义阵营,除第2维外,持第二序列观点的心理学家则属人本主义阵营。在他看来,大部分从事学术研究的心理学家隶属第一阵营,而大部分临床心理学家隶属第二阵营。在当时,金布尔对心理学中这两种文化的统一不抱乐观的态度。但十年后,他又撰文《一种可供心理学参照的框架》^⑦,尝试着为学科内部不统一的心理学提供一个可联结在一起的框架。这一框架便是作为行为科学的心理学。他认为一般性原则的达成与完善是心理学未来发展的最佳出路。与哲学界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对立思潮相对应,心理学也可区分为科学主义心理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此处指广义的人文取向的心理学,而非狭义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两大阵营。所谓科学主义心理学就是指西方主流心理学一直沿袭自然科学的传统,力图建构物理主义的心理学理论模式。换句话说,就是在心理学研究中坚持以自然科学为最高价值标准的研究取向和理论建构模式。科学主义心理学力图将心理学建设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它采纳了传统自然科学安身立命的法宝:机械主义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心理学一方面采纳了机械主义关于世界图景的

理解和解释,认为心理现象就是一种物理现象,与其他物理现象并无根本区别,也能为人的感官(或作为感官延长的物理工具)直接感觉到。另一方面,它又采纳了实证主义的立场,这表现在它一度对实验主义、操作主义的投靠与依赖,使得心理学只能以特定的方式来考察人的心理。^⑧行为主义心理学与现代认知心理学可视为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典型代表,这种心理学坚持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和研究任务的可描述性,恪守以方法为中心的原则,采取元素分析与机械还原的立场,注重客观方法与量化分析。科学主义心理学有其主要特征:实证主义是其哲学基础;价值中立说是其价值取向;方法中心主义是其方法论原则。广义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是指以人文科学为本位,以人性、人权、人道主义为文化价值定向的非主流心理学,它坚持文化科学心理学观和主观经验范式的人文主义的研究取向。它以存在主义、现象学为其哲学方法论基础,重视人的自由与尊严,主张研究人的本性、潜能、经验、价值、创造力和自我实现,探索人的存在及生活的意义。这种心理学突出研究对象的主观性与主动性,坚持以问题为中心,采取整体观与同层次分析立场,注重主观方法与质化研究。意动心理学、符茨堡学派、格式塔心理学、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精神分析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超个人心理学可划归到这一阵营之中。科学主义心理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这两种心理学视野或取向,一直处于对立与冲突之中,相互攻讦、彼此争执。迄今为止,这种对峙仍在持续着;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研究方式的可靠性和理论解释的科学性持怀疑态度,而人本主义心理学对科学主义心理学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和对人的心理现象物化和非人化的实证研究范式不以为然。

(二)科学主义心理学方法论的确立

科学主义(scientism),也译为“科技主义”、“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scientism”指一种主张或信念,它把科学技术所提供的自然界演化图景当作终极的实在图景,并上升到本质的高度。它尤其注重实证知识和实证方法,并夸大了实证知识和实证方法的价值和功能,以致认为,即使对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言,科学方法也是惟一可靠、可行的方法而不必采用其他的研究方法。科学主义心理学家在心理学建设和研究中践行了上述观点。

一个时期的科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要受到当时的哲学思潮和科技水平双重影响。科学心理学诞生之时的哲学方法论基础是实证主义,而自然科学的基调则为机械论自然观。心理学独立之后所发生的两次革命:行为主义(反对传统的意识心理学)和现代认知心理学(对行为主义的反动),也都没有摆脱这两者的束缚。13世纪以后,在自然科学中兴起蓬勃的实验之风,到了牛顿手中,作为科学研究的根本指导方针或研究纲领的机械论自然观便基本成型了,并成为近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的分水岭。19世纪后半叶,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为即将独立和刚刚成立的心理学提供了绝好的样板与追求的目标。恰逢此时,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精神渗入到了快要分娩于传统哲学的心理学,且在心理学的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从方法论层而上有力地推动了心理学的前行与进展。

1. 机械论自然观的渗透

古希腊的原子论已经明显地含有机械论观念了,这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古代原子论所设想的世界的基本实体——原子,仅仅具有某些最简单的机械性质;第二,古代原子论力图将我们可感知的宏观世界从质的多样性还原为原子的机械运动,并试图对这一世界作出统一的解释。“近代科学中的机械论自然观的孕育、形成与发展,正如近代科学本身一样,其背景是十分复杂的。总的说来,它是以中世纪晚期以来技术的积累与增长,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与发展为其总的历史背景;加之文艺复兴以后,学者们对于古希腊科学文化思想的发掘与继承,已日益成为欧洲新的科学思想的重要源泉。”^⑨

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培根,认为任何科学都应是实验的科学,他在《新工具》一书中揭示了实验方法的特点及其巨大作用,他所倡导的观察法、实验法和归纳法一直沿用至今天而未式微。在他看来,如果能把实验与理性这两种机能更紧密地和更精纯地结合起来,人们就会有很多的希望。他声称:“我们不仅要谋求并占有更大数量的实验,还要谋求并占有有一种与迄今所行的实验不同种类的实验;还必须倡导一种完全不同的、足以促进和提高经验的方法、程序和过程。”^⑩笛卡尔特别重视数学方法的意义,他认为数学是通往其他科学的大门,因为数学具有最严谨的逻辑性和最明晰的确实性。笛卡尔主张必须从明晰的第一原理出发,演绎地建立理论,数学化的机械论自然观在他那里已形成雏形。在伽利略的物理学中,归纳法与演绎法实现了结合,这标志着近代科学的正式诞生,机械论自然观在其手中

也已经形成。不过成熟的机械论自然哲学是由牛顿建成的,这主要表现为:他把“力”与数学统一在了一起。至此,数学上的力便代替了各种生命力或神力,成为支配自然的法则。牛顿的机械论科学纲领包括如下主要内容:对科学的数学化要求;对普遍规律的重视;对科学理论与经验事实相符合的推重以及科学方法上的简单性原则(线性因果决定论原则)、归纳主义的原则、机械还原论原则等。自牛顿之后,自然科学中新形态的机械论纲领及其实施,为其他多种科学的发展确定了基调。

人类社会进入 19 世纪初,已不再将世界与人看成是神秘的东西了,这时多数人都把宇宙和人看成是隶属于自然规律的机器,那种将世界机器与人类的关系看作一种神秘符号的陈词滥调已销声匿迹。随着机械论自然观的日益成熟和深入人心,物理学、生理学、生物学、植物学、化学等领域,相继涌现出大量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力学与数学一跃而站到了各门科学的前列,成为其他科学效仿的楷模与追求的典范。机械力学的成果被援引,方法被广泛地移植和运用,此时出现了“把一切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的狂热”。牛顿的力学不仅支配了当时乃至后来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哲学心理学。许多人企图把心理现象归结为机械运动,一律用力学规律加以解释,从而把机械唯物心理学思想推向了顶峰。

这时的经验主义心理学在哲学心理学的探索中占据主导地位,认为可以通过经验的观测与实验来研究心灵的现象,“这种凭借经验的研究,又可用两种方法进行,即我们自己心里的内省,以及对自己或别人的心灵加以客观地观察与实验。靠了这后一方法,心理学才变成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①哲学心理学家们不但采用了科学的方法,而且采用了科学的概念,他们企图“把自然科学中

习用的所谓基本概念,如物质和力,提高到心理科学的基本原则的地位,甚至提高到新的教条的地位。”^⑫到了19世纪下半叶,赫尔姆霍茨、韦伯、费希纳等人首先将自然科学中盛行的观察与实验的方法应用于心理学研究之中,这些工作被冯特视为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联结在一起的道路上的巨大的里程碑。他指出:“自然科学史学各方面使我们铭记在心的一个通则是:科学的进展是同方法上的进展密切相关联的。”^⑬在当时这四位年轻的具有较高自然科学素养的科学家的努力下,心理学的研究广泛地采用了客观实验的方法,一种可以明确地列入自然科学之列的科学心理学才得以面世和独立。

一度为自然科学的崛起和发展带来巨大成功的机械主义科学方法论,被第一代心理学家及后来的行为主义者和现代认知心理学家奉为灵丹妙药,毫不犹豫地运用于心理学的探索之中,并尊为圣典而顶礼膜拜,成了获取心理学知识的惟一合法途径。这种模仿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机械主义方法论来研究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倾向或主张,可称为机械主义心理学,也可叫做物理主义心理学或科学主义心理学。这种心理学认为心理学所研究的对象与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并无本质的区别,所以,它一心一意地向相对成熟的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看齐,并竭力予以仿效,想方设法地使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亦步亦趋地遵循自然科学的原则立场。正如著名心理学史家墨菲所言:“把生命恰好置于普通自然——即物理——定律的轨道以内,把心理置于生命定律的范围以内。因此,我们就有了这样的条件,在19世纪后期不可避免地导致‘唯物主义’或‘机械论’的胜利,不再容许心理学问题老样子不变,而要化为物理问题的形式。”^⑭

科学主义心理学从自然科学那里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四大科

学研究法则:客观论、还原论、决定论和定量分析。在具体的研究层面上,科学主义心理学家坚持认为,要想使心理学真正成为一门自然科学的实验的分支,就必须采用曾经使自然科学获得巨大成功的研究方法。这样便导致了心理学对物理学、生物学、化学、数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的生搬硬套,走上了“以方法为中心”的道路。心理学史家普遍看重实验、实证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的普及与应用,波林曾指出:把实验法应用于心理问题是心理研究史上无可比拟的伟大的杰出事件。舒尔茨也说过为了脱离哲学,心理学必须发展一种比它的祖先所使用的方法更精确、更客观的处理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便是小心控制的观察与实验。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引入,使得心理学逐步与其他自然科学有了共同的语言。

2. 哲学思维向度的定位

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哲学方法论基础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19世纪30—40年代由法国哲学家孔德首创的一种科学哲学,是以惟科学的面貌出现的一个庞大的“综合科学”体系。“拒斥形而上学,是自实证主义开始的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旗帜与出发点。它标志着科学主义思潮对传统哲学的总体态度,也蕴含着科学主义思潮的基本取向。”^⑮

实证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前后共出现过三种实证主义:孔德、穆勒、斯宾塞等代表第一代,他们宣称只研究实证和有用的知识经验,摒弃关于事物的本质、宇宙的本原等形而上学;马赫与阿芬那留斯代表实证主义的第二代,即经验实证主义;到了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第三代实证主义,即逻辑实证主义。以石里克、卡尔纳普、艾耶尔、亨普尔等人为代表。孔德所主张

的实证主义的原则——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源泉；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成为三代实证主义者所共同遵循的原则，他们都反对形而上学和抽象思辨；提倡经验证实；推崇实证方法。奥地利学者哈勒曾对实证主义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结：第一，只有，而且只能有，一种实在，即感官可以把握的个体对象；第二，实证论者只承认感官经验为人类认识的源泉；第三，不存在本质上互有区别的认识方法；第四，将价值判断从知识范围内驱逐出去。^⑩但在理解什么是不证自明的经验命题和如何证实经验命题等问题上，新、老实证主义者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因而不同的实证主义对不同的心理学流派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孔德认为科学的具体任务有三项：其一通过观察和实验来寻求和扩大感性的经验材料；其二从大量的感性材料中寻找不变的相似关系和前后关系；其三为了研究方便起见，将这些关系简化为最少量的关系。孔德始终倡导“以被观察到的事实为基础”的实证精神，真实、实证、确定、实在是实证精神的要素。孔德把“实证”一词解释为：真实的、有用的、肯定的、精确的、积极的、相对的。^⑪所谓真实的，是指一切知识都必须以被观察到的事实为出发点，而非形而上学的玄思；有用的是指必须求实在，反对满足人们的无用的空泛好奇心；肯定的是致力于个人以及人类精神的一致，反对对那些不着边际、悬而未决的问题作抽象议论；精确的是指倡寻观点的明晰性和坚定性，与暧昧和模糊性相对立；积极的意味着组织和建设性，反对形而上学对现实的否定与破坏性倾向；相对的是指人们对现象的研究具有相对意义，反对对绝对知识的追求。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对欧美科学家和心理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实证论引起了西方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即尊重经验和证实性的科学主义倾向。就心理学而言，其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它促成了心理学

的独立,其次它直接成为经典行为主义的方法论指导。”^⑩尽管冯特是孔德的激烈反对者,但从他身上却可以看到十足的实证论倾向。冯特作为一位不自觉的实证论者,所采用的实验方法,正好贯彻了实证论所强调的自然科学方法的基本精神。也正是由于实验方法的采用,心理学才脱离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孔德的实证论对行为主义的影响更是有目共睹,心理学史家黎黑曾指出:“整个行为主义的精神是实证主义的,甚至可以说行为主义乃是实证主义心理学。”^⑪另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史家墨菲更是出语惊人:“孔德以现代行为主义精神极力贬低内省方法;假如他曾提供一个研究方案,他本来可以被公正地称之为第一个行为主义者。”^⑫行为主义的创设者华生所遵循的是孔德社会实证论的逻辑:可证实的东西一定是相对于公众的,而不是私人的;是表现于外的,而非表现于内的;是可从外部观察实验的,而不是内省体认的。华生要建立的心理学,坚持抛弃一切主观意识、心理事件和心理过程,只研究可以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外显行为。他为心理学规定的任务是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他为心理学所界定的方法是客观的观察与实验方法及条件反射法。华生信守客观原子主义的立场,贯彻彻底的客观性原则,将人与动物的行为机械还原为刺激与反应。

以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为代表的经验还原论,将孔德的实证哲学改造成一种科学认识论,使实证主义的主要含义由世界观转向方法论;返回到了休谟的彻底经验论立场;把人的经验看成是中立的感觉要素。经验实证论为铁钦纳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这主要表现为:铁钦纳在心理学的对象上,主张用阿芬那留斯的从属经验和独立经验的见解代替冯特的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说法;在心理学的任务上,主张“心理元素说”,以马赫主义的要素说为其理论根据;在心理学研究方法上,铁钦纳改造了冯特的

实验内省法,对内省描述的要求更加严格,这种受经验实证论影响的内省法把心理学研究引向封闭的主观世界,他认为为了得到清楚的经验和准确的报告,必须将观察与实验结合起来。

随着数理逻辑、语义学、句法学及自然科学的发展,维也纳大学的石里克、卡尔纳普、亨普尔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创立了维也纳学派,也称逻辑实证主义。它以经验作为研究对象;以逻辑分析作为研究方法,确定了经验证实原则;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名来反对唯物论。逻辑实证主义所采用的哲学方法“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学的方法,它完全摒弃一切离奇的思想结构、神秘的直觉作用以及感情上的信念,而代之以严密的逻辑推论、精细的实际观察以及事实上的证据。”^②逻辑实证主义者虽然从前两代实证主义者手中接受了可观察的原则,但对具体的证实原则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和发展。比如石里克强调:证实的可能性可分为经验证实的可能性和逻辑证实的可能性。在他看来,证实并不是孔德式的完全证实,而只是一种“可证实性”,或者说一种证实的可能性。后来,卡尔纳普又提出,一个不能直接证实的命题,可以通过间接证实的方法,即通过已得到证实的命题的演绎推理,或通过植根于观察的事实的推理所得到的知识也是可以接受的。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物理主义的观点也是影响心理学接受自然科学模式的因素之一,卡尔纳普认为如果把各门科学的语言都翻译成物理语言,换句话说,以物理学为标准模式,把各门科学统一在物理学的大旗之下,就可以实现科学的统一。心理学也不例外,人们可以把心理的描述归结为物理的描述,把心理学的语言归结为物理学的语言,把内在意识还原为外显的行为,这样便可把心理学统一在物理科学的家庭之中。奥地利学者克拉夫特也指出:每个心理陈述必定与一个关于物理世界的陈述相配列,这样一来似乎就可以从根本上消

除心理陈述而代之以相配列的关于物理世界的陈述了。……关于精神现象的陈述如果想要被看做是科学的,就必须是可以翻译成惟一可检验的关于物理的东西的陈述。激进的物理主义因而就成了激进的行为主义。^②

逻辑实证主义通过来自维也纳集团的费格尔介绍给美国心理学界,颇受美国心理学家的欢迎。费格尔于1930年来到美国,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第一个宣传者,他回到维也纳时带回一个消息,那就是他认为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是“我们运动在美国得到的最亲密的战友。”^③他说:“在那边我所感觉到的是一种同我们维也纳学派的立场完全一致的时代精神。”^④行为主义者赫尔、托尔曼都以逻辑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础,冲破了早期行为主义因有机体内部因素不能被直接观察证实而不予研究的局限,开始面对有机体的内部事件而不是截然回避意识,并对之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解释。赫尔的体系为逻辑行为主义,可见其与逻辑实证主义有着不解之缘。他认为可靠的科学理论体系必须具备以下的特征:第一,一种合乎要求的科学理论需要从一套表述清楚的公设出发,并对所采用的重要术语下具体的、明确的操作性定义;第二,从这些公设出发,以最严密的逻辑,演绎出一系列定理;第三,定理的表述必须在细节上与有关学科所观察到的已知事实相一致。赫尔以之为标准建立起来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庞大的假设——演绎行为主义体系。托尔曼也深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大胆地假设了不可能直接观察的内隐于刺激与反应之间的中间过程——中介变量,开了由行为主义转向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先河。

操作主义作为逻辑实证主义与美国实用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由美国著名实验物理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布里奇曼创立的,旨在用“操作分析”的方法来探讨科学概念的精确定义。布里奇曼认为

科学概念既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也不是其他别的东西。而仅仅是科学家自身的操作活动。他指出:概念仅止于一组操作,概念如此,命题亦复如此,如不能用可观察的操作来描述它、证实它,它便是虚假的,因而也不具有科学的意义或价值。“操作主义与其说是一个学派,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它是一种方法,可借以估价已经发生过的科学活动,提高科学概念的精确性,区分正确的科学问题和虚假问题以及形而上学和科学的界限。”^②最早将操作概念引进心理学的是哈佛大学心理学史家史蒂文森,他认为操作主义提供了精密处理心理学概念的方法,这种方法具有以下特点:1. 能把一切现象的陈述简化为人们一致同意的简单术语;2. 只处理人们共同的并为人所共见的事件,私人经验排斥在外;3. 只处理别人的事,而不是实验者本人的事;4. 允许一个实验者考虑出现在自己身上的事,但必须和对待别人一样,是科学接受的,能公开的事;5. 只处理操作方法能检验正伪的命题;6. 基本的操作方法就是识辨;7. 要在自己思想中把形式命题与经验命题区别清楚,以免引起无止境的纷乱。^③以上7点涉及到了心理学的性质、任务、对象和研究方法,从而在心理学中形成了一种操作主义心理学体系,也称新行为主义。费格尔就认为操作主义的方向很快便成了几位著名美国心理学家的方法论研究或声明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史蒂文森、托尔曼、赫尔、斯金纳急于使心理学成为一门关于行为与机体的“诚实的自然科学”,尽量为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提供操作定义。^④斯金纳和托尔曼站在操作主义的立场上来研究心理学问题,其中斯金纳的操作性行为主义体系表现得更为明显。实证主义与操作主义的结合,使斯金纳把行为主义推向了极端。他主张将心理学术语还原为行为术语,他认为行为具有可操作性,能够进行实验分析,可将行为置于可控制的环境中,来研究行为与环境的关系。

取代行为主义而占据心理学主导地位的现代认知心理学,尽管将被行为主义所拒绝的概念:意识、思维、记忆、注意等内部心理过程,重新确定为心理学的合法对象,但在科学主义哲学思潮的指导下,现代认知心理学仍然坚持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应该说,认知心理学崭新的研究方法和丰富的研究成果,均与实证主义这一方法论积极层面的意义有关。”^②就连认知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西蒙也指出:“信息加工的心理学家同意行为主义范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原子主义、联想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假定。在哲学方面,它拥护唯物主义,主张没有什么独立的笛卡尔学派的灵魂,也拥护实证主义继续坚持对一切理论术语进行操作。”^③由此可见,实证主义在当今心理学研究中,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我们认为,科学主义定向的心理学基本上都是实证主义心理学。其主要特点为:(1)强调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2)坚持经验证实原则;(3)采用元素分析策略;(4)主张以方法为中心和量化研究;(5)贯彻还原主义方法论。应该承认,实证主义心理学的优势在于,突出心理学研究的客观性、确证性、操作性和科学性。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现代心理学对摆脱一切不以经验为基础的哲学思辨而成为一门独立科学是有重大贡献的。但从本质上讲,这种取向的心理学具有唯科学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性质,也给西方主流心理学造成了严重的弊端和危害,它抹煞了心理学的社会历史制约性与文化科学的内涵及其构成的性质,人的心理学被物化心理学所取代,陷入了还原论和客观主义的境地。这样,不仅严重影响了心理学基本理论的构建使之难以成为一门真正成熟的科学,而且也难以满足整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

(三) 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合法性”危机

与后现代思想大师对现代性的合法性危机进行的深刻剖析与无情揭露相一致,不少从事理论探索或实证研究的心理学家也将审视的目光聚焦在了现代心理学的合法性危机上。美国心理学会为纪念科学心理学诞生 100 周年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引人注目的一项,便是邀请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家就“科学心理学第一个世纪的成功与失败及其对心理学未来的展望”这一论题展开了讨论。所征集到的论文,后来由科克和勒伊(Koch, S. & Leary, D. E. 1985)编辑出版,书名为《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一个世纪:回顾与评价》。这本书的整个基调不容乐观,专家们对心理学的百年发展与功绩估价不高,对心理学的前景展望也似乎信心不足。科克和勒伊声称:心理学如此零碎,有如此多的分支,以至于不能使哪怕两个人对其产生共同的语言。在他们看来,当今的心理学很像一个混乱的暗藏着图像的迷箱,但其中又没有什么图像^⑨。米勒(Miller, G. A.)干脆称心理学是一个智力的动物园^⑩。吉奥吉(Giorgi, A.)则认为心理学学科的重要地位,往好里讲是模棱两可的,往坏里讲则混乱不堪^⑪。乔奥维尔(Chorover, S. L.)指出:心理学之事实材料与概念术语过于零散,令人无所适从^⑫。在布拉根斯基(Braginsky, D. D.)眼中,心理学的危害性是:对已遭到误解的问题提供了不适当的解答^⑬。整个心理学的景象如此这般让人失望,各分支心理学的情况又如何呢?卡坦纳(Catania, A)以为:学习心理学的历史充斥着混乱与争吵^⑭。吉布森(Gibson, J. J.)指出,一个世纪以来,关于知觉的研究所能得出的结论为:微不足道,关于感觉的探

研究所获知识:支离破碎,这些研究暗含的意义:令人泄气^{②6}。德瑞维拉(Derivera, J.)分析说:关于情绪的探索成了一块沼泽地,深陷其中的探险者们,既忽视又不理解他们面前的工作,并且,许多理论与客观事实或者其他理论似乎毫不相干^{②7}。在桑福德(Sanford, N.)看来,关于人格的研究已经分割得无足轻重了。麦克格瑞(Mcguire, W. J.)认为:当考虑到社会心理学过去干了些什么,它将来又能如何或者它应该怎样的时候,其研究的意义便显得捉摸不透了,也就是说这一领域的成果很难加以系统地阐述和总结^{②8}。上述心理学家对心理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反思与追问,虽然有些言过其实甚或危言耸听,但他们恨心理学之铁不成钢的急迫心情以及对心理学的未来发展的深切关怀,可谓溢于言表、力透纸背,值得我们深思。

美国作为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大本营,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危机。这是整个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的一种折射,由于社会心理学无法直面和析解最为迫切的社会问题,便失去了社会各界对其的信任。在7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就此危机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对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困境、危机的性质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广泛而又系统的探讨。卡特莱特的《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历史透视》(1979)、佩皮通的《社会心理学的历史教训》(1981)、奥尔伯特的《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背景》(1984)、格根的《社会心理学与非现实的复活》(1985)、帕克的《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1989)、帕克与邵特的《社会心理学的解构》(1991)等,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入手对建立在实证主义、实验主义、个体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加以猛烈的抨击与反叛,较为深刻地剖析了现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危机的根源。进入90年代以来,科克、比万(Bevan, W.)、博内奥(Boneau, C. A.)、鲍沃尔(Bower, G.

H.)、金布尔(Kimble, G. A.)等心理学家先后发表了大量的论著,旨在表明现代心理学已处于危机之中。

长期从事实证研究的英国著名的心理测量专家保罗·凯林出版过《心理学大曝光——皇帝的新装》,透过这一醒目而又令人心悸的书名,我们可体谅其对现代心理学的失望和无可奈何的沮丧。他在本书的开篇便指出:现代心理学不能解释什么是本质的人,而且,它所呈现的进展越大,事实上它就越远离心理学所应具有的目标。结果,现代心理学不仅毫无价值,而且实际上具有腐蚀性,它破坏了任何企图洞察人类行为的可能性^⑨。

深谙后现代思潮之精髓的一些心理学家,如格根(Gergen, K. J.)、苛费尔(Kvale, S.)等人,更是对现代心理学的所谓“合法性”地位耿耿于怀,他们从后现代的视野出发,对现代心理学的合法性危机进行了另一层面的透析。格根早在1985年就撰文指出:传统的、客观的、个人主义的、与历史无关的西方知识观已经渗透到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很少追问其合理性与合法性。现在很有必要用一种建立在社会建构论基础上的科学的元理论取而代之,这样一种元理论会将知识从依仗数据、专注实证的向度转向处于相互联系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与公众交换上。在1994年他又发表了《探索后现代》一文,对现代心理学的基本特征作了透彻地分析: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对客观知识的追求是不切实际的。如同其他自然科学家一样,心理学家对客观知识的呼吁与渴求成了交谈者手中的王牌,它漠视甚或诋毁所有不用证据、测量、可靠性等术语的研究和解释。一些没有遵循“科学”的教条的观点,或者被视为乡俗陋习予以取缔,或者加以丑化进行控制和压服。随着文化领域一些新势力的崛起,现代心理学自命清高的优势已经崩溃,来自其他领域的人士声称现代西方心理学是一种难以捉摸的殖民

主义形态^{④0}。主编《心理学与后现代主义》的苛费尔认为:今天有种种迹象表明,现代心理学的科学根基已土崩瓦解了,更为致命的是,现代心理学的知识日益令人生厌且无力对人类的生活境遇说长论短了。他以为本书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明显地感受到,囿于方法的追求或者说借助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方法而取得合法性的心理学的现代模式,在解释、理解、透视人的心理与行为方面是幼稚可笑和虚弱无力的^{④1}。他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杂志1990年18卷第1期《心理学与后现代性》的专刊中发表长文指出:科学心理学诞生至今仅有百余年的历史,如果真的像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现代性已经穷途末路,那么也就意味着,作为现代产儿的心理学也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了。他说:“现代心理学,不论是自然科学取向还是人文科学取向,如今都沦落为一种智能的旧店铺,横陈着各种各样的从邻近学科搬运来的陈年旧货——你命名它,我拥有它。”^{④2}美国心理学家桑普森(Sampson, E. E.)也曾撰文指出:如果心理学无视最新的科学发现的事实,心理学一直想拥有合法的科学地位的努力只能是空中楼阁。如果心理学希望避免哈贝马斯所描述的那种合法化危机,它就必须倾听来自方方面面的声音,抛弃男子中心主义、欧美中心主义、白人中心主义的立场。在他看来,心理学要想战胜危机,单靠积累更多的资料、扩大样本容量、坚持实证主义的科学评判标准是无济于事的。从长远的观点看,心理学的合法性掌握在大众手中,大众是形形色色、变化频仍的,如果心理学不倾听他们的呼声,无视他们的切身利益与实际心态,那么,心理学一心想在时代进步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梦想只能化为泡影。^{④3}

我国已故著名心理学家潘菽先生,早在1980年就对近(现)代心理学的弊端进行过剖视。他认为要在实质上了解近代心理学的

情况,首先要注意到它的先天不足。近代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母胎里就发育得很不正常,心理学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母胎中形成与发育起来,依仗的是作为一门科学成立的标志的实验法,但信奉唯方法论,以为一种研究采用了实验室方法就一定成为一种地道的科学研究,而不分析其指导思想和观点是不可取的。他曾高屋建瓴地总结出近现代心理学的理论缺憾与误区:其一为意识模糊,近现代心理学对意识问题的解决显得无能为力;其二是人兽不分,这样便不能清楚了解人的心理,模糊了人的本质;其三是心生混淆,近现代心理学把心理学与生理学或生物学混淆了起来。^④对此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陈立先生也有同感,他曾著文《平话心理学向何处去》,对心理学的现状表示了深切的忧虑:“对方法论的制度化,我也持强烈的反感。因为我认为这样就会窒息许多有益的实践。就是因为方法论的制度化,只要用某种实验方法,好像结果就必然是科学的。我认为现在许多心理学的研究,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一个误区。例如实验室实验,因为它要严格的条件控制和数量化的结果处理,所以便不能不找比较简单的问题,在非常限制的条件下,进行实验。结果完全脱离实际,避实就虚,无血无肉,只剩下一些干瘪瘪的渣滓,也就是完全缺乏意义的东西。心理学的对象本来内涵复杂,如果用某种方法来限制它,结果当然会扼杀心理学的生机。”^⑤两位德高望重的心理学界老前辈的观点,对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现代心理学的弊端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注释:

① 孙正聿:《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第232—233页。

② 李超杰:《理解生命——狄尔泰哲学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第43—46页。

- ③ 华勒斯坦等著(刘锋译):《开放的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第28—29页。
- ④ 马斯洛(林方译):《科学心理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1—5页。
- ⑤ 转引自章益辑译:《新行为主义学习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第373页。
- ⑥ Kimble, G. A. (1984). Psychology's two Cultur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39, No. 8, pp. 833—839.
- ⑦ Kimble, G. A. (1994). A Frame of Reference for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49, No. 6, pp. 510—519.
- ⑧ 葛鲁嘉:《心理文化论要》,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56—57页。
- ⑨ 林定夷:《近代科学中机械论自然观的兴衰》,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第24页。
- ⑩ 培根(许宝驄译):《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第79页。
- ⑪ 丹皮尔(李珩译):《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97,第403页。
- ⑫ 同⑪,第406页。
- ⑬ 张述祖等审校:《西方心理学家文选》,1983,第3页。
- ⑭ 墨菲等著(林方等译):《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商务印书馆,1982,第26页。
- ⑮ 同⑪,第230页。
- ⑯ 哈勒(韩林合译):《新实证主义》,商务印书馆,1998,第18—19页。
- ⑰ 孔德(黄建华译):《论实证精神》,商务印书馆,1996,第29—31页。
- ⑱ 张爱卿:《试论实证论在心理学发展中的基石作用》,《南京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
- ⑲ 黎黑(刘恩久等译):《心理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16页。
- ⑳ 同⑭,第200页。
- ㉑ 洪谦:《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第37页。
- ㉒ 克拉夫特(李步楼等译):《维也纳学派》,商务印书馆,第144—145页。
- ㉓ 转引自霍耳顿(范岱年译):《科学与反科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11页。
- ㉔ 同㉓,第185页。
- ㉕ 波林(高觉敷译):《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91,第746页。
- ㉖ 转引自张厚粲:《行为主义心理学》,台湾东华书局,1997,第174页。
- ㉗ 同㉓,第203页。

- ②⑧ 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台湾东华书局,1996,第84页。
- ②⑨ 同①⑨,第486页。※ 详见车文博主编:《西方心理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待出版。
- ③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 Koch, S. & Leary, D. E. (Ed). *A Century of Psychology as Sci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pp. 2, 40, 46, 874, 890, 322, 299, 346, 558.
- ③⑨ 保罗·凯林(郑伟建译):《心理学大曝光——皇帝的新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1页。
- ④⑩ Gergen, K. J. Exploring the Postmodern; Perils or Potential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4, Vol. 49, No. 5, pp. 412—414.
- ④⑪ Kvale, S. From the Archaeology to the Architecture of Cultural Landscaps. Kvale, S. (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1992, pp. 10.
- ④⑫ Kvale, S. Postmodern Psychology; A Contradictio in Adjecto?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 No. 1, p. 48, pp. 35—54.
- ④⑬ Sampson, E. E. Identity Politics; Challenges to Psychology's Uderstand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3, Vol. 48, No. 12, pp. 1228.
- ④⑭ 潘菽:《潘菽心理学文选》,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第231—241页。
- ④⑮ 陈立:《平话心理学向何处去》,《心理科学》,1997年第5期。

三、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原则 立场与理论误区

自然科学取向的心理学与人文社科取向的心理学作为两种对立的心理学知识形态或存在形式,在原则立场和研究法则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国外不少心理学家对两者进行过区分和归类:实验的、实证主义的、行为主义的、还原论的对整体论的、人本主义的(Maslow, 1968);科学主义的对人格主义的(Winthrop, 1959);机械主义的对有机主义的(Von Bertalanffy, 1967);自然科学的对人类科学的(Giorgi, 1970);强硬的对松软的(Child, 1973);原子论的对分子论的(Combs, 1976);外源论的对内成论的(Gergen, 1985)等^①。持对立维度第一序列的为科学主义心理学,反之则为人文(本)主义心理学。科学主义心理学坚守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经验证实的研究原则、价值中立的立场和人为机器的模型;强调二元对立、机械还原、因果决定、实证霸权和量化分析,虽然为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及其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也为心理学真切地透视人的“心理”带来了诸多麻烦与困难。

(一) 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基本 原则与立场

科学主义心理学力图将心理学建设成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

它采纳了传统自然科学安身立命的法宝：机械主义和实证主义。构造主义、行为主义与认知心理学可视为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典型代表，这种心理学坚持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和研究任务的可描述性、恪守以方法为中心的原则、采取元素分析与机械还原的立场、注重客观方法与量化研究。

1. 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

实证主义者所信守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可被观察原则。孔德主张科学的任务在于描述一切可能观察到的事实，然后根据这些事实所发生的频率，抽绎出因果关系的规律，达到预测和控制自然的目的。至于企图利用那些无法观察的东西以为解释的工具，那就会重返于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阶段而背离科学的阶段。马赫也主张对直接经验的观察和研究可以给科学提供根本的资料——感觉，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马赫的经验论原则，也标榜反对一切形而上学，承认最后的证实活动要经过对事实的观察和直接经验。

科学主义心理学家从新、老实证主义那里继承了可观察性原则，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他们所谓的观察分为两类：一类是指通过感官所进行的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一类是指通过内部知觉所进行的内部感受或自我观察。冯特将可内部观察的直接经验（感觉、感情）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其及门弟子铁钦纳以为可被观察的事实只有内省所及的感觉，反对由意识的意象推论意识背后有任何不是内省所能揭露的某种东西的存在，他认为在冯特的心理学体系中包含着统觉、意志等既不能观察又不符合经验证实原则的概念，理应加以摒弃。

华生的行为主义则主张心理学不能以不可捉摸、不可接近和

不能直接观察的内在意识,而应以可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可观察的外显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他说:“观察人类,这是行为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你们不久就可以知道,自我观察并非研究心理学的最容易、最自然的途径,这个方法简直是不可能的。你们对自己所能观察的,只有几个最根本的反应形式。而在其他方面你们也会知道:你们着手研究你们的邻人所做的事情时,你们可以迅速而且巧妙地解释他的行动的所以然,并布置情境(提供刺激)使他发生你们所预期的行为。”^②

新行为主义者斯金纳仍不以之为满足,认为华生的行为主义十分简单,而且出于反对意识的激情,而不顾及可证实、可观察的客观原则,比如华生关于感官系统的论述及言语报告法等。斯金纳对自己的新行为主义体系定性为:“从科学的角度看来,这个体系是实证主义的。它的任务以描述为限,不企图提出解释,它的一切概念都由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给以定义,不涉及身体部位或生理的特点。”^③

现代认知心理学以研究人的内在认知过程为己任,从而与行为主义有所区别,但认知心理学还是继承了行为主义的衣钵:坚持从观察行为入手来进行所谓客观化的研究。因为现代认知心理学所研究的人的认知过程是难以直接观察到的,所以它保留了“行为论心理学”的人手方法,旨在从人的外部行为表现推论出认知过程的规律。”^④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认知心理学实际上排斥了对内部机体过程的研究,只从外部行为观察着手,搜集人在行为反应中对自己心理活动的报告,以之推断出人的心理活动的规律。

科学主义心理学由于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原则,有意无意间给心理学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良的后果。在冯特和铁钦纳等构造主义者那里,心理学被牢牢地束缚在“直接经验”上,难以摆脱

简单内省法和描述主义的羁绊,诸如思维、想象等更高层次的心理活动都被拒之于研究大门之外,使得心理学研究长期停留在肤浅的水平上;而行为主义则为追求可观察且确定无疑的事实,把心理从心理学研究中排挤了出去,最终成为一门“无头脑的心理学”,将人类的心理与行为降低到了动物的层次上。现代认知心理学由于把研究对象限定为人的认知过程,这样一来,人的情感、意向、动机、人格等心理现象便无力问津,这在无形之中就缩小了心理学应有的研究范围。

2. 笃信客观普适性真理

实证主义作为一般的科学方法论或者说元理论,所奉行的根本原则就是坚持用现象的不变性和恒常性来解释现象,以取代以往对现象的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解释,具体说来就是坚信客观的普适性真理,科学研究就是发现这种真理,即坚持真理或者说理论观上的一元论。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以物理语言系统作为统一科学的语言,他认为物理语言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主体间性”,指在该语言系统中,使用这种语言的任何人,都能理解这种语言的意义,不会产生误解,也不会不具有通约性;其二是“普遍性”,是指采用物理主义的语言中的基本命题所描述的事情,是人人可观察的物理现象,它所用的语言是通用的,因而是公共的,各门科学的语言都可翻译成物理语言。

科学主义心理学体现了实证主义的主旨,努力使心理学跻身于自然科学的行列,强调自己的理论观点与学术主张及所得规律是普遍适用的,将自己所获得的知识视为具有高度普遍性(即高度概括性)和高度普适性(即高度解释性)的知识,并以之作为对心理

与行为作出统一性解释的基础。冯特以元素分析作为心理学的任务,以实验内省作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建立起自认为是最严格的经验科学的个体心理学体系,他曾指出:在心理学中,只有直接受物理作用所影响的心理现象可以作为实验的题材。这样他便把实验内省法限定在对简单的心理现象,诸如感知觉、联想、注意和反应时间等的研究上了。所以,当其弟子屈尔佩在其实验室里研究人的思维问题时,不仅令冯特大为光火,而且将之驱之门外。铁钦纳把心理学看成是一门纯自然科学,是一门规范科学,他坚决反对把心理学看作是一门应用科学。这样一来,他虽然建立了严密的心理学体系,但其研究范围是十分狭窄的,而其研究方法及结果也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

行为主义的创立者华生的观点更是旗帜鲜明,他在《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由行为主义者看来心理学纯粹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客观实验的分支,它的理论目标就是对行为的预测和控制。内省并不是它的方法的主要部分。它的资料的科学价值也不有赖于这些资料是否容易运用意识的术语来解释。”^⑤他在《行为主义》一书中更明确地提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任务,可以说就是能够预知人类的行为及支配人类的行为。为了达到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的目的,华生还根据其行为主义的原理,设计了一种社会改良计划,即建立一门实验伦理学。他说:“当存在一种独立的、有趣的、有价值的,而且有权利存在的心理科学时,它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探索人类生活的基础。我认为行为主义为健全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基础。它应该成为一门科学,为所有的人理解他们自己的行为的首要原则作准备;它应该使所有的人渴望重新安排他们自己的生活,特别是为培养他们的孩子健康发展而作准备。”^⑥激进行为主义者斯金纳的观点与华生相比,更是有过之

而无不及。他根据行为科学的原理,对传统的人文研究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他指出:人只能是环境的产物,根本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和尊严可言。在他看来,人类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设计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生存的文化与社会。他早在1948年出版的小说《沃尔登第二》中就设想了一个以操作强化原理进行社会控制,建立理想的公社生活的计划。后来他在《自由与人类的控制》、《超越自由与尊严》中,则公开谈论控制人类生活的问题。

现代认知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是,试图以“认知”概括人的全部心理活动,并把人看成是计算机式的信息加工系统。认知心理学家相信,对认知的转换、分析、加工、存贮、恢复、使用和感觉输入等全部过程有了清楚的把握,就能了解从知觉到记忆再到思维范围内的人的活动。并且可以利用所得结论,去指导和改善教育,使人们更好地发挥出自己的认知潜能。现代认知心理学吸收了当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思想,建立起了一个比较系统而完善的知识体系。

3. 坚持以方法为中心

科学主义心理学从传统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那里承继了物理主义与机械论的观点及其实证的研究方法和实证科学的理论规则,标举科学主义的大旗,将客观、实证、实验的研究方法推向了极致。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层面上,科学主义心理学坚持认为,要想使心理学真正成为一门自然科学的实验的分支,就必须采用曾经使自然科学获得巨大成功的研究范式,这便导致了心理科学对物理学、生理学、化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盲目照搬和简单移植,走上了“以方法为中心”的道路。科学主义心理学家投靠和依赖实验主义

和操作主义，“他们信奉实验方法，他们在实验室中像对待其他自然现象那样来捕捉和切割现象。操作主义也曾在心理学中颇为流行。许多心理学家都希望借此来重新清理和严密定义心理学中的许多概念。实证主义的立场使心理学只能以特定的研究方式来考察人的心理。”^⑦在孔德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引入社会学研究，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严密的科学的同时；也将现代主义和科学主义推向了极端。当心理学家们把实证主义作为哲学的方法论基础来分析和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的规律与机制时，就将本来丰富多彩的人的心理世界人为地简单化和约缩化了。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运用于心理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扼杀了心理学的生命力。

在19世纪，“韦伯等首先把实验方法应用于心理学。由于在心理学中采用实验方法，以后的研究者就创立了一种可以明确列入自然科学之列的心理学。”^⑧具有坚实的自然科学素养的冯特，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创建实验心理学的历史使命，并由之推动了心理科学的独立。他认为心理学研究有两条途径可以遵循，“第一条途径在于扩大至今一直在使用中的观察方法，第二条途径是利用实验作为研究的工具。”^⑨铁钦纳表现出了较显明的方法中心取向，他虽然继承了冯特的实验内省法，但对这一方法作了许多限制。一方面要求被试严格如实地描述自己的经验，剥去内省的主观价值判断，另一方面要防止物理刺激与心理感受相混淆，避免犯刺激错误。

真正使实证、实验的研究方法日臻成熟和逐步精致，并将之奉为神圣不可侵犯、惟一不可僭越的则为行为主义。华生既然以客观外显行为而不以主观内在意识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那么在研究方法上，他就必定会反对主观内省法而力主客观实验法。他所倡

导的行为主义坚决主张以客观的研究程序代替主观的研究程序,并认为惟有如此,方能确立心理学的科学地位。他曾不无自豪地宣称:“行为主义是一种用以解决心理学问题的令人满意的方法,它找到了用以研究心理学问题的方法,……行为主义的公式正在成为‘心理和道德科学’领域里的核心论题。”^⑩新行为主义者托尔曼、赫尔诚心诚意地以他们自认为是适宜的科学途径从事心理学的研究,他们继承了从华生那里学来的客观化原则,他们信奉自己从逻辑实证主义那里学到的客观化理论与操作程序,并由之建立了各自的行为主义体系。斯金纳的观点更为明确:“我们可按照物理学和生物学的途径来直接探讨行为与环境的关系,而不必去理睬臆想的心理中介状态。”^⑪在新、老行为主义者眼中,科学的研究方法必须是利用精密的科研仪器、严谨的数学处理、严格的控制实验等手段和程序的客观方法。而内省法“只能提供主观性、私人性、个别性、随意性的资料,而不能提供客观的、可以公开被验证的材料,因此它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⑫

现代认知心理学以实验法、观察法和计算机模拟法为研究方法,在严格的实验条件控制下,通过精密的仪器来观察某些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计算机模拟来探讨人脑内部的信息加工过程。现代认知心理学尽管不像行为主义那样走极端,但也存在着以方法为中心的倾向,其创建者之一的纽厄尔就曾严厉地批评过这一点:“认知心理学集中研究在很特殊的实验条件下获得的个别现象,这样得出的结论只适用于同样的情况。一个统一的领域在日益分裂,同时方法却日益完善,真正重要的问题如控制过程的问题却没有被研究。”^⑬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黎黑也认识到了认知心理学对行为主义的继承与弘扬,他认为认知心理学在方法上深化了行为主义的客观化原则,它是行为主义在新技术、计算机科学

基础上出现的一种新形式。

与科学主义心理学针锋相对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对“方法中心论”颇有微词,他认为将客观实证的方法奉为科学的正统,甚至视为科学的同义词,其片面、狭隘性是不言自明的。这表现在:第一,作为一种“物”的研究范式,当心理学面对活生生的特别是独特的、经验着的、健康的、主体的人时,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降格为机器或动物,人的心理的实质及独特性无法揭示出来;第二,使心理学变成一种单向科学,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平心而论,马斯洛的观点切中了科学主义心理学“以方法为中心”的要害,这也正是科学主义心理学自身难以逾越的障碍。

方法中心主义有两个明显的错误:其一是把科学与科学方法相混淆,不是以科学的态度来解决方法问题,而是以方法中心或科技中心的态度来解决科学问题,陷入方法至上的科学主义境地。其二是把心理学的方法与对象的关系相颠倒,不是心理学的方法适应于心理学的对象,而是心理学的对象决定于心理学的方法,陷入抛弃人的内部心理过程而进行研究的客观主义境地。

4. 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

休谟很早以前就对“是”与“应该”作了区分,认为“是”作为实然,更多地表现为科学认识的对象,“应该”作为价值规范,则首先指向人文之域。后来韦伯又对理性作了进一步的区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科学主义所推崇和关注的主要是工具层面的理性,在拒斥形而上学、扬弃超验实体等要求下,世界似乎只剩下各种经验的呈现和数学、逻辑的规定。而价值原则以及与之相关的人自身存在方式和意义的确认和设定,便构成了价值理性的主要内涵。科学主

义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所予以否认的是价值观意义上的信仰。在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之后,是对工具理性有效性的乐观确信:一旦达到了理性的知识,便意味着获得了作用和支配外部世界的力量。^⑭

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很多人都信奉“价值中立”的立场,认为科学研究所探讨的是事实,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客观真理,因此与功利或善恶等价值评价无关。实证主义也极力主张科学研究的价值超越性,逻辑实证主义者石里克甚至认为伦理学也与价值无关,他为了摆脱“自我中心的困境”,硬说有一种“无主体的”、“中立的”经验,其实这完全是马赫“中立的要素说”的翻版。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研究是用不以任何价值系统为转移的证明方法来建立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它假定,价值观念不应该影响研究活动,研究应该是不偏不倚的,研究者应该是超然的。

科学主义心理学以自然科学为顶礼膜拜的楷模,以实证主义作为方法论的基石,必定会受到价值中立观念的影响。科学主义心理学价值中立倾向的典型特征是:强调研究方法、程序、结论的客观性;认为所探讨的是心理和行为的事实与规律;所达到的目标是真实地反映意识与行为的本质;实验的设计、进行及结果的分析都不应涉及个人的任何主观倾向与价值判断。铁钦纳主张心理学是一门纯科学,不能涉及心理的功用与意义。他认为心理学不管治疗“精神病”也不管改造个人和社会,它惟一合法的研究对象是一般正常人的心理。在他看来,心理学研究的是“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他明确表示:“科学并不涉及价值、意义或功用,而仅涉及事实,在科学里并不存在好或坏、有病或健康、有用或无用,当科学的成果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时候,它们就被转变为价值……可是科学本身的工作仅在于确定真理、发现事实。”^⑮所以,铁钦纳也把自己

的心理学称之为“写实的心理学”。

华生的行为主义把人的行为看成是客观的自然现象,并可以对其进行严格的实验研究和价值中立的理论描述;斯金纳认为传统人文研究,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截然分割是一个极端的谬误,他主张任何价值判断都是关于事实的判断。他还认为传统人文研究以主观感觉来判断价值,感觉好的东西有价值,否则便没有价值。事实上,人们认为好的东西不过是能产生正强化的东西,即正强化物,坏的东西则为负强化物。在他看来,一味地用主观的良知、善恶感等来解释人的价值与道德,不可避免地要走进“心灵主义”的死胡同。

现代认知心理学尽管以揭示人的心灵的工作原理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但它仍沿循了行为主义的研究方式。“认知心理学开创了实证地考察人的内在认知的新手段,但没有改变行为主义遗留的那种追求实证性和价值中立的研究方式。”^⑩现代认知心理学家试图通过计算机模拟,来揭示人脑的信息加工过程的事实与规律及人的认知结构,并以之推演出一般的、抽象的和普遍的定理与结论来。似乎所揭示的事实与规律,不受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价值中立说是科学主义的价值观,科学主义心理学肯定事实与价值、是与应该的二歧式区分,极力宣扬“价值中立说”或“价值无关说”,主张心理学只研究事实、知识,即回答“是不是”的问题,不研究价值、意义,不回答“该不该”的问题。事实上,价值是人的本质力量在物上对象化的结果,即指客体对主体的意义,而价值观又渗透在精神文化和物质产品之中,因此作为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是不可能回避价值和价值观的问题的。“价值中立说”、“价值无关说”,宣扬什么事实与价值、是与应该、科学与信仰的断裂,纯属虚

假之谈。^{*}近来,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和后现代心理学工作者,从不同的视界出发,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价值中立的立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5. 固守人为机器的模型

早在17世纪,笛卡尔就从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根据力学原理和解剖实验结果以及哈维关于血液循环的机械解释,提出了“动物是机器”的著名论断。在他看来,人的肉体按照严格的机械力学的规律运动着。正像没有精神的动物是一架自动机一样,没有精神的人体也是一架自动机。霍布斯的观点更为激进,他认为人完全是一架按力学性质运动的机器。他将人的心脏比作发条,神经比作游丝,关节比作齿轮。拉·美特利在18世纪更振聋发聩地提出了“人是机器”的命题,他认为人与动物相比,只不过这架机器多了几个齿轮和几条弹簧而已。

随着英国经验主义心理学、法国唯物主义心理学和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人的心理可以用物理学、生理学、化学的术语来加以解释,而且逐步认识到,不仅人的肉体是一架机器,并且人的心灵也是一架可以操纵的机器。这些主张为行为主义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华生将心理学的任务界定为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并将条件反射法作为最重要的进行心理学研究的方法,便表明他是将人看做一架机器的。在他的视野中,心理学家的任务就是帮助和指导“人”这架机器能更快地适应新的环境、更好地运作下去。他开诚布公地宣称:“我们要把一个人之各方面的行为,完完全全地合拢起来,并把这样一个人看做一个复杂而又活动着的有机的机械。”^{①7}行为主义者拉施里曾设想

构建一架“有意识的机器”，来理解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他指出：这架机器能做出人的一切神经、分泌腺和肌肉的活动。这架机器是按照反射的原理构成的，它的各部分都能有积累、助成和抑制的作用，它能对外部和内部的机械势力起反应。新行为主义者赫尔在其庞大的理论体系中并没有给意识、目的或任何心灵主义留下地盘，在他眼中，人毕竟不过是任由他人摆布的被动受体。斯金纳虽然将人看做是按一定的法则行动的复杂系统，但人仍是机器，他最终还是把人与动物或机器相比拟。新行为主义者倾向于将人等同于动物或没有生命、没有情感、没有意识的机器，企图通过控制人的行为来达到其预期的目的。

现代认知心理学家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将人设想为一架机器，“具体地讲，是把人看成信息处理机，或计算机。他们认为这样的机器当然就是有意识的(!)它能选择性地注意某些环境事件，对这些事件的信息进行加工，它能用符号的形式表示外部环境事件和它自身的一系列操作过程，它还能对自己的操作过程进行信息加工。”^⑬目前，学术界对能否用电脑的信息加工过程来比拟或说明人脑的信息加工过程提出了质疑，这直指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立身之本与要害。如果此问题无法得到有效合理的解决，那么，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基础的可靠性与合法性就将大打折扣。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都对科学主义所尊奉的人为机器的模型不以为然，他们对囿于人为机器的桎梏而造成的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人的主观性、能动性的泯灭，所投注的关切与忧虑是发人深省的。尽管科学主义心理学所奉行的基本原则和立场，体现了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时代精神，也为心理学的长足进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为心理学直面人生、服务社会、揭示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本质隐设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一些

有志于后现代心理学探索的学者,也将审视的目光聚焦在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合法性危机上。他们主张心理学研究不以可观察的对象为限;淡化对普适性真理的追求;终结实证方法的霸权;关注事实与价值的融合;推重人的创造性与独特性。在他们的努力下,心理学正逐步实施着后现代的转向,其前景与命运如何,人们将拭目以待。

(二)科学主义心理学难以僭妄的路障

科学主义心理学以相对成熟的自然科学作为参照和效仿的样板,竭力把心理学界定为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分支。为了使心理学在自然科学阵营中占有一席之地,保证心理学的科学性质,科学主义心理学从机械论自然观和实证主义哲学那里,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了五大科学研究法则:原子论、还原论、客观论、决定论和定量化研究。这些法则在心理学研究中的贯彻和应用,的确曾一度给心理学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了不少好处。然而,科学主义心理学在一心一意地树立自己的科学形象的时候,也相应地忽视了心理学一定的广度和理应研究的领域。这使得人们不得不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繁荣产生怀疑,也对心理科学的发展前景表示担忧。随着科学主义心理学的两大方法论基础:机械论自然观和实证主义的相继衰微与失势,人们的疑虑和担忧更是有增无减:由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那里所照搬和移植过来的法则是否有利于心理学的研究和进步?科学主义心理学能否克服自己的理论误区和视界偏向?它能否跨越自身难以僭妄的路障?

1. 原子论——人的心理的肢解

原子论思想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存在了。古希腊、罗马的原子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在物理学中证明有巨大成果的思想：一切物体都是由无限小的原子构成的。对于物理学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看到围绕我们的物质的复杂性可以用少数粒子以数字的精确方法相互作用的集合来分析。可以用比喻把原子主义引申到心理学上，在心理学中原子主义已证明它是心理学假设中最为经久的。^{①9}

在心理学研究中，凡是认为经验或行为可以分析为几种简单元素的，都可以称之为原子论心理学。构造主义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虽然貌似水火不容，但却都坚信原子主义的立场，构造主义属主观原子论，而行为主义则为客观原子论，它们都强调对心理现象进行元素分析。冯特在创建心理科学之时，就受到了当时自然科学中所残留的形而上学观点的影响，主张把心理现象分解为个别部分，孤立地对待和处理心理现象。拉瓦锡关于化学元素的发现；门捷列夫有关化学元素的分析；微尔的细胞学说及物理学对分子结构的研究等都表明：复杂的现象可以分解为少数单元。冯特在开始研究心理学时，便给心理学规定了研究任务：元素分析，他认为人的心理是可以而且必须分析的，分析到最后不可再分解的部分或成分，便是心理元素，它们是感觉和简单的情感。在他看来，这些元素是构成一切复合观念、复杂心理的独立的要素。冯特声称：“既然数学始于分析，那么心理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把经验的内容分解为它们的基本成分。”^{②0}其最忠诚的弟子铁钦纳继承了其关于将观察到的东西分解为最小的元素的意见，主张心理学家的首要任

务就是把意识经验分析为三种基本的元素：感觉、意象和感情。感觉是知觉的基本元素；意象是观念的基本元素；而感情是情感的基本元素。他令人瞠目结舌地宣称发现了 38850 种视觉元素、11550 种听觉元素、3 种消化道元素。

华生的行为主义虽然反对冯特和铁钦纳关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想法，但却赞同他们的原子论观点。他要求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和研究人的行为，需要将其简化为元素，他说：“在任何一个心理学问题上要作实验的研究，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减缩到最简单的形式。我们如果把人类行为中的问题单和我们实际的事例浏览一遍，我们将见人类动作的一切形式中都有些共同的元素存乎其间，每个适应里永远有一个反应或动作和一个引出那个反应的刺激或情境。”^②不管对简单的反应还是复杂的行为，华生要做的工作就是用 S-R 公式对其加以分解或解释。现代认知心理学尽管是以行为主义的革命者的身份，出现在心理学舞台上的，但它依然承继了行为主义的原子主义、经验主义的假定，其代表人物西蒙曾指出：“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之间虽有很大的差别，但二者仍有共同之处，认知心理学也认为复杂的现象总要分解成最基本的部分才能进行研究。”^③

我们应该看到，对待科学对象用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近代自然科学取得伟大成就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方法一旦成为科学家看待问题的习惯，他就很容易把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看成孤立的、永恒不变的东西。”^④就心理学而言，无论从经验还是行为的角度进行适当的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都是可取也是可行的，但失之偏颇则过犹不及，容易造成在孤立分析的同时忽略了心理现象的整体性。心理学中的原子分析多用物理学、化学的方法，难免会对人的心理的整体

形象予以肢解,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面,这也正是机能主义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原子论思想群起而攻之的要害所在。

2. 还原论——人性的物化

所谓还原论,是主张把高级的运动形式还原为低级的运动形式的一种哲学观点,它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一种现象都可看成是最低级、最基本的现象的集合体或组成物,因而可以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来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科学主义在强化工具理性的同时,也力图提供一副世界的图景。在科学的视域中,世界首先被还原为数学、物理、化学等等规定。”^④科学主义心理学所坚持的最基本的研究途径便是还原分析,即将复杂的心理现象化简为物理、化学、生理过程,试图以生物的、生理的或机械运动形式来解释人的复杂的心理现象。

冯特在创立科学心理学的时候,就曾用生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的心理现象,他相信从生理学的研究中可以达到对心理学的了解。铁钦纳将复杂的心理现象简单化,试图用物理、化学过程来解释人的复杂的心理过程,他主张对心灵进行纯描述,而这种描述不过是寻求相互关系,并且把心理还原为无意义的感觉特性。华生主张心理学应以客观、可观察的外显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他看来,不仅心理活动可以为适应客观研究的需要还原为客观的行为,而且行为及其得以产生的环境亦可还原为动作和情境,动作和情境又可还原和分解为反应与刺激,最终它们还可还原为肌肉的收缩和腺体的分泌。他仍不以此为满足,又将肌肉收缩和腺体分泌还原为物理和化学的变化。这样一来,人的全部的行为都不

过是一些物理、化学变化引起另一些物理、化学变化而已。华生对情绪、思维、言语的解释也贯彻了还原论的思路，比如说，他将情绪看作是脏腑的、腺体的习惯，而思维不过是喉头肌肉的习惯。他曾说过：“行为主义者努力把动物的反应纳入一个统一的系统，承认在人兽之间并无分界限。人的行为尽管有其细致性和复杂性，也仅仅是行为主义者的总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而已。”^②这样他便顺理成章地将动物行为取代了人的行为，并以之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新行为主义者接受了逻辑实证主义、物理主义、操作主义的观点，力图将人的意识还原为行为操作，或者用逻辑实证主义者亨普尔的话说：“心理学特有的术语和规律可以还原为生物学的、化学的以及物理学的术语和规律。”^③纽拉特和卡尔纳普主张心理学与物理学的等同，认为心理学是物理学的一个部分，声称：“真正科学的、逻辑上毫无异议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命题都可以毫无问题地被翻译成物理语言。”^④赫尔倾向于将高级心理活动贬低为刺激和反应，并用白鼠的学习类推人类学习；托尔曼自称是“白鼠心理学家”，坚决反对把意识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斯金纳也将人与动物和机器相比拟。威廉·厄特尔作为一位当代心理学家，认为依据还原论的观点，心的所有活动都要还原为最基本层次的物质组织，并认定这种还原论是整个心理科学赖以建立的基础。

现代认知心理学也未能摆脱还原论的立场，它想方设法把头脑与计算机相类比，将人的认知过程看作如同计算机一样的信息加工处理过程，这实际上是一种机械还原论。“许多批评家指出，如果说行为主义以动物的行为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可取的，那么以机器的模型解释认知机制又意义何在？”^⑤现代认知心理学借助人机

类比理论,用计算机的工作原理来说明人的全部心理活动,无疑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再者,非生命的电脑与人脑之间毫无疑问有着本质的区别,“人脑的信息加工是为了保持人作为物质实体、生活实体、社会成员和内外环境的动态平衡,而电脑只能是按照人所设定的程序进行操作,作为非生命的电脑决不会有自身的主观动机、需要和情感。”^②现代认知心理学的机械还原论的立场,为其进一步发展设置了很大的障碍。

由于事物在不同的层次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因此从低级水平入手探索高级水平的规律,这种做法是可取的。但必须清楚:低级水平与高级水平之间毕竟有着质的差异,盲目地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自然就会犯错误。就心理学而言,由于所研究的人的心理与行为极为复杂,加上研究方法与手段不够成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心理和行为进行科学的分解和还原,以揭示心理与行为的规律,也是必需的,但必须慎重。因为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方面的推论,必定有许多未知的事实或东西或被忽略或被人为地添加进去,很容易出现偏差。人本主义心理学对科学主义心理学所采取的生物还原论和机械还原论立场极为不满,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看来,科学主义心理学把人“看成是较大的白鼠或较慢的计算机”,是一种对人的非人化的处理及人性物化、异化的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漠视了正常人的心理特性和巨大的精神力量。我们认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这种看法是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的,因为将人物化或者兽化,对于研究那些与人类共有的特点是有一定帮助的,但对于研究人类所独有的特点或者比动物更高级的能力显然是无能为力的。无原则、无限度的还原,会丢掉人类心理与行为的特殊意义,会将人类丰富多彩的心理与行为化解为毫无意义的元素集合体或者生化过程。

3. 客观论——主体性的迷失

所谓客观论,又可称之为客观范式、客观主义,其突出特点在于主张科学研究必须坚持和突出“客观”二字,由之在研究范围与研究对象上往往以可观察、可证实的对象为限;在研究中常常采用客观、实证的途径与方法;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科学主义心理学家都以实证主义作为他们的方法论基础,都追求和坚守经验证实原则,追求科学研究的客观性,重视观察与实验等客观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致力于心理学的科学化,努力将心理学建设成为类似于物理学、化学那样的规范的科学,从而使心理学从传统的哲学思辩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正是靠了对自己或别人的心灵加以客观地观察与实验,心理学才变成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⑩

韦伯、费希纳等人将物理学的实验及数学方法引入了心理学,从而为科学心理学的诞生打下了基础。冯特对传统心理学以哲学思辩来研究问题很不以为然,他说:“为什么心理学不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呢?它为什么顽固地坚持要在开始对就去做那些充其量也得等到将来才能完成的事情呢?大量的心理现象本身如此地与其他现象截然不同,从而很有可能对它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⑪冯特力主心理学应成为一门实验的科学。铁钦纳认为物理科学与心理科学的方法在实质上是相同的,他指出:“科学的方法可以被总结为一个词‘观察’,科学的惟一工作方式就是观察那些成为科学对象的现象。”^⑫在他看来,心理学的观察便是“内省”,而心理学也和其他科学一样,为了获得清楚的经验 and 准确的报告,必须求助于实验。华生更是坦诚地表白:心理学纯粹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客观实

验的分支。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面,他坚持研究可观察的人与动物的外显行为,这为廓清窒息心理学研究的安乐椅上的思辩之风送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方面,他坚决主张以严格的客观方法取代令人莫衷一是的主观内省法。在他眼中,惟有客观的研究方法方能解决心理学的问题,将混乱的心理学转向正规,使之与自然科学拥有共同的语言;他认为心理学的任务是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而这种预控是通过客观的 S—R 公式实现的;华生本人还应用各种客观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的各种动作反应与行为习惯的形成和发展。形形色色的新行为主义者,尽管在诸多方面对华生的行为主义进行了修补和改进,然而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上,坚持客观主义的态度是行为主义历来的传统,这也成为行为主义发展至今仍保留下来的最显著的特点。这些新行为主义者设法将行为主义改良为科学心理学,他们采取了一种既发展客观实验,又发展客观心理学理论的做法。新行为主义者以客观、科学自诩,他们受操作主义的影响,认为意识与行为的客观表现是同义词,因此,心理学家的任务是研究行为的客观表现,而无需在行为的客观表现之外去研究意识或思维。

现代认知心理学虽然在研究对象上与行为主义背道而驰,然而在坚持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客观性方面却是一脉相承的。现代认知心理学在继承了行为主义各种客观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验方法的基础上,试图通过计算机模拟法来透视人类心理的奥秘。现代认知心理学家总是尽可能地把对行为的观察置于受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依靠实验室去类比真实世界。

我们认为,对人的心理与行为按照客观的范式进行研究,得出一定的规律性的结论或知识是可取的,但一味坚持“以方法为中心”,而排斥其他可资利用的主观研究范式,就不足为训了。心理学

研究中客观论的盛行,一方面缩小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心理学研究中“价值中立”的倾向,同时还是造成心理学支离破碎、无法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的“罪魁祸首”。对此,处于非主流地位的精神分析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后现代心理学家们都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对科学主义心理学将客观实证方法奉为至尊、视为惟一的作法深恶痛绝,认为这无异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目前,不少从事实证研究的心理学工作者也对严格的客观论立场提出了质疑,主张应倾听来自不同阵营的心理学工作者的呼声。

4. 决定论——能动性的罢黜

所谓决定论是一种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客观规律和因果关系的理论和学说,凡承认因果关系的客观普遍性,承认客观必然性的,就是决定论。它允许由原因推知结果,而且强调可以从结果反推出原因。原子论一般都支持唯物论、决定论和还原论,笛卡尔把世界想像成一架听从可知的决定论规律和数学规律支配的机器,而斯宾诺莎则认为人的心理活动与身体动作一样,都受决定论支配。法国百科全书学派的大多数启蒙思想家都坚持当时被奉为最高的唯物主义决定论原理和理性主义原则,将近代科学的精神、原则、方法具体运用到分析各种各样的社会和心理现象上。自然科学中的机械论自然观和哲学中的实证主义都信守决定论的观念。心理学的研究与其他科学研究一样,其目的是要解释、描述、预测和控制心理活动和心理特性,以寻求心理活动的规律,即心理过程、行为的因果关系。

心理学中的决定论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先前某种原因和几种原因导致的结果,人的心理和行为是可以根据先前的条件、经

历来预测与控制的。在科学主义心理学家看来,“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一般最常用的有观察、解释、推论、假设、检验等等,但是所有这些方法都要依赖于一种基本理论,即决定论的因果关系论。决定论关注的是一个接着一个必然发生的事件系列,或者是相互影响将会产生一个必然结果的许多事件构成的联结”^③。

就心理学而言,有两种决定论思想尤为重要,一种是遗传决定论,包括高尔顿等人的遗传决定论和精神分析的本能决定论。高尔顿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是日后心理发展与个别差异的决定性因素,而弗洛伊德“从极端决定论的观点出发,把人的本能看做是潜意识活动的根源,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驱动力量”^④;另一种则是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机械决定论,其中尤以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最为著名。华生曾明确声明行为主义是严格的环境决定论,在他看来,刺激与反应的关系是遵循因果律的。“所以,有机体的一切活动都是被决定的而非自由的。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环境与经验的直接结果。有机体的一切选择都决定于这一因果链。”^⑤他坚信,如果知道一个人过去的事情,就能够预测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改变他的环境,就能控制他的行为。

华生将人看成一架被动地对外界刺激作出行为反应的机器,极力贬低和否认人的心理活动的作用,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出了著名的环境决定论与教育万能论的思想。他那极富诱惑力的关于可以随意将婴儿塑造成不同类型的人的口号,既给他带来了荣耀,又授人以批判的把柄。斯金纳则紧步其后,也极力反对将行为的改变归因于任何内在因素的作用。他认为人没有自发的行为能力,他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华生的环境决定论思想,指出人们周围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倾向,人不是自身命运的主人,不管承认与否,人总是要受别人的驱使,最终成为环境的奴仆,

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与尊严。在斯金纳眼中,人始终处于被动受控的地位,他们的行为总要受操作条件作用的制约,就像雕塑师手中的一块泥巴而已。

现代认知心理学家虽然将行为主义所丢弃的人的内在心理过程,重新界定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但他们试图用信息加工术语和利用计算机工作的原理来解释、推论和说明人的心理过程。现代认知心理学具有明显的决定论倾向,把人看成计算机,是以机械决定论为其哲学基础的,只不过是一种新形式的机械决定论而已。现代认知心理学还受生物决定论的影响,这表现为:“它虽然承认人脑的机能,但却就此止步,限于模拟人脑的活动原则,而忽视了人脑的特殊实质和人的心理活动的社会实践性。”^⑧现代认知心理学与行为主义的主旨一样,都力求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而不探求解释人的意识。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确存在一些客观规律和因果联系,在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而且能够根据一定的条件和前因来预测和控制人的心理和行为。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的探索,及其将这些规律应用于现实生活之中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人毕竟不同于动物或者机器,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的。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反应有其目的性和计划性,并且在活动中还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人的内部心理过程及内在经验会调节和影响人的行为,具有理性认知能力的个体能合理而主动地面对和应付环境的刺激及他人施加的影响。我们说环境与他人对个体的行为和心理有影响,主要是指它们给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规定了条件与范围,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个体并非机械地接受环境与他人的摆布,而能通过个体的“自我”,积极主动地发挥其反作用。以往那种

只强调必然性而否定偶然性的机械决定论,理应受到扬弃,“我们不仅要承认社会环境对人的重要影响和制约,承认社会环境塑造人,同时也要强调人可以改造环境,个人选择什么生活道路、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自我选择也起着极重要的作用,个人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任。”^⑦人不是也不该是环境的奴隶和他人的傀儡,人应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5. 量化研究——标有刻度的木偶

科学主义心理学诞生以前,人们主要是从质的方面,直观地、抽象地、定性地把握和规定人的心理的特征,从现象上描述心理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问其联系的可能性及其基础。17世纪以后的探索者,如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等则站在新的历史时代的基点上,利用新的事实材料,运用从新兴的自然科学中移植改造过来的方法论模式,否定先前的方法论模式,从量的方面去规定和把握心理的本质,并开始探讨心身相互联系的可能性、过程和基础。^⑧

随着数学和力学一跃而站在各门科学的前列,它们便成为其他科学追求的样板和典范。数学为科学家对自然的观察提供了想像力的背景,笛卡尔就曾声称:数学是通往其他科学的大门。在他看来,数学的命题及其体系最严谨、最精炼而又最清楚,因此只有用数学的描述才是真实的。他片面地认为,只要从正确无误的公理出发,用类似数学的方法进行论证,就可以把自然界的显著特征都演绎出来。后来由于伽利略、牛顿等人的努力,包括相对论、量子力学在宏观和微观领域实施数学化,物理学几乎成了数学。在哲学界,实证主义也极力强调科学的精确性或量化的目标。千方百计地梦想跨进自然科学门坎的心理学,自然而然地将精确性和定量化

研究作为自己所追求的楷模,试图把人的心理和行为归结为某种可以用机械系统的组织原理解释的、可以用数学度量和处理的量的特性。

赫尔姆霍茨关于神经冲动传导速率的测定;天文学中关于人差方程式的研究;韦伯的心理学上第一个定量法则——韦伯律的提出;特别是费希纳把物理学的数量化测量方法引入心理学的研究之中,这些都为科学心理学的诞生做好了铺垫。冯特虽然对赫尔巴特所主张的通过数学的处理,心理学至少会达到和那些早已完全用数学来处理的自然科学同样稳固可靠的程度的观点持有异议,但他也认为:“数学心理学第一次把心理生活当作一个整体,并且把一切个别的心理表现当作是一个统一的根本实体的特殊表现样式。这样它就从基本上为一门系统的科学铺平了道路。”^③艾宾浩斯运用实验方法和无意义音节,测定了记忆与遗忘之间的数学关系,提出了著名的遗忘曲线。“在法国,比纳和西蒙运用测验方法,编制了第一个智力量表;在英国,生物统计学和统计技术深刻地影响了心理学,使得一个完整的定量研究新部门——元素分析学——开始形成。”^④

自冯特以后,构造主义、行为主义、现代认知心理学都十分注重客观实验与量化研究。铁钦纳别出心裁地把视觉元素分析为38850个,足见其对定量化和精确性的重视。赫尔以操作主义为样板,用大量的实验材料建立起一个以某些公式和定义进行逻辑推理的庞大而令人望而生畏的假设——演绎行为主义体系。斯金纳主张用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心理学,他设计了精巧的实验,以计算出操作与强化之间由于各种变化而发生的种种数量关系。当前在西方心理学界占支配地位的现代认知心理学,也倾向于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拟来探讨心理学问题。由于运用当代先进

的运算工具,其研究的定量性和精确性达到了心理学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④

心理学中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冲突,既有其哲学背景和方法论前提,又涉及到如何看待心理学这门学科的性质与研究对象。偏重定量研究与数量化的科学主义心理学,强调人的心理的自然现象的特征;偏重直接经验与质的考察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则强调人的心理的社会现象的特征。以现象学为方法论基础的格式塔心理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强烈反对对人的心理与行为进行量的分析与研究,抵制一味模仿和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主张对人的心理与行为进行朴素而如实的描述,注重质的、定性的研究。近年来,新兴起的后现代心理学,则呼吁跨越心理学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人为的对立,融合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以期心理学更真切地揭示人类心理与行为的机制及其规律创造条件,这一观点代表了许多心理学工作者的共同心愿。

我们认为,人的心理现象的量的规定性与质的规定性是统一的,所以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也应该协同起来。在涉及到人的情绪体验、感情体悟、思维定向、主观决断、价值偏好、行动自主性等问题时,是无法用表征自然现象的标准尺度加以衡量的。科学主义心理学盲目崇尚数学、物理学模式,将数量化等同于科学,而未能看到科学的数量化、符号化蕴含了科学的世界图景与生活世界相互分离的可能性。在科学主义心理学家看来,人或者被试成了标有刻度的木偶,这既不能全面地反映人的心理的本质,也在无形中缩小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事实上,把精确性作为衡量真理的一个标准是没有什么道理的,精确性只适应于可以数量化的对象,也就是说,只适应于宇宙间某些特定的事物。一项十分精确的真理,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⑤著名认知心理学家布鲁纳的看法足以引起我

们的思考：“我们所取得的那些卑微的成就，全都是在某种特别的方式下，抽离活生生的事实的；就是把行为从它的日常发生的背景中抽离出来。不管那背景对行为有多大的影响。实验的情况控制得越紧密，行为从背景中抽离得越严格，所得的结果就越是精确，也越是微不足道。”^④他认为自然科学所惯常采用的量化的研究方法看来仍未能适用于心理学，更可能根本不会适用。科学主义心理学时至今日，仍然无法阐释和解决深层次的文化、艺术、社会和跨文化的心理问题，甚至通过数据和统计结果所得的关于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的规律的结论，也无法顺利而合理地应用于活生生的人身上，这不能不说是与其初衷背道而驰的。

注释：

- ① Richards, A. C. Metapsychology: Revisiting the Past, Confronting the Present, Serving the Future, New Ideas in Psychol, 1997, Vol. 15, No. 1, p. 19.
- ② 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大学出版社，1935年版，第10页。
- ③ 章益 辑译：《新行为主义学习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第295页。
- ④⑬ 乐国安：《论现代认知心理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第21、20页。
- ⑤⑨ 张述祖审校：《西方心理学家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第14页。
- ⑥⑩ 华生：《行为主义》，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4页。第19—20页。
- ⑦⑭ 葛鲁嘉：《心理文化论要》，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57、59页。
- ⑧ 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97，第469页。
- ⑪ 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第13页。
- ⑫ 高新民：《人自身的宇宙之谜》，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第337页。
- ⑬ 维里科夫斯基：《现代认知心理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第226页。
- ⑭ 杨国荣：《现代化过程的科学向度与人文向度》，《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 ⑮ 转引自杨清：《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流派》，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第116页。

- ※ 详见车文博主编:《西方心理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待出版。
- ①⑦ 华生:《华生氏行为主义》,商务印书馆,1935,第427—428页。
- ①⑨ 黎黑:《心理学史——心理学思想的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46页。
- ②⑩ 转引自车文博:《意识与无意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第187页。
- ②⑪ 华生:《行为主义观点的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25,第8页。
- ②⑫ 司马贺:《人类的认知——思维的信息加工理论》,科学出版社,1986,第5页。
- ②⑬ 荆其诚:《现代心理学发展趋势》,人民出版社,1990,第232页。
- ②⑭ 杨国荣:《现代化过程的科学向度与人文向度》,《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 ②⑮ 张述祖等审校:《西方心理学家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第52页。
- ②⑯ 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9页。
- ②⑰ 哈勒:《新实证主义》,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59页。
- ②⑱ 叶浩生:《西方心理学发展中的若干倾向之我见》,《心理学报》,1998年第4期。
- ②⑲ 方俊明:《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和面临的问题》,《心理科学》,1998年,第6期。
- ③⑩ 丹皮尔:《科学史》,李珣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403页。
- ③⑪ 同⑦,第3页。
- ③⑫ 转引自杨清:《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流派》,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第113页。
- ③⑬ 李维主编:《心理学百科全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第38页。
- ③⑭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主义论评》,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第164页。
- ③⑮ 张厚粲:《行为主义心理学》,台湾东华书局,1997,第53页。
- ③⑯ 乐国安:《论现代认知心理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第103页。
- ③⑰ 王元明:《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48页。
- ③⑱ 高新民:《人自身的宇宙之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第105页。
- ③⑲ 同⑦,第11—12页。
- ④⑩ 墨非:《近代心理历史导引》,商务印书馆,1982,第291页。
- ④⑪ 陶宏斌、郭永玉:《实证主义方法论与现代西方心理学》,《心理学报》,1997年

第3期。

④② 加塞尔：《什么是哲学》，商务印书馆，1996，第41页。

④③ 哈里斯：《科学与人》，商务印书馆，1996，第45页。

四、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 孕育与生成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一种新的心理学思想在西方心理学界逐渐兴起和传播开来,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这就是以对现代心理学,尤其是以实验主义、实证主义和个体主义为旨归的科学主义心理学,予以反叛和消解为特征的后现代心理学思想。这一当代心理学研究的新趋势和新视野,是由持相近观点的心理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汇集而成的心理学研究的另一条趋向。它既是后现代文化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又反过来成为后现代文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缘起于在心理学界处非主流地位的人文科学定向的心理学思想的润泽,又是在科学主义心理学研究范式陷入重重困境时应运而生的思潮。因此,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萌生既有其内在根据,又有其外在原因。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渐入与冲击可谓外因,而科学主义心理学的衰落及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发展便是内因。后现代心理学思想代表了心理学研究从行为观察、认知探索、自我肯定、精神分析向美学、社会学、文学和伦理学领域的延伸和浸透。

(一) 社会文化背景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萌生有着信息社会或曰后工业社会的现

实依据,换句话说,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是深深地植根于后现代社会及其文化范围之中的,是对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一种积极的回应。它既是对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反叛,也是现代心理学研究范式的进步发展,更是进入信息社会后,在新技术革命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反映与产物。

法国《世界报》于1981年向其晨报读者郑重宣告“有一个幽灵——后现代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出没作祟”,一个以知识或信息爆炸为基本特征的后现代社会便幽灵般地徘徊在了学人和大众的眼里和心中。信息社会的权力话语所导致的权力转换对当今世界产生了弥散性的影响;那些曾经被视为永恒自明的理论遭到了质疑;新的文化精神借信息传播媒介开启了一个重生成性和差异性的文化视野。^①

知识或信息爆炸瓦解了旧有的分类概念和原则,导致了旧的知识体系的崩溃。知识的迅速增加,信息的迅速膨胀对西方旧有的世界观产生了革命性的冲击。“知识是千变万化的”,“知识是无法控制的”观念已深入到人们的思想中。这一巨变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精神分裂症成为二十世纪西方的主要病症。这一世界正以一种无比紧张的心情,怀着一种充满了既神秘难解又高压难受的感情,面对精神分裂的现象。精神分裂不仅仅是一种医学上的病症,而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文化病症。^②

从本质上讲,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一种新的“文化经验”,一种批判性的“解构策略”,“后现代主义”一词,就是表征文化领域中的这种后现代性运动及其现象,以区别于现代性的运动及其现象。“六七十年代以来,高科技的应用、传播媒介的爆炸、政治形式的变换、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新的时空经验的感受以及社会主体性的突出等等,导致了一种新的文化经验的

产生。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的本质就在于,它把社会看作是由无限多的生成意义的文化载体所构成的。”^③虽然后现代主义如日中天的辉煌已成明日黄花,但这一思潮并未彻底退却,它对人类理智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将会继续发生其潜在的正负方向的效应。后现代思想对当今西方思想界对现代思想所倚重的观念(理性、历史、人)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对后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持批评态度并予以真切的关注;它还具有文化和政治批判意义,“后现代指的是当今社会文化批判在可能性和限制性、对抗主体、动员方式、话语争夺等方面出现的新情况和新要求。”^④

对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产生及其特点的剖视与刻画,国外不少学者都曾有过精妙的关涉,限于篇幅,我们择要论析。闻名世界的社会思想家、未来学家托夫勒曾先后出版过《力量的转移》、《第三次浪潮》、《未来的冲击》、《未来的战争》等名著。这些著作提醒人们,伴随着小家庭的崩溃、全球性的能源危机、迷信的蔓延和肆虐、有线电视的流行、灵活上班制的粉墨登场、新的养老金和带工资休假合同的兴起,现代工业文明已经穷途末路,一种新的文明——后工业文明正在闪亮登场。伴随着力量的转移、第三次浪潮的汹涌而至和未来的冲击,陈旧的当今思想方法、老一套公式定律、过时的教条和观念已经千疮百孔,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了。他声称:新的文明带来了新的家庭方式,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爱情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新的经济和政治冲突,尤其是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意识。他断言:在第三思潮的全面冲击下,我们的家庭四分五裂,我们的经济摇摆不定,我们的政治制度陷于瘫痪,我们的价值观念正在垮掉。“第三次浪潮波涛汹涌而来,潮头所至,事物无不正在起变化。”^⑤他认识到,第三次浪潮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心理、文化以及哲学问题,也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信念、性欲癖好、教育方

式、饮食习惯、宗教观点、种族态度、音乐爱好、时新风尚、家庭模式等越来越多样化了。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曾出版过《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与《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两部力作。他从文化角度来看待后现代主义,视后现代主义为必然发生的后现代文化。他认为“前工业社会”的“意图”是同“自然界的竞争”;“工业社会”的“意图”是同“经过加工的自然界竞争”;“后工业社会”的“意图”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这种社会里,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同机械技术并驾齐驱。从时间观点看,前工业社会具有面向过去的倾向;工业社会专注于现在,强调根据趋势作出推测与估计;后工业社会具有面向未来的倾向,强调预测。他指出了采用“后工业”一词的两条理由:其一在于强调这些变迁的间质性和过渡性;其二在于着重知识技术这个主要的中轴原理。^⑥他宣称: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他还总结了后工业社会的某些新的方面:理论知识的首要性;新知识技术的产生;知识阶级的扩展;从商品变为服务;工作性质的改变;妇女的作用;科学的蜕变;工作地点成为政治单位;能者统治;信息经济学。^⑦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姊妹篇《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努力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的内部结构脱节与断裂问题,并进而追查了后现代文化的冲突机制和危机根源。他认为在文化领域起支配作用的轴心原则既不是经济领域的“经济利益”,也不是政治领域的“平等权利”,而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独创性”、“自由化”和“反制度化”精神。^⑧在这里,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和价值的客观

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他指出后现代主义潮流以解放、色情、冲动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名义,猛烈打击着“正常”行为的价值观和动机模式,为这场攻坚战提供了心理学武器。^⑨

杰姆逊将后现代主义视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认为正是这种文化逻辑导致了当代社会和文化的转向。他是几位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家中,少数几个将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一种广泛的文化逻辑,并将之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相联系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当代社会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组织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断裂,表明现在已进入一种后现代状态,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正建基于近百年来现代主义运动之上;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决裂性”也正是源自现代主义文化和运动的消退及破产。杰姆逊声称,资本主义的每一发展阶段都对应着一种文化风格。他说:“在西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分别反映了一种新的心理结构,标志着人的性质的一次改变,或者说革命。”^⑩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文化具有不可还原的异质性和多元性。他指出,进入后现代之后,高等文化(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或普及文化)之间旧有的划分、界限或对峙被消除了。“后现代主义所表现的恰恰是这种对立面的衰落,即阳春白雪文化和下里巴人文化形式的新异文合并。”^⑪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在表达形式上是艰深晦涩的,在性欲描写上是夸张渲染的,在心理刻画上是肮脏鄙俗的,在发泄对社会、对政治的不满态度上是明目张胆、单刀直入的。杰姆逊说道:“周遭环顾,尽是电视剧集的情态,《读者文摘》的景物,面商品广告、汽车旅馆、子夜影院,还有好莱坞的B级影片,再加上每家机场书店都必备的平装本惊险刺激、风流浪漫、名人传奇、离奇凶杀以及科幻诡怪的所谓‘副文学’产品,联手构成了后现代社会的文化世界。”^⑫

美国学者斯蒂文·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出版过影响颇大的《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一书,他们认为,发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迁和文化变迁表明,与先前社会的决裂确实已经发生了。在当代高科技媒体社会中,新近出现的变化和转型过程正在产生一个新的后现代社会。在他们看来,后现代话语甚至已经渗透到了大众文化当中了,时下涌现出了许多讨论各种不同主题的文章:后现代总统制、后现代爱情、后现代管理、后现代神学、后现代心灵、后现代电视节目等等。他们承认,“广大的社会和文化领域内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需要去重建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同时这些变化每每也为‘后现代’一词在理论、艺术、社会及政治领域的运用提供了正当性。”^⑬他们指出,媒体、电脑及新技术的爆炸、资本主义的重新调整、政治的激烈变动、新的文化形式以及新的时空经验等,让人们感觉到了文化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对于那些习惯于既有社会方式和思维模式的人来说,社会与文化的剧烈变化不啻是一场强烈的危机。曾一度稳固的社会秩序和思维模式的瓦解,常常会引发广泛的社会不协调感、破碎感、混乱和无序感。由此引发的反应常常表现为绝望的、悲观的、惊慌而且夸张的话语,并拼命地去找寻解决眼前危机的办法。”^⑭

正如国外后现代理论家所揭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甚至也不仅是社会文化思潮,它是一种新的方法论、世界观、宇宙观和人生观。这一广泛的社会文化运动,涉及到了政治、道德、哲学、文学艺术、心理学、教育等领域,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伴随着后现代文化对西方传统精神文明和价值追求的冲击、消解和颠覆,新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新的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新的文化经验和生存方式,新的生活体验和行为规

范,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慢慢地跃出了地平线。伴随着神圣追求的消解、崇高感的沦丧、媚俗文化与艺术的盛行,西方文化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中:道德迷失、生命失重、前途渺茫。处于后现代氛围与境遇中,人们时刻感受到空虚、无聊、绝望、悲观、癫狂、分裂、孤独、冲动、模糊、不确定、无中心、散漫、苍白无力、缺乏信任感。人们刻意追求当下、局部、边缘、迷狂、求死的所谓极乐享受与体验,没有了责任感、崇高感、道德良知和精神追求(正如卫慧和棉棉等人的另类或异类小说所描写的那样)。“后现代景观,在扔掉了套在人身上的神圣光环后,当代人好像重归自然本能,复兴动物本能:文化的全面商业化、世俗化,追求功利,玩世不恭,性解放,物质生活的富庶掩盖着心灵的空虚。后现代主义文化心态,是新世纪开始前的世纪末心态,一种令人焦躁不安的心态。”^⑤心理学作为人学,作为研究人的精神现象的学问,作为探讨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机制的学科门类,要想贴近生活、深入大众、直面人生、服务社会,就不能无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及人的心态的变化。这要求心理学切入后现代氛围与文化中,探究与揭示处于后现代境遇中的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特点、规律和本质,以真切关注的态度,为提高人们心理生活的质量而出谋划策。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萌生便是这一要求的促成品和必然结果。

(二)科学背景

机械论自然观和实证主义作为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曾经为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前提、样板和目标,也为其提供了五大基本原则和立场及五大研究法则。但是

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机械论自然观和实证主义,相继在 20 世纪遭到了挑战和反动,基础的动摇和削弱昭示着科学主义心理学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之中。

1. 现代科学视野的转向

当机械论自然观在 19 世纪的科学研究中高歌猛进之际,也为自身日后的式微与衰落播下了种子。可以说机械论自然观正是在它取得辉煌成就的地方为自己挖掘了坟墓。19 世纪中叶的三大发现: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从根本上撼动了机械论自然观在自然科学界的统治地位,为有机论自然观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偏振现象的发现与诠释动摇了机械论在光学研究中不可侵犯的霸权;而以法拉第和麦克斯韦为代表的“场”的观念与图景的提出,又对机械论在电磁领域的权威性予以致命的一击,这也成了机械论自然观面临危机的真正标志。到 19 世纪下半叶以马赫、普恩凯莱、迪昂为最杰出代表的少数思想最敏锐的科学家,开始了对机械论自然观的全面批判,这样就拉开了一场激动人心的科学大革命的序幕,大规模地向牛顿的机械还原论科学纲领开战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在经典物理的框架内,以电磁场理论为基础,对经典物理加以重新改造而形成的洛伦兹理论,是科学革命的第一个信号。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同时兴起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则从根本上瓦解了机械论自然观的根基,引发了机械论世界图景的全线崩溃。由之,机械论自然观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以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创立为标志的物理学革命,不仅诱发和促进了整个自然科学的改观,导致了人

类宇宙观、世界观的重大改变,而且还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空前进步,并使现代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彻底改变了人类对时间、空间的看法,“与牛顿物理学有关的绝对空间、时间与现实性已被相对论所推翻驳倒。”^{①⑥}同时它还大大地变革了质量、能量观念,人们信以为真的一致性、次序和协调的梦幻也随之破灭。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不仅修改了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而且成为宇宙学这门现代科学的指导原则,并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微观世界的看法。“相对论发现了质量可变性与质量能量联系公式,打破了质量不变性与质量能量无关的旧观念,揭示了质量对于运动的依赖性与质量能量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进一步肯定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物质与运动之间的不可分性,也影响着传统的物质观和运动观。”^{①⑦}

量子力学作为关于微观世界运动规律的科学,从根本上改造了物理学的基础。它所包含的基本观念:作用量子、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互补性、物理量不可对易性、非决定性等等,都与牛顿的经典物理观念大相径庭。量子理论向人们显示出:“世界不能最终分解为一些独立存在的相互孤立的组成部分。相互分离的部分的概念,只是一种带有近似确定性的理想化模型而已。它们之间的联系也不能用机械观意义上的由部分的性质与行为来决定整体的性质与行为的模式所把握。”^{①⑧}如果说经典物理学是以确定和决定性来回答问题的话,那么量子理论则用可能性和数据统计来作出回答。海森伯格于1927年提出了不确定性或测不准原理,在他看来,人们再也不能像经典物理学那样对原子过程作直观的描述,严格确定它们的因果关系了。对原子物理过程的客观描述,受到了测不准关系的限制,严格的决定论预言不能作出,所能预言的只能是几率。他指出:“在数学公式中所能确定的,不再是客观的事件,而是

某些行将出现的几率。因而受自然定律支配的,不再是实际所发生的事件,而是发生这一事件的可能性——或者‘潜力’。”^{①9}同年玻尔提出了互补原理,指出:两种相互排斥的描述方式,并不是逻辑上的矛盾,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被观察到的现象。他认为由于实验条件的不同,互相排斥的现象不是矛盾的图景,而是互补图景。这一原理旨在说明:只有互斥知识的汇总,方能穷尽客体的全部知识。他还指出,在观测过程中,被观测的客体是无法独立于观测过程之外的,也不能离开观测手段的作用。首先使用“量子力学”一词的玻恩坚信绝对的必然性、绝对的严格性和最终的真理都是虚构的东西,在任何科学研究中都是不能接受的。他断言在物理学原理方面有了质的改变:因果律改成了统计律;决定论改成了非决定论。他认为随着量子力学的流行,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分界线已经模糊不清了,在观测过程中,被观察、测量的客体与测量、计算的主体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

量子理论告诉人们“我们观察什么取决于我们如何进行观察。观察的现象取决于观察即观察者。因此,量子理论对最深刻的科学信仰——客观世界是独立于我们的观察的——提出了质疑。看来不仅仅是我们对自然的运动视而不见。我们模糊的感知也不是客观和独立的,而是由观察者来决定主观世界。”^{②0}量子力学所引起的概念革新,全面地冲击了经典力学的基本假定与基本特征:简单性、不变性、机械论、普适性、决定论、可逆性、直观反映、经验归纳、人与自然的分离等。这些旧观念或者被打破、或者被动摇与怀疑。^{②1}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也指出:“随着玻尔提出‘互补性’概念和海森伯格阐述‘测不准原理’,对发现和思想本身的兴趣仍继续存在,除此之外,历史上很少有什么事情可以同这场革命相比,它持续不断地表明,当理性与想像力

在它们达到顶峰的时候相互结合,可以做出什么奇迹来。这种结果是大大超出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的老套的。”^②

20世纪40—50年代,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后期间,出现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科学技术与理论,这就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与一般系统论等。这些科学技术与理论的面世表明了各门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学科逐渐分化又相互渗透、彼此交叉的趋势。加上耗散结构论、协同学和突变论这新三论在60、70年代的相继问世,则从整体上导致了机械决定论、机械因果律和机械还原论的衰落,由此也带来了规律观的变革。现代自然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还为我们引入了客体的主体性、或然性等内涵;强调了思维的创造作用;弘扬了统一性和整体性的精神。现代科学的发展给人们的思维带来了许多新的特点:第一,在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中,主导理论由经典力学转向了系统科学,主导方式由机械还原转变为系统分析;第二,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逻辑本质由严格决定性的转变为概率统计性的;第三,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向度由一维的转变多元互补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的复杂、多样,为我们提供了一副用多种互补色彩绘制的认识图景。^③毋庸置疑,在现代科学研究中,由于各种科学的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特别是由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横向学科”的兴起与发展,在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层面上变革了人们的思维方式。随机性、非线性、或然性、模糊性、离散性等观念进入了科学研究的视野,现代科学逐渐迈入了随机理论、模糊逻辑、离散数学、灰色理论和协同理论的新时代。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峙与分裂已渐趋弥合,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为人文科学研究提供了动力与楷模,而自然科学也开始关注价值判断与直觉体验,形成了包括多种科学在内的统一的大科学系统。

作为一门中间科学的心理学,横向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譬如,一些心理学家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来研究思维的结构和过程,即把思维结构看成是一个整体动态的开放系统,而把思维过程看成是一个消息的流通和自我调控的过程,这就使我们摆脱了传统心理学研究的元素论和还原论,为研究人的高级心理现象提供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事实上,现代心理学正是利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计算机科学,才促进了信息加工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的。^②

2. 后现代科学精神的导引

处于后现代境况中的后现代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充分地认识到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人类的幸福生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无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使人类掌握了足以毁灭地球上一切生命的能力。随着相对论、量子理论和新三论的提出与发展,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机械决定论之自然观受到了冲击,一种引人注目的后现代科学渐具雏形。

现代主义相信自然科学的绝对解释权,相信理论与社会的自我设计可以还原为作用功能与交往媒介,并且对内在世界持乌托邦式的希望;后现代对科学主义、功能主义及乌托邦主义进行了批判。在后现代中,科学丧失了它构造世界图像的作用。科学的范式,如作为总体理论的普遍机械论或进化论,在自然科学的普遍性要求本身那里就已成为问题。机械本体论已被量子理论相对化了。现代曾经从一种统一的科学方法出发,这就是对所有科学都有效的因果分析方法。这种范式,由于对因果性原则的批判,由于科学理论中因果律让位于或然性原则,而遭到怀疑。而今,后现代科学的

出发点是确认方法论的多元性和解释、理解方法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自然科学中用各种规律来解释事物的客观化倾向正为人文学中理解精神表现的各种准则所补充。^{②5}

后现代大师利奥塔德在对科学知识 with 叙事知识进行了区分之后,指出这个世界除了作为可证实性、可证伪性、系统明晰性和循环解释这些科学标准所支配的知识之外,似乎没有给人的哲学留有地盘。他在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明确声明:知识通过一些规则获得有效性,而后现代科学知识的显著特点是关于这些规则的话语具有明确的自我内在性。他说:“后现代科学将自身的发展变为一种关于不连续性、不可精确性、突变和悖论的理论。它改变了知识一词的意义,它讲述了这一改变是怎样发生的”。^{②6}

以格里芬等人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更是力主用后现代科学取代近现代科学。英国学者伯姆在《后现代科学与后现代世界》一文中,倡导以“完整的整体”论物理学代替机械论物理学,他认为机械论物理学有三个要点:第一,世界可以尽可能地还原为一组基本要素;第二,这些要素在空间上和性质上都是彼此外在而独立的;第三,要素之间仅发生外在的机械相互作用。在他看来以牺牲生命的普遍意义和价值为代价的现代科学,以及以其为根基的世界观理应遭到摒弃。他指出:“后现代物理学,广而言之,后现代科学,不应将物质与意识割裂开来,因而也不应将事实、意义及价值割裂开来。因此,科学与一种内在的道德观密不可分,而真理和美德由于是科学的一部分,也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的现状之所以如此危急,部分是由于这种割裂造成的。”^{②7}格里芬对二元论、唯物论这两种现代范式具体归结为6点:客观论、现象论、移动论、机械决定论、还原论和感觉论。他认为现代世界观的基本假设是,世界

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空洞的实在”，全然不存在内在的实在、感知或经验、主观性、目的或目标以及一切的内在的生成。因此，格里芬提出了后现代范式，用来表述后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与取向。在他看来，后现代科学背离了与现代科学密切相关的机械论和还原论的世界观。植根于科学本身实质性的进展，格里芬所倡导的后现代科学的特征可概括为：整体论和有机论。后现代有机论坚持认为，原初的个体都是有机体，都具有哪怕是些许的目的因，一切事物都是主体，它们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而后现代整体论所讲的整体是“完整的整体”或“流动的整体”，在整体运动中，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部分被展开成整体。如果说现代物理学是通过最基本的部分来还原地理解整体的话，那么后现代物理学则从整体出发来考察部分。美国学者福尔柯在《追求后现代》一文中也对机械主义和还原主义的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所造成的灵魂与身体、精神与肉体、理智与情感、客观与主观、思想与情感等等级二元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很容易造成片断化、割裂化的局面，他说：“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试图用更具整体性、更少等级特性的概念来重新发明现实”。^②

格里芬等人的后现代有机整体论世界观，强调世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统一性，将会克服机械论世界观的片断性思维，并将导致一个有序、和谐的和更富创造力的现实。这种世界观能促使人们重新考察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更多地注重这些关系中相互联系的和谐的性质，还可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科学研究与道德价值的内在联系。后现代科学力图克服现代科学的种种弊端，以达澄明之境。我们认为，后现代科学对人类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深切关怀和无限焦虑是有其意义的。就实际情况而言，后现代科学对传统的机械论、决定论、还原论、客观论、原子论等的扬弃，

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启发和导引了不少从事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开拓者们,他们对现代心理学的批判与攻击,很多地方都直接取材于后现代科学的观点与思维方式。

(三) 哲学背景

实证主义的衰微和科学哲学态度的转变及后现代哲学理念的助势是导致科学主义心理学方法论危机和后现代心理学思想萌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1. 科学哲学观念的更新

进入 20 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取代了前两代实证主义,在科学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到了 40 年代,逻辑实证主义面对新一代科学哲学家的挑战,本身也走投无路,进了一条死胡同。新一代科学哲学家相信,成功的科学模式并不像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仅有一种理性的模式。事实上,科学的模式是多维的,有时甚至是混乱的、受社会文化条件制约的。他们认为一切知识都依赖于观察者,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主观的色彩。科学哲学观念的更新,动摇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哲学基础,其危机的到来就成了在所难免、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西方科学哲学中,逻辑实证主义(即 40 年代改称的逻辑经验主义)是一个起点,由此出发有许多条线,第一条线是逻辑经验主义的自身演变的线索。第二条线联系着否证论,主要代表人物有波普尔、拉卡托斯和沃金斯,这条线的方向与逻辑实证主义背道而

驰。实证主义尤其是证实原则受到猛烈攻击。第三条线联系着历史学派,也可以说由逻辑主义转向了科学历史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图尔明、库恩、费耶阿本德、劳丹等人,他们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更根本、更全面、也更激烈,指向的问题也更深层。第四条线联系着科学实在论,主要代表人物有本格、普特南和夏皮尔,由于它的实在论基础和科学性要求,科学实在论在思想观点上局部地有倾向于逻辑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的特征。^②因为后三条线索涉及的代表人物较多,我们仅选择几家有代表性的观点略加释介。

波普尔等人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客观主义原则、归纳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以及还原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波普尔指出科学知识并非始自经验,而是开始于问题;理论先于并指导经验观察,因为科学观察具有目的性和选择性,人们总是以一种预想的理论去观察事物,一切观察与实验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他坚持认为科学知识或理论不能用经验“证实”,而只能用经验“证伪”,他提出了一个以证伪为方法的科学标准。据此标准,凡能为经验事实检查其真伪的理论便是科学的理论,反之,凡不能为经验事实检查其真伪的理论,就是非科学的理论。波普尔打破了“科学”意味着真理、真理即经验事实归纳的结果等迷信。他反对科学进步是知识逐步积累的过程,而主张科学进步就是不断否定、不断批判和不断革命。波普尔的理论先于并决定观察的观点和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的观察和事实渗透着理论的思想,表明了由经验获得的知识不可能完全是“客观”的,观察本身也不是客观的和中性的,一个人的觉知必定依赖于其信念、价值观、以往的知识 and 经验,由经验所获得的知识也必然会受到主体已有的概念和理论的影响。

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

构》中,提出了其享誉科学界的科学范式论。在他看来,范式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设、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范式决定着科学家共同体对科学活动目的的确立,也决定着对如何达到活动目标的研究策略的确立。他认为范式具有坚韧性,不能为经验证实或证伪,它又具有相对性,不同的范式之间具有不可比拟性和不可通约性。在科学的发展观上,他既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逐步积累”观,又反对波普尔的“不断推翻的增长”观,认为科学发展实际上是一个进化与革命、积累与飞跃、连续与中断的不断交替的过程。他还指出,科学家在具体的理论选择过程中,不仅取决于理论的精确性、自治性、广泛性、简明性和成效性等几条客观标准,还与科学家个人的个性、信仰以及其他社会因素有关。因此,他的观点是:每一个人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进行选择,都取决于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混合。库恩关于科学发展的一般方法论的提出,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其中不少西方心理学家也就其范式论能否成功地重建心理科学的发展史、范式革命是否能有效地说明心理科学的革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费耶阿本德作为当代科学哲学的最大异端,属于历史学派。他反对科学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倡导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理论多元论和方法多元论。他和库恩、劳丹等人被划归到后现代主义阵营之中。费耶阿本德以反对一切科学方法论为突破口,认为任何方法论规则都会束缚科学家的创造性和科学的发展。他指出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经验事实不依赖于理论而独立存在的观点为“自主性原则”,是根本无法成立的;他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关于“逻辑一致性”和“可通约性”的方法论规则,认为理论之间的一致性 & 理论与观察事实之间的一致性是不存在的;他所主张的惟一科学方法论规则是:不要任何假定;他喊出的“怎么都行”、

“反对方法”的口号成了尽人皆知的命题。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多元方法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观点,的确成为了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所主张的科学研究的实践随时间、地点和条件而变化,因而适合科学研究实践的方法也随之变化,没有适合于一切时间、地点和条件而一成不变的永远有效的科学方法、科学理性的观点也成为后现代思想家的理论共识。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在对科学主义心理学进行抨击时,所强调的方法多元、视角多维、立场多重、理论共生的论点,毫无疑问受到了费耶阿本德思想的影响,对此,后现代心理学工作者们也“供认不讳”。

普特南对证实主义和心理学的行为主义持批评态度,认为它们要把关于人的感觉或情绪等不可公开观察的现象的陈述,还原为有关身体行为这样可公开观察的现象的陈述是不可取的。他指出:“按照我的观点,证实主义和行为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引错了方向的教条。”^⑩他在1982年出版的《理性、真理与历史》中又提到:“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攻势,即拒绝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那个攻势,之所以是深刻的,恰恰是因为它拒绝为合理性的唯标准观点辩护的每一个企图,是因为它拒绝认为只有可根据标准加以证实的才是可合理地证实的这样一个论题。”^⑪普特南对以实证主义或唯物主义形式出现的极端科学主义的立场深感不满,他认为科学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将科学视为惟一或最有价值的东西,对此,普特南曾无情地指出:“科学的成功把哲学家们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合理性。”^⑫这里所说的哲学家们,便是指科学主义的信奉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的判然二分颇不以为然,他论证道:“每一事实都含有价值,而我们的每一价值又都含有某些事

实。”^③其论据概要说来是,事实(或真理)和合理性是相互依赖的概念。事实也就是可合理地相信的东西,或更确切地说,事实(或真陈述)的概念,是对能合理相信的陈述的概念加以理想化的结果。

逻辑经验主义、否定论、科学历史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的不断更迭,表明了科学主义的价值取向的不断“弱化”和动摇,也历史地证明了仅仅在科学主义的框架内抱残守缺、画地为牢,除了阻滞科学哲学的前行之外,绝无任何益处。“所以,某些固步自封、闭域锁界的科学主义的僵化教条,便日益作为一种被意识到了的锁链而自觉不自觉地被松解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汲取和融合某些人文主义的有效研究方法和价值观念,弱化科学主义的规范理性,形成一个开放的科学价值系统,便成为可供选择的一条合法途径。”^④

随着否定论、科学历史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的粉墨登场、势力壮大和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尖锐批判与反动,实证主义在科学哲学领域一统天下的格局便土崩瓦解了。在自然科学内部,伴随着相对论、量子理论的深入人心,传统的机械论自然观的种种局限与弊端也逐渐暴露无遗。科学主义心理学所赖以安身立命的自然科学与哲学两大支柱遭到了重创和蛀蚀,它所虚幻的以严格的客观实证的研究方法为惟一合理的方法和接受实证方法检验的理论构建为惟一合法可靠的知识形式的美妙图景也随之成了泡影。“随着心理科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了,单是实证的方法或实验的方法,并不就能够确定心理学的科学性质。也就是说,凭着由实证方法获取的事实积累,并不就能够筑成心理科学的大厦。”^⑤目前处于心理学非主流地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理论心理学家和后现代心理学工作者都从不同的层面上对科学主义心理学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无情的批判,这为心理科学在研究对象、探求方法、学科定位、实际应用和理论构建诸方面实施视角转向和范式转

换是大有裨益的,也体现了时代的精神。

2. 后现代哲学理念的助势

后现代哲学理念对心理学后现代转向的影响是直接而显明的,这不仅表现在一些从事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学者谙熟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主旨与轨迹,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后现代的观点和视界分析现代心理学的境况及人类心理与行为的机制上,而且也闪烁于一些后现代大师如福柯、利奥塔德、哈贝马斯、拉康、库恩、劳丹、科斯洛夫斯基等人深厚的心理学素养及对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直接与间接的操作和构画之中。

“后现代”作为众说纷纭、观点杂陈的词汇,融汇了论者个性昭然、论点纷呈、领域迥异、用义飘忽、立场芜乱的百家学说,不可能也不存在一种众口一致、连贯同一的后现代哲学或思想,有的只是不同的哲人或学者对后现代状况的不同向度与层面的关注与思索。也正是由于后现代哲人们从不同的领域与视界出发对社会文化、人类境遇、科技发展、未来走向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关注与关怀,才为现代社会及各门学科的后现代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前行空间与回旋余地。

在得占后现代风气之先的法兰西,巴尔特对本质主义的唾弃,对多样性、离心力、非连续性的偏爱,对职业文学批评所充斥的心理学幼稚病和心理学决定论倾向的厌恶,对精神分析运动的垂青,打开了“零度写作”的大门;福柯对人道主义、科学理性的批判,“主体死亡”、“人的终结”等口号的发出,对知识与权力关联的剖析,对性、癫狂、知识系谱学等的分析与考证,宣告了现代性危机的降临;利奥塔德对后现代知识状况的透析,对实证主义观念的攻击,对堂

皇叙事的蔑视及对后现代科学的向往,将批判的利刃直指现代主义的“合法性”;拉康对精神分析潜意识观点的重新解释,对主体性的关注,对弗洛伊德本能论的继承与发展,对精神分析治疗观的修正与弘扬,明昭了后精神分析时代的到来;德里达高擎解构的法器,向普适的真理、普遍规律、超验的意义和绝对的精神开战,其解构、分延、撒播、增补、踪迹等全新概念的提出,向早已僵化、封闭的哲学肌体注入了颇具开放性、灵活性和勃勃生机的新鲜血液;布尔迪厄对社会科学中二元对立与两分法的超越,对社会科学研究受实证主义模式的束缚而过度专业化的倾向及研究对象日益精确、窄小、分割之状况的拒斥,反映了后现代哲人对社会科学盲目效仿自然科学发展模式的疑惑与焦虑;利科尔对精神分析的考察,对结构主义的扬弃,对解释、主观性以及行为本质的关注,使解释学焕发出新的活力。

在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对工具理性的质疑,对单面人的刻画,对爱欲与文明关系的诠释早已深入人心;阿尔多诺以“否定的辩证法”为武器,以“非同一性”为依据,对传统的理性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现代性的忠诚卫士哈贝马斯,在与利奥塔德、德里达等人的论战中无意间开启了后现代观念入侵的大门,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的论评,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关注,试图创立理解语言和交流标准的努力等,无疑成了后现代思潮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伽达默尔以一种德国哲人传统的严谨学风和理性主义的立场从事其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建构,他对真理与方法的探索及其解释——接受理论的转向,至今仍在学界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在美国,丹尼尔·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特征及内涵的揭示,有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梳理,成了流传至今的时髦话题;杰姆逊视后现代主义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他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

主义的区别特征概括为：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性丧失和距离感模糊等几个方面，这几乎成为后现代思想研究者人人必须援引的命题；罗蒂对传统镜式哲学的反叛，对表象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否弃，对新实用主义精神的提倡及其后哲学文化体系的构建，在学术界更是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哈桑有关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与关系的分析，关于后现代主义解构趋势与重构趋势的研究，关于后现代批评多元论的倡导，成了从事后现代主义研究不可忽略的一家之言；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出版，使之成为科学哲学界一个人人皆知的名人，其对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和格式塔心理学的透彻把握，自然也获得了心理学工作者的好感，用其观点分析心理学革命的论著更是不在少处；劳丹的科学进步理论和科学研究传统理论的提出，其关于科学革命的实质的分析，以及运用新工具主义的科学观对心理学中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学派的研究，在心理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富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哲学的奇才——费耶阿本德，喊出了“怎样都行”和“告别理性”的著名口号，向科学沙文主义宣战，其对普遍的标准、规则和观念的批判，对传统的、一元的、惟我独尊的方法论原则的拒弃和对多元主义方法论的标举，对科学实在论的纯“客观性”概念的抨击，为多元、多维、多视角地研究人与世界铺平了道路；范·弗拉森作为后起之秀，其反科学实在论、建构经验论的流传，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否定，都对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毫无疑问，后现代哲学理念和理论主张对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对此，心理学圈内外的人士也直言不讳。美国学者罗斯诺认识到后现代文化思潮在人类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影响比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影响要大

得多,就后两者而言,后现代的发展要缓慢一些,但她指出:“即使在心理学和经济学领域里,后现代主义也正在获得某些重大的成果,这些成果将在往后几年的出版中得到反映。”^⑥罗斯诺的言外之意很明确:心理科学虽然面对后现代思潮的冲击,由于诸多原因而反应略显迟缓,但毕竟并没有将自己置身于这一思潮之外,并有着较大的潜质在后现代境况中大显身手。英国学者皮克林认为心理学并未置身于后现代境况之外,这一境况的标志在于学科之间和文化之间的解体、多元、传统的融合和界限的超越。心理学的注意力从个体的认知结构转向了文化的过程,文化的过程出现于个体之间,并创造了每一个体的认知结构。在他看来,心理学转向对心理生活的背景性考察,特别相应于后现代的境况,心理学的后现代境况促进了多种传统的融合和多种观点的并存,而不是一统理论的天下^⑦。丹麦学者苛费尔在通过对后现代思潮与心理学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之后指出:借助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帮助,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可以从个体的内心转向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心理学家的工作责任由自然科学的元叙事转向应用的共同体,由对内在心理机制的认知机械论或者自我实现论研究转向对实践活动所产生影响的评定。一直致力于心理学后现代转向的格根不无诙谐地说道:“遭遇后现代猛兽,惊慌失措地疾退到并不牢固的城垛上是于事无补的,相反,心理学家应努力积蓄能量、联合各方力量,惟此方可促进一种更加创新的、生产性的、有益于人类发展的心理学的产生”。^⑧

(四)心理学背景

面对当今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心理科学及其职业定向理

应也已经发生了相应的转向。在 70 年代,精神分析与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及带有批判倾向的心理学工作者,还是比较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及行为的影响的,可是到了 80 年代,心理学似乎从文化的和社会的论争舞台上全身而退了。生活于现时代的人们及社会各界对心理学的热切期待及浓厚兴趣,随着心理学越来越无力应对和诠释人们心理与行为的机制和规律而日渐淡漠。在艺术和人文科学中,后现代话语逐步流行,并且,近来在人类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这种趋势表现得也极为强劲。有可能在 21 世纪成为带头学科的心理学的心理学,尽管对有关后现代文化与思想的讨论比较稀少且反应相对滞后,但毕竟亦有不少学者试图借用后现代科学、哲学与文学评论的视界,来从事学术研究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一些执著于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探险者们,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理论观点、特征及其对心理学后现代转向的影响,都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倾听一下他们的声音或许更有说服力。

拉泽(Lather, P.)在《后现代主义与人文科学》一文中着重分析了库恩、利奥塔德、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罗蒂等思想大师的学术观点对人文科学的影响。指出在这些后现代思想家的努力与呼吁下,实证主义所主张的价值中立的原则立场已经土崩瓦解了。真理、客体、理性成了“权力的结果”(福柯语),主、客对峙消解了,价值在科学研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实证主义激进、武断的观点逐渐由人文科学的解释的价值——探求(value-searching)观念所替代。中立、客观、可观察的事实、透明的描写、解释者与被解释对象之间的明显分离等诸如此类的建立在实证主义立场上的观念都成了质疑的问题。^⑨邵特也撰文指出,近年来出现了一场由现代科学转向后现代科学的运动,由之发生的众多变化可归结为探

索立场与调查研究活动的特征的转变:探索立场由分离的、理论——检验的旁观者转向感兴趣的、解释的过程——检验的、积极参与的观察者;调查研究由单向模式转为双向互动模式。他认为这些转变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研究课题,并导致了在心理学研究中一种非认知的、非系统的、修辞学的、批判的社会建构方法的产生。^⑩邵特的文章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第一是用后现代主义者的视角对现代科学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第二为后现代科学关于心理生活的研究纲领的特性定下了大致的轮廓。米查尔(Michael, M.)也著文谈到,尽管从表面上看,在心理学研究中后现代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可以很容易地区分开来,但是当人们一旦采纳了后现代的姿态,不管是作为文本的读者还是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者,都可以有效地利用多重阅读、阐释的方法(其中包括得到一定修正的现代的视角),如果通过对后现代文本及其研究对象与立场的解释,或者如果在后现代视野里能够僭越后现代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的显明对峙,那么,或许会更有利于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⑪洛维尔(Lovlie, L.)在《后现代主义与主体性》一文中提出,许多后现代思想家倾力于将主体从理智和自主性的“王座”上拉下来,而以书写(德里达)、权力(福柯)或者叙事(利奥塔德)取而代之。当然,伴随着“老”主体的死亡,一种全新的但较少野心的主体便会降生。^⑫

苛费尔为了向深入地了解心理学的现状提供一种参照系,而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主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整理。^⑬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不能视为一种成体系的理论或者一种综合性哲学,而是形形色色的关于当前社会的判断与阐释,是一种对众多相互联系的现象的描绘。在他看来,后现代性的主题包括:第一,弱化对客观世界的信奉及不轻信关于合理性的元叙事。通过使思维的综合体系

非合法化,普遍的客观现实便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伴随着关于元叙事、普适性体系的消解与倒塌,通过语言的运用、交流、交往所确认的活动的合理性的文本相对主义的观点获得了认同。第二,后现代思想关注异质的语言游戏、非通约性、不稳定性、破碎性和冲突,语言 and 知识并不复制现实,相反,它们构成现实。每一种语言都以其特定的方式来建构现实的特定的方面。第三,后现代思想拓展了合理性的疆界(expansion of rationality),这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暂时终结,而且是对理智的认知和科学领域及关于生活的伦理学和美学领域的超越。第四,后现代思想超越了康德将现代文化分割为科学、道德与艺术的做法,重新恢复了伦理学与美学的地位。并且实证主义将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也不再被视为合理的了,科学成了一项价值负荷、价值构成的事业。第五,后现代思想关注表面(surface),对显露出来而非观察到的东西有着精细的敏感,符号与所指的关系被打破了,幻想与现实的分离也消失了。第六,后现代的态度包括对怀疑本身的怀疑,对显露出来的东西的差异和细微差别的展现。它关注事物的现状,而不太理会其过去与将来的境况。第七,后现代的主题主要是由福柯和利奥塔德等人所强调和突出的:权力与知识的内在关系,现代人喜欢引用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今天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了——力量(权力)就是知识。科学家不再执著于发现真理,而力图拥有与扩大权力。苛费尔总结指出:后现代思想强调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人的立身之本(the rootedness of man),它关注局部文本(local context)的相互联系性,关注现实之语言的和社会的建构以及作为关系网络中的自我。格根在诸多论著中对后现代文化思潮及其对心理学后现代转向可能有的意义进行过阐述。早在1985年他就提出,要想精确地查明哲学视野的转向对心理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困难的,

也无法断言这种影响所产生的效果是否是单向度的。^④后来,格根又主张用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来超越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研究范式。^⑤他在1988年所作的《走向后现代心理学》的学术报告中又声称:“许多人可能最初会觉得后现代主义是一条荒凉的没有前途的道路,然而,事实上从我的观点看,它有可能会使心理学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黯然失色(eclipse)。”^⑥在1994发表的《探索后现代》一文中。他认为有一些心理学家面对后现代“猛兽”的恐吓而沮丧地后撤,是大可不必的事情。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运动已经“磨快了牙齿”,变得日趋强壮、日渐普及并且还在继续扩大地盘。尽管这对心理学而言是一种威胁抑或危险,但同时也为心理学的观念更新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和契机。^⑦在该文中,格根先援引奎因、库恩、劳丹、德里达、费耶阿本德等人的观点对科学主义心理学中盛行的表象主义展开了攻击,后又借助罗蒂、福柯、哈贝马斯、利奥塔德等思想大师的视角,试图用社会建构论的框架来建筑心理学的体系,并努力在后现代的境况中展望心理学的发展前景。

德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沃尔夫冈·维尔什在《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一书中,对“后现代”这一概念的起源和发展,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论析。他认为“在科学上对于非决定性过程、开放的、自我组织与转换的结构以及对混沌状态突变与断裂现象的研究、在哲学上对严格的理性主义和科学决定论的否定、从单一的知识形态向多元的、相互平行、相互竞争的知识形态的过渡等等”^⑧,都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后现代的到来。他将后现代的主要特征归纳为:第一,后现代是一个人们用以看待世界的观念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其标志是机械论世界观已陷入了不可克服的危机;第二,后现代是一个告别了整体性、统一性的时代。新的范畴

如开放性、多元性、无把握性、可能性、不可预见性等,已进入后现代的语言;第三,后现代是一个彻底的多元化已成为普遍的基本观念的历史时期;第四,后现代的基本经验,是完全不同的知识形态、生活设计、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第五,后现代反对任何统一化的企图,后现代思维积极维护事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如果我们将维尔什的上述观点与致力于心理学后现代转向的学者们的观点相比较,便不难发现其中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

美国心理学家卡舍曼(Cushman, P.)认为现代心理学自开始就在以历史发展的目光展望其学术研究与实际应用方面陷入了困境。与以个人主义的视野来研究人的心理的方式相悖,他主张在分析人的心理与行为时要关注各方面的条件,比如说文化、政治、历史、经济等因素。卡舍曼指出:惟有如此,心理学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时代中心理学所应处的位置。^④另外,还有学者对在后现代氛围中像自我概念这样重要的心理学命题可能出现的消解与重建进行了探讨;^⑤有的女心理学家用女性所特有的视界研究女权运动对女性心理研究可能带来的影响;^⑥有人则将研究的视角放置到了心理学的临床应用与职业训练在后现代可能发生的转变上。^{⑦⑧}

我们应该承认,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孕育与生成并非一些人的心血来潮或趋时应景之作,它有其历史背景、产生条件和生成契机。近10多年来,后现代心理学思想作为一种新的心理学取向或研究范式已在心理学界悄悄地生成并慢慢地传播开来。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产生既有影响心理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也有心理学发展的内部原因。面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和现代社会所造成的人类心灵的空虚、无根、焦虑、困惑、压抑等问题,寄望于以人的精神现象与行为研究为对象的心理学,为了给处于后现代境遇中的人们提供有力的指导和帮助,摆脱现行的心理学知识无力解

决人们的现实生活问题和满足公众对心理学的期待之尴尬局面,适应社会的要求导致了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萌生与流传。“从心理学发展本身的情况看,以实验心理学为主体的科学心理学,在解决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艺术等问题方面,一直显得力不从心。训练有素的学院型的专业心理学家是坚持科学的理性主义和研究的客观性。自觉不自觉地回避目前尚无法用客观的方法来验证的心理学问题。但是,这种回避总是无济于事的。正是这些学科发展中目前尚难以克服的弱点导致了 70 年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传播和近 10 年来后现代心理学的兴起。”^⑤心理学自身的矛盾运动和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为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坚实的基础。

注释:

- ①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 1 页。
- ② 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第 18—19 页。
- ③ 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哲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 页。
- ④ 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 166 页。
- ⑤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新华出版社,1996,第 8 页。
- ⑥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新华出版社,1997,前言第 6 页。
- ⑦ 同⑥第 12—15 页。
- ⑧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商务印书馆,1989,第 11 页。
- ⑨ 同⑧第 99 页。
- ⑩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 157 页。
- ⑪ 詹明信(亦译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第 371 页。
- ⑫ 同⑪第 424 页。
- ⑬ 斯蒂文·贝斯特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

编译出版社,1999,第41页。

⑭ 同⑬前言第8页。

⑮ 尚杰:《德里达》,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第315页。

⑯ 琼斯:《普通人的物理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第26页。

⑰ 顾毓忠:《现代物理学概念革新与哲学精神》,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第50页。

⑱ 黄顺基等:《科学技术哲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320页。

⑲ 转引自孙显元主编:《现代国外自然科学哲学思想》,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第114页。

⑳ 同⑯,第134页。

㉑ 同⑰,第4页。

㉒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第205页。

㉓ 黄顺基等:《科学的哲学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第80—84页。

㉔ 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台湾东华书局,1996,第641页。

㉕ 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41—49页。

㉖ 利奥塔德:《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三联书店,1997,第125页。

㉗ 格里芬主编:《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83—84页。

㉘ 格里芬主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26页。

㉙ 舒炜光等主编:《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1987,第8—11页。

㉚ 转引自㉙,第317页。

㉛ 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119页。

㉜ 同㉛,第119页。

㉝ 同㉛,第212页。

㉞ 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知识出版社,1995,第87页。

㉟ 葛鲁嘉:《心理文化论要》,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7—8页。

㊱ 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第3页。

㊲ 转见葛鲁嘉:《心理文化论要》,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序二,第3—4页。

㊳⑴ Gergen, K. J. Exploring the Postmodern: Perils or Potential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4, Vol. 49, No. 5, p. 414, pp. 412—414.

㊴ Lather, P.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 Deconstructionist View. *The Hu-*

- man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 (1): pp. 64—84.
- ④① Shotter, J. "Getting in Touch"; The Metamethodology of a Postmodern Science of Mental Life. The Human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 (1): pp. 7—22.
- ④② Michael, M. Postmodern Subject: Toward a Transgressive Social Psychology. In: Kvale, S. (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1992, pp. 74—87.
- ④③ Lovlie, L. Postmodern and Subjectivity. The Human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 (1): pp. 105—119.
- ④④ Kvale, S. Postmodern Psychology: A Contradictio in Adjecto? The Human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 No. 1, pp. 35—54.
- ④⑤ Gergen, K. J.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Phoenix of Unreality, In: Koch, S. & Leary, D. E. (Ed). A Century of Psychology as Sci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pp. 428—457.
- ④⑥ Gergen, K. J. 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vement in Moder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5, Vol. 40 (3): pp. 266—275.
- ④⑦ Gergen, K. J. Toward a Postmodern Psychology. The Human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 (1): pp. 23—34.
- ④⑧ 利奥塔德等著:《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46页。
- ④⑨ Cushman, P. Why the Self Is Emp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0, Vol. 45 (5): pp. 599—611.
- ④⑩ Young, N. Postmodern Self-Psychology Mirrored in Science and the Art. The Human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 (1): pp. 85—94.
- ④⑪ Gergen, M. From Mod Masculinity to Post-Mod Macho: A Feminist Replay. The Human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 (1): pp. 95—104.
- ④⑫ Hoshmand, L. T. & Polkinghorne, D. E. Redefining the Science-Practice Relationship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2, Vol. 47 (1): pp. 55—66.
- ④⑬ Rice, C. E. Scenarios: The Scientist-Practitioner Split and the Future of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7, Vol. 52 (11): pp. 1176—1180.

-
- ⑤ 方俊明：《评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思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 年第 1 期。

五、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方法论与研究取向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是在对现代心理学,尤其是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反动、抨击、扬弃和超越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坚持心理学的人文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家,特别是热衷于理论探索和倡导心理学后现代转向的心理工作者,都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原则立场和研究法则深感不满,他们透过后现代视野,从五个方面对科学主义心理学所信奉的原则立场进行了批驳与扬弃;又用整体论、建构论等观念摆脱和超越了科学主义心理学自身难以僭妄的路障,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方法论和研究取向。

(一)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方法论

伴随着自然科学机械论自然观的衰微和科学哲学观念的更新及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科学主义心理学从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哲学那里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的五大科学研究法则:原子论、还原论、客观论、决定论和定量分析,日益凸现出其片面、绝对、简单和不合时宜的一面。一些从事理论研究和致力于心理学后现代转向的心理工作者借助于当代自然科学和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全新

观念,力图超越和弥补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理论误区,扫清阻碍心理学向前发展的路障。他们以整体论、建构论、去客观化、内成论、或然论和质化研究来取代科学主义心理学所操守的五大研究法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心理学研究多元化、系统化的局面,消解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研究之片面化、绝对化的局限。

1. 整体论对原子论

在心理学的发展史上,主观原子论和客观原子论都时常遭到攻击。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狄尔泰反对各种原子论心理学,倡导以整体观的视角来研究各种心理现象。在他看来,作为认识论基础的心理学,不是立足于心理生命的某些元素,而是立足于心理生命之整体。他认为心理生命是一个统一体:“心理生命不是其组成部分的汇集”,它不是若干元素构成的,“它本来是而且始终是综合的统一体。”^①现象学的创设者胡塞尔对狄尔泰的整体观及其对心理学自然科学研究模式的非难深表赞同。现象学注重整体分析的方法,高举整体主义的大旗,“整体主义探讨的是整体的人、人的整体人格、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整体性,反对将其分割或分析为一些碎片。整体分析排斥元素分析式的研究,强调有机的整体和整体的结构。”^②

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极力反对冯特和铁钦纳等人的元素分析,主张在经验的前后关系(context)中研究意识的内容。詹姆士对意识的整体性的强调及杜威将反射弧和心理活动看成是一个连续整体的观点便是例证。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至深的格式塔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更是义无反顾地以整体主义反对原子论立场。格式塔心理学家以反对冯特和铁钦纳的元素分析起家,后来又

反对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公式,强调经验与行为的整体性,主张以整体的动力结构观来研究心理现象,认为整体先于、且不等于并大于部分之和。他们视冯特等人的心理学是“砖块与灰泥的心理学”,意即用联想过程的灰泥把心理元素之砖块粘和起来。他们指出冯特等人的原子论将意识人为地分析为支离破碎的元素,并无视价值在意识中的作用等,是过于机械绝对和难以自圆其说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先驱戈尔德斯坦采用整体观,坚决反对原子论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精神之父马斯洛提出以整体分析和经验描述来取代元素分析和实验说明;罗杰斯也竭力主张对人的心理事件或直接经验进行现象学描述和整体研究;罗洛·梅则强调对主观意识经验的整体体验与描述,主张存在分析的心理学。上述所有的这些主张和努力,都为削弱在心理学研究中流行的原子论的负面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以来,从生物学(机体系统理论)、心理学(格式塔概念)和哲学领域(怀特海的机体论理论)兴起了一股有机主义的思潮。到了50年代,这一思潮受到了其他领域学者们的关注与赞许,一般系统论由之产生。作为“整体”的一般科学的一般系统论,着重研究系统的诸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强调系统的动态性、有序性和目的性。系统科学方法论推崇整体论,认为惟有通过各部分的相互联系与作用,才能完整地把握和认识客体,尤其是复杂性客体。这一观点使传统的方法论发生了质的飞跃,使科学得以重新界定,科学思想有了新的转变。系统论的观念引起了很多心理学家的关注,他们或将人的心理与行为看成有机的整体,或看成动态的系统,扭转了原子论心理学对人的心理现象加以肢解的局面。

鉴于现代西方社会及其世界观最终导致了人们精神的肢解和

分裂,以格里芬等人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尝试着用后现代整体有机论来代替现代机械论世界观。后现代有机论坚持认为,原初的个体都是有机体,都具有哪怕是些许的目的因,一切事物都是主体,它们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而后现代整体论所讲的整体是“完整的整体”或“流动的整体”,在整体运动中,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部分被展开成为整体。如果说现代物理学是通过最基本的部分来还原地理解整体的话,那么后现代物理学则从整体出发来考察部分。一些持整体论的后现代心理学工作者坚决反对对人的心理现象进行人为的切割与分解,强调从个人的抚养情境、生活经历、成长历史、教育状况、文化背景及社会环境等诸方面入手,系统而综合地考察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及行为表现。极力敦促心理学后现代转向的心理学家格根,便主张应系统地拷问人的心理及行为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根源。他力主从历史的跨文化比较的视角出发来探讨认知、动机、感知和信息加工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他指出:“传统的、客观的、个人主义的、与历史无关的西方心理学观很有必要用一种建立在社会建构论假设基础上的科学的元理论取而代之,这样一种元理论会将心理学从依仗数据、专注认知的向度转向处于相互联系之中的人与人活动和公众交换上。”^③另一位著名的后现代心理学家苛费尔则发人深省地指出:“前苏联心理学界以维果茨基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学派和以列昂节夫、达威多夫为代表的活动理论与社会建构论(格根所倡导的一种后现代心理学研究视界)是极为相似的。它们强调人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以及心理活动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背景和条件。从另一方而讲,这是对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坚持和弘扬。”^④

2. 建构论对还原论

冯特在创立科学心理学的时候,就曾用生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的心理现象,他相信从生理学的研究可以得到对心理学的了解。铁钦纳将复杂的心理现象简单化,试图用物理、化学过程来解释人的复杂的心理过程,他主张对心灵进行纯描述,而这种描述不过是寻求相互关系,并且把心理还原为无意义的感觉特性。华生主张心理学应以客观、可观察的外显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他看来,不仅心理活动可以为适应客观研究的需要还原为客观的行为,而且行为及其得以产生的环境亦可还原为动作和情境,动作和情境又可还原和分解为反应与刺激,最终它们还可还原为肌肉的收缩和腺体的分泌。新行为主义者接受了逻辑实证主义、物理主义、操作主义的观点,力图将人的意识还原为行为操作,赫尔倾向于将高级心理活动贬低为刺激和反应,并用白鼠的学习类推人类学习;托尔曼自称是“白鼠心理学家”,坚决反对把意识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斯金纳也将人与动物和机器相比拟。现代认知心理学也未能摆脱还原论的立场,它想方设法把人脑与计算机相类比,将人的认知过程看作如同计算机一样的信息加工处理过程,这实际上是一种机械还原论。

科学主义心理学所奉行的还原论立场在心理学研究中并非一统天下,以现象学为方法论基础的格式塔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便反对还原论。现象学的心灵主义的主张以及现象描述的方法,为人文立场的心理学提供了方法论。“心灵主义(mentalism)探索的是人的直观经验或直接体验的原貌,反对将心灵活动还原为生物的、物理的过程。现象描述或经验描述能保持经验的原貌。”^⑤持

这一观点的心理学家提倡在心理水平上研究心理,在行为水平上研究行为,他们认为还原无助于洞悉人性,相反还会扼杀人性,看不到人性的本质和本来面目。格式塔心理学家主张应采取自然而然的直观的方法去研究直接经验(意识),这种经验不带任何前提,既不分析为元素,也不人为地抽象。他们认为心理学首要的任务便是对这些不偏不倚、毫无约束的中立经验进行如实的、朴素的而又丰富的描述。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华生、斯金纳等人将人与动物、机器相比拟,以白鼠、狗、鸽子等动物作为研究的样本,得出结论后便简单地以之为标准类推人类行为的规律,这明显地忽视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无法揭示人所特有的心理活动与行为反应的规律。

发生认识论的创立者皮亚杰对精神分析强调潜意识因素的生物还原论和行为主义的机械还原论都持有异议,坚持以建构论来反对还原论。在他看来,精神过程既不能还原为有机生命,也不能还原为社会生活。当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逐步重视感情与社会领域、个人与社会领域、精神与生物领域的相互作用时,便逐渐靠近建构主义的立场了。就行为主义而言,“人们一旦放弃了还原主义的考虑以便在行为中达到心理现象的特殊性时,人们便走向了建构主义。也就是说,在设法解释新行为是如何形成时,人们在新行为不包含在先前的行为之中或先前的行为预先形成的情况下,终于要引用部分是内生的建构。”^⑥建构是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核心概念,他也宣称其发生认识论“首先是把认知活动看成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建构。”^⑦他认为建构是双重的:一方面认识主体不断地运用内部结构对客体加以建构,此为外化,它会产生关于客体的知识;另一方面主体在运用内部结构建构客体的同时,又总会对自身内部进行建构,此为内化,它会形成新的知识。皮亚杰将人的心理

的发展或认识活动的发展视为外化与内化双向建构有机统一、相互影响的过程。皮亚杰对主、客体相互作用与认识活动中双向建构的强调,是对传统的还原论的有力的反拨。

在自然科学内部,由于相对论与量子理论的提出与完善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整合”学科的相继问世,传统的机械还原论便逐渐失宠了。正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格里芬所指出的那样:在复合的个体,特别是在那些所谓的生命中,自决或目的因就愈加重要。如果研究的重点放在比较复杂和高度进化的动物上,这一点就更加重要;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较高级的存在更多地受到过去活动的影响而不是受较低的存在的影响。基于这种观点,我们便可以理解机械论的还原论的方法何以在某些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却遭到了失败。^⑧美国学者费雷在《走向后现代科学与技术》一文中指出,正在出现的后现代科学,比如生态学,逐步从传统的机械论、还原论的模式中摆脱出来,“它不像现代还原论者那样,假定部分是以某种独立的方式累积成为整体的,而是带有完全不同的目的,即试图去发现整体中各部分是如何相互区分却又彼此影响的,各部分是如何在本质上受到由它们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关系影响的,它们又是如何反过来对整体产生影响的。”^⑨

德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也明确地指出了心理学中机械还原论的立场给人性的异化带来的危害:“在美国心理学中,‘异化’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异化形态,乃至一些非标准的行为。”^⑩格根极力倡导社会建构论,认为社会建构论者关注人们对他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的(包括他们自身)描述、解释或说明。他指出在元理论水平上,社会建构论支持以下假定:(1)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并非归纳或者对一般假设营造或检验的产物;(2)对世界的领悟并不是

机械还原式的为自然的力量所驱使,而是具有密切关系的人与人之间主动地合作进取的结果;(3)一定的领悟方式并不主要地依赖于经验主义的合法性(empirical validity),而是依赖于社会过程(交往、冲突、协商、交谈)的变迁(vicissitudes);(4)协商领会的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与人们所参加的其他许多活动是密切相连的。^①

3. 去客观化对客观论

科学主义心理学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坚持采用客观、实证的研究方法,主张对人的心理与行为进行预测和控制,拥护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判然二分。科学主义心理学推崇科学与研究方法的客观性;其研究对象要么是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动物,要么是机器(人是机器);它所追求的是客观性与一般规律。如果将科学的方法与结论运用于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上,就会将人解释为自然现象,成为没有内在生命的物体,由之抹煞或否定了人的主观性。而后现代学者则强调认识主体的内在概念系统的先在作用;关注认识主体的目的、价值、意义和创造性;反对主客二元对立;认为任何观察和实验都无法超越观察者与实验者的先在的概念系统与已有的知识经验;主张任何观察和实验都不可能是完全中性的、客观的,因为观察者与实验者都成长和生活于特定的文化氛围之中,受到一定的社会、文化、教育、环境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文化成见”、“心理积淀”、主观经验和反省意识,因此,任何观察和实验都不能摆脱作为原因性的主体先在意识的“污染”。^②美国学者范·弗拉森声称,人类通常所谓的自然规律的普遍性、必然性和客观性都是人类主观虚设的,一切规律都具有局部性和有

条件性。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美国哲学家罗蒂则主张放弃对研究对象客观性(objectivity)的追求,而追求协同性(solidarity)。在他看来,追求客观性即追求真理,认为真理具有独立于或外在于人类的客观实在性;而追求协同性,就是追求某社会团体中人们在兴趣、目标、准则等方面的一致性。罗蒂认为真理归根到底只是人的一种信念和价值观,他主张人应当摆脱所谓必然的、绝对的、客观实在的限制,放弃对必然的客观实在的依附与追求。罗蒂“认为人不应该只追求客观性,不应当成为客观性的奴仆,而应当不受客观性的限制、强制,积极地创造真理而不是发现真理,去创造自我而不是发现自我,去创造世界而不是发现世界。”^⑬

格里芬在对心理学中严格的行为主义所采用的客观性方法进行了考察之后提出:行为论者坚持,心理学只有接受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范畴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这一宗旨意味着,对人类的表述只能囿于从外部的客观的观察。“但是我们明白,这种行为论的和严格客观论的解释遗漏了一半的实在。诚然,我们的本来面目部分地就是我们在表面上给予他人的印象。而我们的本来面目的另一部分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是我们通过自身标准认识到的。目前,绝大多数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同意,行为论者的现象客观论方法永远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我们关于人类本性和人类行为的知识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仅从内省而得到的范畴。”^⑭应该承认,格里芬的上述观点是比较公允和值得思考的。另一位美国学者罗斯诺也指出:现代社会科学追求客观性而回避相对主义,而后现代主义者则是反客观主义者,有的甚至投入了相对主义的怀抱。^⑮毫无疑问,费耶阿本德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不少心理学家对科学主义心理学一味坚持心理学研究实证化、客观化的主张深感不满,认为这样

只能窄化心理学的视野,缩小心理学的领域,不利于真切而实际地探索人的心理与行为的规律。科学主义心理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实验主义、个体主义的盛行,导致了对研究方法与技术的过分追求和对理论研究与理论综合的过度轻视,也造成了实验研究与社会现实的极端脱离和价值中立的不断膨胀。^⑩对此,有志于心理学后现代转向的心理学工作者都有清醒的认识,格根在《走向后现代心理学》这篇论文中提到:在西方文化中,人们从未怀疑过理性、记忆、情绪、动机等的存在,这些关于个体内部心理活动的透析构成了人们信以为真的世界的组成部分,心理学家们还在不断地向这一世界添加构成物:紧张、压抑、失调、精神错乱等。并且当人们使用这些语词进行交往时,自然会显露出偏爱一部分人或一些行为模式而轻视其他人或行为模式,比如说理性是崇高的,情绪是非理性的,男人比女人更具理性等。格根声称:“通过使这些话语客观化,社会模型便僵化(ossification)了。面对这种情况,要求心理学家应对存在的现实尝试着去客观化(de-objectify),以揭示这些现实之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探讨它们对社会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而不应在现代主义的框架内,继续坚持对所有的价值问题保持中立。”^⑪

我们认为,不承认客观性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但在心理学研究中一味强调和突出客观性,而排斥人的主体性、主观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对人而言,尤其是对具有一定的知识经验和认知能力的个体而言,如何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此,以主体的意识经验或内在体验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强调采用主观内省、整体分析和现象学方法的心理学研究的主观范式理应受到重视。

4. 或然论对决定论

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新、老三论的日臻成熟和深入人心,传统的机械决定论便显颓败之势,进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机械决定论认为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纯机械性的,“即没有发现任何内在的自因的现象,因而所有原因都源于外部。这含有因果决定论的意味,因为因果决定论认为,事物的现有状态完全是由事物的前面的状态所决定的;同样,这前一状态亦是更前面的状态所决定的,并依此类推。”^⑩科学主义心理学家所奉行的便是这样一种机械决定论。

后现代主义者则认定因果性与预见性都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他们主张,对于时间上优先性的要求,对于由这些概念所假定的独立的外在现实的要求,都是令人怀疑的。”^⑪后现代主义者由于强调不确定性、或然性、内成性、非连续性、非充分决定性、突变和悖论;否认因果关系的客观普遍性,弃绝真理的客观必然性,所以很自然地会排斥机械决定论的立场。格里芬在《后现代精神与社会》一文中,对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进行了颇有见地的抨击,他指出:尽管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斯金纳否认“自由与尊严”,但我们并非单纯地就是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产物。毋庸置疑,我们的确是由我们与这些环境的关系内在地构成的。但是,在任何时刻,我们又都依据自己的愿望、目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些关系当中——简言之,从我们的精神中,创造着我们自己。由于这种自主性因素,个人就不仅由社会决定的,他也可以反过来决定社会。^⑫格根也认识到科学主义心理学由于受到实证主义哲学的指导和影响,所以带有浓重且显明的机械决定论的特征,它对知识的构成和来源持外源的

视角(exogenic perspective),认为知识是自然的一种典当品,是对现实世界的镜式的反映,行为主义(包括新行为主义)坚持(并将继续坚持)外在环境对人的行为和活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有机体成功地适应环境,这意味着其所获知识必须且已经恰当地再现或反映了客观现实。^①在格式塔心理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努力下,内成的视角(endogenic perspective)逐渐在心理学研究中扩展了地盘和影响。在格根看来,外源论与内成论之争实质上就是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之争。他在1985年发表的《社会心理学与非现实的复活》这篇论文中对外源论与内成论分歧的焦点进行了归纳。^②他认为:(1)外源论相信人们能获得关于外部现实的客观知识,而内成论则主张客观性知识是不可能获得的,因为知识并非对事物本来面目的公正无私的反映,而是个体兴趣、信仰和价值偏好的投射。(2)外源论相信,鉴于人们对关于世界的看法能进行正确与否的判定,人们能对正确见解达成共识,故科学能获致普遍性的知识。而内成论则认为,因为人们对经验会按合理、合意的规则做出不同的解释,故而在生成知识时分歧往往多于共识,获取普遍性知识只能是一种奢望。(3)外源论主张因现实独立于观察者之外,所以研究者和观察者应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内成论则主张,因人们对现实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是观察者的创造物,所以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价值中立难以成立。(4)外源论认定经验的世界强烈地左右着感官,并决定着人们的心理状态与活动,所以外界环境的影响是即刻而直接的,认定行为反应和心理活动依赖或决定于先行的环境事件。而内成论则认定个体可自由地对由环境或记忆提供的感觉信息进行建构和解释。与外源论认为人的行为主要由外部环境所驱使相对立,内成论认为决定人的行为反应的是人的内部心理因素。(5)因坚持环境决定论和事实与价值的分离,

外源论倾向于认为伦理道德和价值问题不应含在心理学的视野之中。而从内成论的视点出发,由于强调个体对现实的选择与建构及事实与价值的融合,道德、伦理、价值等论题便成了心理学工作者无法回避的研究内容了。(6)外源论者特别强调测量与控制的方法,他们认为通过这些方法的严格实施,就可以得到关于客观事实的不偏不倚的评估。对内成论者而言,所谓正确的评估本身便大可怀疑,所以一味追求研究方法的客观与精致,并不能真正促进心理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应该看到后现代主义者对传统的机械决定论的批评是有其合理性的。人由于生活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背景之中,因此,承认社会环境对人的心理活动及行为反应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承认社会环境能塑造人和改造人是应该且必需的。但是只强调和突出必然性而忽视或然性,只注重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和作用,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及人对环境的反作用,也肯定会误人歧途。因为人毕竟不是机器或玩偶,也不是外部环境或他人随意驱使和造就的傀儡。人能适应环境、也能改造环境;能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自己的人生坐标与征程。

5. 质化研究对量化分析

科学主义心理学致力于精确实验设计、精良统计方法、积累数据资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然科学取得了共同的语言。但实验控制越精巧、统计方法越精细、数据资料越零碎,所得结果与人的心理活动的本来面貌相去就越远,这不仅表现在此种努力无法阐释和解决深层次的文化、艺术、社会 and 跨文化的心理问题;甚至通过数据和统计结果所得的关于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的结论未必能

顺利而合理地运用于活生生的人身上。

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赫尔曾煞费苦心地构筑了一个庞大的假设——演绎行为主义体系,他孜孜以求研究刺激、反应的联结和其间的中介变量层次,并为此演绎了十几条公设,提出了一百多条定理和附律,但这一令人望而生畏的体系在其去世不久便告土崩瓦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他过于醉心于其深奥莫测的理论术语的数量化而陷入了困境之中。舍米德特(Schmidt, F. L.)曾撰文《数据真正意味着什么?》,他指出:今天很多人对心理学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深感失望,不少人对造成心理学裹足不前的原因进行了探析,其中逻辑实证主义在心理学中的盛行以及行为主义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是大家一致公认的罪魁祸首。然而,他认为大家还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心理学家们所惯用的在对个体进行研究和实验中对所获数据加以分析与说明的方法。舍米德特声称传统的建立在统计显著性检验基础上的数据分析和解释过程,有碍于作为科学的进步根基的潜在的规律性与关系的发现。在他看来,无实际效用的显著性检验成了数据分析的“自留地”,通行的法则是:如果经 t 、 F 或 χ^2 等检验表明有显著性差异,便有一种效应(或关系)。心理学家潜心于数据的统计与结果分析,而对课题的提出及问卷本身是否有意义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如何似乎不太关心,那么这些数据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究竟又能表达什么意思,不免令人生疑。^②英国著名的心理测量专家保罗·凯林在《心理学大曝光——皇帝的新装》中更是尖锐地指出:“学院心理学(即科学主义心理学)不涉及那些非心理学家所认为的人类最重要或最令人感兴趣的东西,这是导致学院心理学在提供理论或实际的价值方面失败的原因。学院心理学只不过是一种结果的收集,它不配称作知识,因为它既没有趣味,也没有价值,除了给其他的心理

学论证作进一步的研究之外,它没有什么用途。”^{②4}他的这本书的主旨是要向人们揭示,强调精确性实验的科学主义心理学所关注的仅仅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与人的实际心理生活无甚关涉的问题。

后现代主义者由于淡化对客观真理的追求,反对客观实证的方法的霸权,自然而然地贬斥量化分析的作用而看重质化研究。后现代大师福柯就指出,人文科学“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运用数学作工具,它们的步骤和一定数量的结果可以形式化。”但他否定这是必要条件:“与数学的关系在其特殊实在性中不可能是人文科学的构成成分。”^{②5}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也认识到尽管量化分析能保证测量的一致性、重复性和可验证性,但过分强调量化分析会导致“社会中非人化的影响。这种社会倾向认为那些带有主观观点的实验没有任何价值,而对于某些客观事物则推崇备至。而量化分析的主导地位也引起了像数学和物理学这样的学科的焦虑和恐慌。”^{②6}

后现代心理学工作者认为,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氛围和生活环境各不相同,只采用量化分析的方式是无法对人的心理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作出恰如其分的理解和阐释的。就人的心理活动而言,总有无法量化的质的规定性存在着,心理学要想不切实际地梦想达到如同数学、物理学那样的定量化水平,只能是一种偏颇的对学科优越感的执意追寻。曾对现代性作出过精深透视的马克斯·韦伯早就认识到:“如果缺乏意义的适当性,那么不论我们处理的是明显的还是主观的过程,不管其统一性程度有多高,其可能性多么精确地由数字所决定的,它仍然是不可理解的统计学上的可能性。”^{②7}在他看来,关于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所有科学都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这些科学都寻求对这些行为的“理解”,并且借助于这种理解对行为作出“解释性”的说明。其言外之意便是对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反应的探析与领悟,不能靠所

谓的客观的量化分析来进行,而应选择质化考证和主观体认的方式。

那些后现代心理学工作者不管是采用现象学、阐释学、释义学还是新实用主义的视野,当他们对人的心理与行为进行研究时,大都倚重质化研究的策略。苛费尔曾明确提到:由于在心理学领域,异质的、不可通约的文本重新恢复了地位,所以正规的实验和统计的研究方法的霸权王位便被瓦解了。人类实践有意识的特性可以通过质化方式(qualitative methods)来透视。这也就意味着各种各样的获取知识的方法与途径得到了认可。在他看来,质化方法还包括对相互影响、语境等的探讨及个案研究。他认为当前质化研究的兴起也反映在科学哲学内语言学的转向上:强调的重点由与自然打交道转向人与人之间的会话;由与现实相联系转向对主体间意义进行协商。在许多方面,由会话而获得的知识与后现代所注重的会话的、叙事的、语言的、本文的和相互作用的知识是相近的。^{②8}格根也谈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可觉察的迹象表明,心理学在发展趋势及特征方面已经出现了潜在的基本的变化。人们越来越热衷于谈论传统的心理学研究对人的内在价值的忽略或遗漏,心理学家们关于可选择的方法论的话题也越来越多,现象学家开创了质化研究的范式;偏重于释义或解释的心理学探讨了建立对话式方法论(dialogic methodology)的可能性。对人类相互依存的诸多形态与结构的关注也日渐增多;生态学家研究了人与环境的诸种观念;人种起源学家关注焦点由脑中的事件转向了人们身陷其中的社会仪式;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es)由心理与语言的关系转向了视语言为社交时相互依赖的系统。^{②9}在格根看来,所有这一切变化和发展都是相互关联的,并且也不仅仅局限于心理学本门。

我们认为科学主义心理学家对量化分析的过分倚重及其缺

憾,不在于他们坚持了科学认识的客观性,而在于他们对人的心理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社会性作了片面的理解和简单化的处理;只注意到了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客观性、自然性的一面,而忽视了其主观性、社会性的一面;只注重对所谓事实与事件的资料的整理与收集,而忽略了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领悟与理解。应该说在心理学研究中,量化分析与客观实验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决不能认为量化分析与实验研究就能替代质化研究和主观内省,也不能认为心理科学研究的定量化过程迄今为止一切正常。“要有效地运用数学方法从事科学的研究就必须对研究对象在质上的特点有一定的理解。没有高水平的质化理论,量化分析就是盲目的数学游戏,即使在自然科学中,量化分析的方法也只是在与良好的质化分析结合在一起时才能显示出作用。对于科学家来说,数学本身并不是目的,但熟悉数学的人时常陶醉于细节问题之中,听任它们淹没主题,甚至存在着一种为定量化而定量化的倾向。”^⑩近来新兴起的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呼吁跨越心理学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人为的对峙,执意追求融合质化研究与量化分析,以期心理学更充分、更恰切地揭示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本质与机制创造条件,这种观点代表了许多心理学工作者的共同心愿。

(二)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取向

后现代文化思潮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或者一种学理形式,对各种现代观念都予以了诘难和反叛,对现代主义所尊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理性主义、表象主义、本质主义、普遍性的预设叙述等,统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与无情的消解。面对后现代文化思

潮的冲击,不少心理学家从各自的专业和立场出发,探讨了后现代话语对心理学的适用性,分析和审视了心理科学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所应采取的姿态和行动。他们一致同意:固守现代实证模式的科学主义心理学,在新形势下必须进行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和及时的转向。因此,科学主义心理学所奉行的基本原则与立场(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笃信客观普适性真理;坚持以方法为中心;尊奉价值中立的立场;固守人为机器的模型)首当其冲地成了他们质疑和抨击的目标。

1. 不以可观察的对象为限

后现代时期的学者清醒地意识到,不管是向内观察以研究心灵还是向外观察以研究行为,实际上都是假定心理学有一个基本的特定的研究领域。由后现代的视角来看,占领这样一个领域绝非易事,并且这一假定充溢着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评定方面的偏见。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积极倡导者格根(Gergen, K. J.)便指出:“现代心理学都认定有一个基本的研究领域可供探讨,然而从后现代的视野看,这样一个研究领域是不存在的。后现代主义对人关于世界的反映是一种镜式反映的现代假定不以为然。因此,如果再认定心理学研究有一个基本独立的研究领域存在,无形中就会将本身无法排除偏见的那些叙事客观化。”^①

行为主义由于坚持心理学研究对象必须以可证实、可观察的对象为限最坚决,所以受到的批评与责难也最为激烈,其中最明显的首数其关于心灵是一种副现象的论断。这一论断认为心灵只是果而非因,“心或经验流不过是大脑的副产品,这种观点赞同二元论的提法,认为心是一种有别于大脑的非物质性实在。”^②我国的

学者也认识到：“行为主义受机械还原论观点的制约，把人的意识或心灵看成是一种副现象，由刺激直接推论反应，由环境直接推论行为，通过动物实验推论人的问题，实际上是假定人与动物无本质的不同。”^③行为主义因此也被冠以“肌跳心理学”、“无头脑心理学”的称谓。美国后现代研究中心主任格里芬指出：“新行为主义者赫尔认为，所谓的目的性行为，将被看作是次要的副现象的存在，衍生于更为基本的客观的主要原则；同样，斯金纳认为，心理学必须效仿物理学和生物学，拒斥个性化的原因，在斯金纳看来，根据‘行为科学’的观点，‘具有主动性、创新性和创造性’的‘自主’的概念即是‘奇异’的概念，人是不自主的，这一假设是将科学的方法运用于人类行为研究的基础。”^④格里芬认为行为主义者的思想是一种世界祛魅的观点的表现。在他的视界中，世界祛魅的观点，最初是在二元论的超自然论的框架内，由笛卡尔、伽利略和牛顿及其同道者们提出的。这种观点意味着，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整个世界，经验都不占有真正重要的地位。因而，宇宙间的目的、价值、理想和可能性都不重要，也没有什么自由、创造性、暂时性或神性。但他认识到，近期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科学史学以及科学本身发展的道路都破坏着现代祛魅思想的基础，一种后现代有机论的观点已经成形。被划归到后现代阵营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及因之带来的人性的物化与异化深表担忧。他认为单面思想、单面行为模式的形成是与科学方法的进展——物理学中的操作主义和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本关联的。并且成为当今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其他领域中的主导趋势。在他看来，“当代分析哲学决意驱除心灵、意识、意志、灵魂、自我这样一些‘荒诞的说法’或形而上学的‘幽灵’，靠的是把这些概念的含义析解为关于特殊的可验证的活动、操作、功

能、意向、倾向技能等等的陈述。结果以奇特的方式表明,这种驱除是行之无力的——形而上学的幽灵在继续游荡。”^⑥美国著名后现代哲学家罗蒂认为,在理性的明晰性要求下,人的心灵被认定为反映现实的镜子,可是人类并非是平面单纯地反映客观现实。他指出:“执著于工具主义或证实主义的教条就是:渴望将一切不可观察的东西还原为可观察的东西,以便避免任何相信某种非实在论的危险。”^⑦在他眼中,自从笛卡尔企图通过明晰的观念来保证世界的可靠性和康德企图通过先天综合真理来保证世界的可靠性以来,本体论一直为认识论所支配。于是认识论被心理学所“自然化”就意味着,一种简单而不严格的物理主义,可能是惟一所需要的那种本体论。^⑧他认为物理主义似乎忽视了人的精神价值,意在将了解事实与获得价值区分开来。“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们相信,不只是知道如何预测和控制人们的行为,而且知道这种行为的局限性,由于人们的每桩言语和行为都如此可加以预测,以至于我们毫不犹豫地将它们‘客观化’了,而精神是如此不为人所熟悉和不可操纵,以至于我们开始不解我们的‘语言’是否‘适合’它了。”^⑨罗蒂指出,走向后现代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尽管这种文化在实证主义者看来是一种颓废或倒退。他所倡导的后哲学文化与传统哲学不同,它放弃了对同一性、确定性的追求,而追求差异性和不确定性,成了一种“无镜的哲学”。法国著名思想家布尔迪厄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人们总是试图模仿那些先进的科学学科,在那些先进的科学学科中,你有很精确、很窄小的研究对象。得到实证主义模式赞扬的正是这种过度的专业化,得到拒斥所有普遍雄心的怀疑论赞扬的,也正是这种过度的专业化,那些雄心往往被理解为是困扰所有知识的哲学雄心的一种残余。”^⑩

从事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探索的学者们对科学主义心理学过于

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提出了反击,认为由于其他一些后现代思想更为流行的学科,比如人类学、文学评论、传媒研究、社会学等提供了关于当今人类生活境遇的许多新的更富启示性和挑战性的见解,所以,心理学完全可以借鉴这些学科视野和成果,以更开放的眼界和胸襟,投身到对处于后现代时期的人们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之中,以获取更符合时代精神的具有实际价值的知识。格根便强调指出:在现代主义时代,心理学家充当的是镜子磨光工的角色,他们所从事的“本职”工作就是手持拭净的镜子去反映世界,获得所谓客观的知识。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样一种角色未免太过软弱和消极了,后现代要求心理学家投身于喧闹的文化生活中去,成为文化建构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科学主义心理学由于坚持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而不可避免地将本属心理学领域的很多内容给舍弃了。所以,他们主张心理学研究不能画地为牢、顾此失彼,而应扩大视野、直面人生,通过多种途径,启用多元思维和方法来揭示人类丰富的心理世界。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尝试着从历史和跨文化比较的视界入手来探讨认知、动机、情绪、感知和信息加工等诸如此类的心理学问题,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2. 淡化普适性真理的追求

后现代时期的学者明确地感受到无法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找到所谓“普适性”真理的存在。后现代思想建议每一位研究者在从事各自的研究时,都应考虑这项研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及环境因素:选择这一课题的根据何在?它所涵盖的范围多大?它要证实和支持什么?又要阻止和反对什么?对后现代的学者而言,对自己及自己所处的文化境况是否具有强烈的反省意识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和前提。格根曾指出：后现代时期的学者认识到，对普适性真理的追求是徒劳无益的，这不仅使一个人认识的前结构具体化，而且会掩蔽使前结构深陷其中的评估设定。比如思考一下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设定——人的认知且认知的过程同样地跨越时间和文化而运转着，这样一个设定不仅使一个特殊的西方关于人的本体论（即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认为认知过程只有人所独有）客观化，而且这一主张会将一种个人主义的概念形态的承诺（即将个体看作是一个秘密的决定制造者）给掩蔽住了。^⑩

现代科学尤其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与发展，向传统的机械论自然观提出了挑战；科学历史主义、否证论、科学实在论又从不同的层面对实证主义进行了反动，由此，科学主义心理学的两大方法论基础便遭到了削弱和冲击。传统自然科学的规律普适性假定、物质本性的不变性假定、科学理论的绝对客观性假定和基本定律的决定论特征都遇到了反叛和质疑。而强调科学认识中认识主体的作用与地位、重视偶然性与或然决定论、变革传统的实在观念等主张已得到了学界的共识。格里芬在《科学的祛魅》一文中指出：传统的观念认为，科学是追求真理的，只有真理才能给我们以真相，现在，这种观念已经被某些领域代之以相反的观念。新的观念认为，科学既不能给我们以真理，也不能探求真理。这一极端的观点（有时被称作后现代主义）是以一些观念的影响为基础的。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解释和我们的感知取决于语言，取决于整体文化，取决于那个时代的主流世界观，取决于个人的（包括无意识的）利益，取决于种族、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利益。^⑪

倡导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理论多元论，反对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工具主义、科学主义的美国当代科学哲学的最大异端分子——费耶阿本德，认为即使说到真理、真理的真正意义以及决定真

理的标准,有时也被认定是完全视具体情况而定的。在他看来,认为科学能够并且应当按照固定的普适的法则进行的思想,既不切实际,又是有害的。^{④②}其后现代科学哲学观,对整个西方科学哲学乃至其他思想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股否定认识论的思潮。“这股思潮主要表现为劳丹、雷谢尔、范·弗拉森、罗蒂、法因等人的思想。他们一般都认为,科学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真理,真理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无论从哪个标准来界定真理,在科学历史的进程中都是不可能的。”^{④③}法国著名的后现代思想大师利奥塔德也指出:后现代科学关注不可确定的现象、控制精度的极限、不完全信息的冲突、量子、‘碎片’、突变、语用学悖论等。

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反基础主义,所谓基础主义,意指这样一种基本信念:存在着或必须存在着某种我们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和正义时能够最终诉诸的永恒的、非历史的基础或框架。^{④④}基础主义对确定性、客观普适性真理的渴求与追求被反基础主义者看作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罗蒂否认任何形式的基础,否认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乞求真理。他指出:“我们应当把科学看作适用于某些目的,把政治、诗歌和哲学都看作是各有其目的。我们应当摒弃西方特有的那种将万物万事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诱惑。”^{④⑤}在他看来,没有人曾得到过绝对的基础,没有人得到过绝对的真理,因此,应当放弃对绝对的真、善、美的寻求。德里达高举解构的利器向逻各斯中心主义宣战,按照他的观点,世间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真理、超验的意义、绝对的精神和普遍的规律,其解构主义旨在彻底摧毁形而上学对基础与本源的追求。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甚至宣称,科学既不能提供真理,也无法探求真理。我们应认识到“任何真理都是由人来发现的,不免要受到时

间地点和各种条件的限制,因而任何真理都只能解释一部分现象,适用于特定的具体的事物之上,如果把一种具体的知识(即使是真理)推而广之,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这种做法本身不就是违背科学的吗?”^⑥伴随着后现代文化思潮对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基础主义、理性主义和客观普适性真理的抨击,后现代心理学工作者认识到,科学主义心理学在追求客观普适性真理的同时,相应地忽略了对感悟、目的、价值、创造性和主动性的探究。他们也意识到了改造心理学现有知识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 终结实证方法的霸权

与科学主义心理学针锋相对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对“方法中心论”颇有微辞,他认为将客观实证的方法奉为科学的正统,甚至视为科学的同义词,其片面、狭隘性是不言自明的。这表现在:第一,作为一种“物”的研究范式,当心理学面对活生生的特别是独特的、经验着的、健康的、主体的人时,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降格为机器或动物,人的心理的实质及独特性无法揭示出来;第二,使心理学变成一种单向科学,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平心而论,马斯洛的观点切中了科学主义心理学“以方法为中心”的要害,这也正是科学主义心理学自身难以逾越的障碍。

科学主义心理学将方法神圣化,实质上是将方法视为通向真理与光明的惟一途径和救世主,后现代学者不再将方法视为神圣的追求,而将其置于边缘地带。他们认为心理学中实证方法的霸权是一种误导他人去认可自己,将自己的想法合理化的工具。^⑦在美国培养心理学博士的教学大纲中,有关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及统计测量的课程明显地多于其他课程,而对心理学的历史与哲学背景、

概念论、评价论等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要求。实证方法的霸权隐含着—个设定：人是一种机械般行动的机器，面对环境刺激被动地作出反应。这样人的能动作用与对自己的行动负责的可能性便被视而不见了。更为严重的是它还引发了科学家、研究者与被试之间的人为的对立与分离，似乎是在通过疏远关系来表明研究者在掌握知识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后现代心理学工作者认识到，鉴于人的心理与行为具有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因此，单纯靠实证的方法并不能真正揭示人的心理与行为的规律和本质，所以应采用多元的思维方式、多视角地看问题，并主张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应多元化。由于心理科学兼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双重性质，所以，只是一味地标举客观实证、实验的方法很有可能会扼杀这门科学的生命力。

视角主义作为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坚决主张只能通过解释的多元性来认识现实，认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不能是一元的、单向度的，而应是多元性的、多维的、多视角的。视角主义者都否认“惟一正确方法”的存在，因为这种所谓的“惟一正确的方法”往往是对事物真相的歪曲。科学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库恩、费耶阿本德在科学哲学领域对科学主义，尤其是对实证霸权提出了挑战。在他们看来，将科学视为惟一正确的认识世界的方式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宣称科学称霸的时代应该终结了。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这一名著中，毫不掩饰地指出：既没有什么普遍的标准、原则和观念，也没有什么惟一的不可缺少的方法。他表示强烈反对传统方法论对其他方法的排斥和打击。他倡导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对科学沙文主义进行了反叛。他认为科学沙文主义所奉为至尊的实证方法、理性方法、科学方法仅仅是整个人类认识方法之林的“一部分”。他主张人类要认识自然与社会，就必须使用一切思想、一切方法，而不能仅仅使用其中的一部分。视角主义和费耶

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的观点是极富创意的,“强调任何一种视角,任何一种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都是有限的,都仅仅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所得到的认识也仅仅是对世界某一方面、某一层面、某一部分、某一片断的认识,而不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因此没有必要,也无权压制、排斥其他认识 and 解释。硬要夜郎自大,不适当地夸大某一种视角、某一种方法的适用范围,进而惟我独尊,压制、排斥其他视角和方法,便是形而上学。”^{④8}美国学者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中指出: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不存在方法,不存在他们务必遵守的程序规则,存在的只是他们后现代主义的反规则和‘怀疑一切’的严格作风。通过否定这些规则,后现代主义者声明,就方法而言,‘怎样都行’。后现代主义以下述方法为目标,它们适用于广泛的现象范围,密切关注边缘领域,强调独一无二性,集中探索难解之迷,评价绝无仅有的变故。^{④9}

应该说,科学主义心理学将实验、实证的方法作为心理学唯一可取的研究方法,并将之视为灵丹妙药、置于至尊的做法,的确曾为心理科学的独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心理学与其他自然科学有了共同的语言和交流的可能。但我们也应看到,科学主义心理学把实验、实证的方法视为“唯一正确的方法”,并冠之以科学的桂冠,而将其他方法贴上虚假、原始、落后、不科学的标签,想方设法将它们清扫到垃圾堆中去的做法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能的。随着实证方法的不断改进和日益精致化,心理学所研究的问题的水平却越来越呈下降趋势。“科学主义心理学极度膨胀的实证资料与极度虚弱的理论基础之间的反差日益增大,从西方心理学史来看,行为主义把方法的惟一性推向了极端,但却给心理学的理论建设带来了两个消极的后果。第一是对实证方法的迷信和对理论努力的贬低。第二是对描述事实的客观知识的迷恋和对其他心理学理论

传统的排斥。”^{⑤0}

科学主义心理学将实证方法置于霸权地位的做法,引起了国内外很多心理学工作者的反对,即使是一些不持后现代立场的心理学家也对之表示了异议。后现代心理学工作者更是旗帜鲜明地抨击了科学主义心理学“以方法为中心”的原则立场。美国心理学家斯里夫和威廉姆斯(Sliffe, B. D. & Williams, R. N.)在《走向一门理论心理学》一文中指出:当今心理学是一门主要由方法驱动和界定的学科,理论探索只具有相对次要的意义。多年来,对学术课题和论文的评判就看它是否提供了与具体程序、方法控制、量化分析相关的特定假设,至于理论的探索与体系构建则不被看重。他们认为:“热衷于实证方法的心理学日益淡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科学方法本身就是个有哲学争议的问题。科学方法无法科学地证实自身,科学方法同样无法用自己的方法证实正在使用的方法,一些人反驳说科学的成功就展示了其正确性。但何为成功?你又如何证实成功?”^{⑤1}施内德(Schneider, K. J.)指出: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有可能成为当下主流心理学的替代者,在后现代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人们越来越认清了排他的实证主义教条的局限性。他认为生活在后现代的氛围中,心理学工作者已经意识到了科学主义心理学所张扬的实证方法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心理学应采用多元的研究方法,应多视角地思考问题。^{⑤2}前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比万(Bevan, W.)也认识到,就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而言,科学主义心理学以实验、实证为主,而轻视其他的研究方法,以为别的方法不科学、不合法。在他看来,这种认识本身便是不科学、不合法的。他主张要想促进心理学的发展,就必须正视心理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潜在价值,注意吸收其他学科行之有效的科研方法,努力发现或发明适应心理学研究的全新的方法。^{⑤3}格根拒绝将方法视为真理的保证成

护身符,他认为通过历史的考察,便会发现所谓方法体系不过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被人们采用的一个特定的视角而已。丹麦教育心理学家苛费尔(Kvale, S.)也极力主张心理学研究应方法多元化,质化研究的重要性应予以充分认识,而正规的、实验的和统计的研究方法不应再处在霸主的王位了。在后现代心理学工作者的努力下,质化的、互动的、协商的、领悟的、释义的、积极参与的、与历史文化有关的研究受到了重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叙事式、阐释式、建构式、解构式等方法得到了心理学工作者的认可。

正如恩格斯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前就已深刻地指出的那样:“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④时至今日,就连西方的一些学者也痛切地感受到了实证方法霸权的种种弊端和已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后现代心理学工作者看来,鉴于人的心理与行为具有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因此,单纯靠实证的方法并不能真正揭示人的心理与行为的规律和本质,所以应采用多元的思维方式、多视角地看问题,并主张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应多元化。由于心理科学兼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双重性质,所以,只是一味地标举客观实证、实验的方法很有可能会扼杀这门科学的生命力。

4. 关注事实与价值的融合

随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与对峙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越来越专注于探索事实而相对忽视了价值追寻。他们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探求真理的惟一方法,他们把理性仅仅限定为工具理性,认为它不能处理目的与价值问题。

传统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只关注自然事实,在道德上和价值上应当是完全中立的。从机械论自然观的决定论、还原论、客观论的立场看,人只不过是决定了的无意义事件系列的一部分,没有理由把他们只看作自己的目的,而不把他们看作仅仅供有权者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工具理性在人类事务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导致了我们所熟知的灵魂与身体、精神与肉体、思维与存在、理智与情感、事实与价值、客观与主观、知觉与直觉等这种等级制的二元论。依据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科学与价值是完全对立的两极:科学是关于事实的,价值是关于目的的;科学是客观的,价值是主观的;科学是追求真理的,价值是追求功利的;科学是理性的,价值是非理性的;科学是可以进行逻辑分析的,价值是无法进行逻辑分析的。”^⑤

格里芬认为现代思想以各种还原论的抽象方式来看待人性,这些看法都建立在接受性价值观之上。人成了被动的接受者,所谓“能动性”就只剩下占有和支配自然事物这一层意思了。他说:“按照后现代思想,事情的真相应是:我们受各式各样价值的驱动。我对价值作了区分:接受性价值、成就价值或自我实现价值和奉献价值。”^⑥英国学者大卫·伯姆对实证主义将在艺术、文学和其他领域普遍的价值观统统打入冷宫的所谓价值中立的立场极为反感。他说:“后现代科学不应将物质与意识割裂开来,因而也不应将事实、意义及价值割裂开来。因此,科学与一种内在的道德观密不可分,而真理和美德由于是科学的一部分,也是不可分割的。”^⑦美国学者哈曼倡导一种互补性科学,力图将事实与价值融合在一起。在他看来,互补性科学将把“主观经验、意识和无意识过程等等当作其特别关注的焦点。它还特别关注目的、价值选择、意义探索以及人类发展等问题。它研究的重点包括意愿和意志、目的论解释以及

对意识的交替状态的探索。与目前的科学相比,它的实证论、决定论、还原论和客观论的立场将会减弱。”^⑧

早在 30 年代,批判理论家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等人就对社会科学研究中所盛行的价值中立的立场进行了批评,然而直到 80 年代,才由哈贝马斯完成了对这一立场的全面而深刻的抨击。哈贝马斯认为,价值和意识形态的问题,由科学家们系统地转换成了工具性问题,一旦这种转换得以发生,价值问题便被压制下去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巨大成功,在一定意义上也蒙蔽和遮掩了专家政治论者(technocrats)本人的价值观念和立场。科学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库恩曾明确地指出:“科学是以价值为基础的事业,不同创造性学科的特点,首先在于不同的共有价值的集合。”^⑨“库恩的基本理论概念‘范式’和‘科学共同体’,都内含着价值,并且视价值为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分。他认为‘范式’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信念。这种信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科学家的价值标准或价值体系。”^⑩在他看来,科学共同体的价值规范系统对个人有着巨大的影响;科学理论问题常常带有强烈的个人价值倾向性;对科学家的价值评价,重要的是共同体成员们的意见。自 90 年代初,劳丹提出了以价值论为核心的自然规范主义,他认为每一方法论规则都省略了一个隐含的价值前提,这些前提就是特定的认知目标。美国后哲学文化的倡导者罗蒂认为,在事实与价值之间、科学与道德之间作区分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在行动中是统一的。他指出:“在关于应该是什么的真理与关于是什么的真理之间不存在认识论的区别,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不存在任何形而上学的区别,在道德与科学之间不存在任何方法论的区别。”^⑪

科学主义心理学将实证方法推向霸权的地位,要求研究者严守价值中立的立场,这导致了心理学研究只注重事实材料的搜集

与积累,而将价值、尊严、自由、权力等视为与科学心理学无关的东西予以冷落、忽视、排斥,造成“只问事实如何,不问应该怎样”的局面。人本主义心理学作为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对立面,极力反对心理学研究中价值中立的立场,认为科学主义心理学从近代自然科学那里承继下来的价值中立的立场和价值无涉的研究会导致两种后果:其一使心理学无法完整准确地理解人的心理,其二使人的价值追求得不到科学的论证和支持。人本主义心理学精神之父——马斯洛曾精辟地指出:“作为一种情况被描述、被感知的世界变得与那个被珍视、被希冀的世界等同了。是的,世界变成了应该成为的世界。应该成为的东西已经出现了,换句话说,事实在这里已和价值相融合。”^②而以格根等人为代表提出的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强烈呼吁取缔实证方法的霸权地位,要求消解在心理学研究中的所谓的“价值中立”的观念,这为心理学直面大众、参与现实生活扫清了道路。格根在1988年所作的《走向后现代心理学》的报告中指出:女权主义者戏剧性地将对价值中立的批判加以发挥,她们通过诸多巧妙的方式,揭示出传统的以倡导价值中立为旨归的科学研究,浸泡着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这种偏见在科学家们确立研究课题、阐释调查结果、解释所得数据、选择研究方法以及他们关于知识的概念等方面都不时地流露出来。格根认为这样的批判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它们证实了不管是科学的理性辩护还是对实验方法的倚重都不能使科学家凌驾于道德、伦理、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思考之上。他在1994年发表的《探索后现代》一文中又明确地指出:“在后现代的视野里,我们发现所有的语言——即使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心理学家所用的语言——都能进入文化领域,也能成为人们用以评判、识别、控制和申诉的有力工具。事实上,对心理学家而言,没有任何事情是真正能够超然于道德和政治意义之外的。有鉴

于此,心理学家回避对文化利益的思考不仅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且心理学家应该在鼓励下将其声音加入关于“应该怎样”的对话之中。在一些情况下,这意味着政治上拥护——拥护表明一个人相信文化的利益;在另一些情况下,又可能意味着文化的批判——对有碍人类福利的运动或政治的谴责。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自我批评的评价标准也建立起来了。所有这一些尝试和努力都可反映和折射出各种理论与实践的隐匿的价值蕴含。”^⑤应该承认,格根的观点和意见是富有深意和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苛费尔也认识到:“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可以从个体的内心转向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心理学家工作的责任可由自然科学的元叙事转向实践应用的共同体;由对内在心理机制的认知机械论或者自我实现论转向对实践活动所产生影响的评定,其中包括这些活动所涉及到的职业的、认识论的、伦理学的、价值层面的等知识的形成与增长。”^⑥

关于事实与价值、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早就指出:自然科学和艺术一样,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他还提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恩格斯也精辟地论述道:“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⑦如果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科学主义心理学所标举的价值中立立场,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漏洞和误区;也不难发现关注事实与价值融合的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有着合理与进步之处。

5. 人的消解与重塑

以福柯、阿尔杜塞、拉康为主要代表的后人道主义者向传统的

人道主义所赋予的人的在先性、中心性、绝对性、自然性、超验性等特权提出了挑战,宣告了“人的终结”和“主体的死亡”。在他们看来,人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也不再是心理——精神世界的中心,“‘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至今它只是自以为如此。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福柯、阿尔杜塞、拉康……他们都是根据主体移心化的观点来思考的。”^⑥这样一来,在后人道主义者那里,主体和人便被放逐、被边缘化了。原来在传统人道主义者眼中是本源性、建构性的人,现在被后人道主义者变成衍生的、派生的、被建构的东西了。对形形色色的人性论及永恒不变的人性、人的本质的讨伐构成了后人道主义的又一重要理论内容。在福柯等人看来,人生来就是不自由的,因为“权力无所不在”,个人也成为了权力的手段与工具。(这一论点很容易使我们想起行为主义者华生和斯金纳的有关论述)不过我们应当看到:“后人道主义者所宣称的‘人的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不自由的、机器般的人的死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后人道主义看作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此外,后人道主义还昭示我们,伴随着‘生产机器’的人的死亡,这为‘消费机器’的人也注定走向死亡。”^⑦后人道主义者的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关于高科技对人性的物化、异化、摧残的认识可谓不谋而合。从某种意义上讲,上述观点是与人本主义心理学对人及人性的高扬背道而驰的。

与解构性或否定性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不同,建设性或肯定性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现代主义的机械决定论、还原论、价值中立的立场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关注人的目的、意义、价值和自由等问题。格里芬曾明确地指出:“一个社会与它的成员的精神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社会的习俗和法律反映着其成员的精神;另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社会的性质所

决定的,不过仅仅是在‘很大程度上’,而不是‘完全’由它所决定的。尽管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斯金纳否认‘自由和尊严’,但我们也并非单纯地就是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产物。”^⑧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特别看重人的创造性活动、创造性的人生和从事创造性事业的人,“从根本上讲,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一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能量。”^⑨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费雷对现代科学和科学主义心理学所提倡的“人为机器”的模型提出了引人深思的质疑:“如果我们推崇蕴含在完美机器这一形象中的性质——规律性、预测性、控制性——那么我们会丧失自发性、创造性和责任感等有价值的东西,而这些才恰是人性的价值所在。”^⑩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也对现代世界观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抨击,认为这样一种世界观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同一。他们所倡导的整体有机论,努力抵达天人合一的境界。

以格根等为代表的后现代心理学家主要借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的思想,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机械决定论、人为机器的观点予以批判。他们用社会建构论来重新确立和塑造了人的主体形象;肯定了价值、目的、意义等在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反应中的作用;强调了完善人格和充实趋于虚空的自我的重要性,为心理学重新关注活生生的人和丰富多彩的人生廓清了道路,并因此与人本主义心理学有了某些共同的语言。美国心理学家安思图斯(Aanstoos, C. M.)曾指出:“心理学在整个 20 世纪的大多数时光里致力于非人性的研究,那些关在笼子里的、饥饿的、发生了变异的白鼠成了主要对象。在过去的 20 年里发生了一种转变,认知心理学取代了行为主义,成为心理学的主要范式,于是,白鼠出去了,计算机模型进来了。但是惟一不变的仍然是心理学中真正的人的边缘状

态。”^①

我们认为心理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反应的学问。科学主义心理学由于坚持机械决定论、还原论、客观论和人为机器的模型,无形之中便消解了人的形象和人的主体性地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心理学工作者重新张扬和推重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暗合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的主体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人对自然、人对社会、人对自身。恩格斯曾说,到未来社会“人终于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②按照心理学的整合视野,真正能代表心理学的未来的将是一种以人为本并能全面展现人之为人的一切特性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将坚持,“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须的生活的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来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分开来。”^③

注释:

- ① 李超杰:《理解生命——狄尔泰哲学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第79页。
- ② 葛鲁嘉:《心理文化论要》,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62页。
- ③ Gergen, K. J. 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vement in Moder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5, Vol. 40(3), pp. 266~275.
- ④ Kvale, S. Postmodern Psychology: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Kvale, S. (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1992, pp. 47.
- ⑤ 同②,第62页。
- ⑥ 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15页。
- ⑦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第19—20页。

- ⑧ 格里芬主编:《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34—35页。
- ⑨ 格里芬主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206页。
- ⑩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3页。
- ⑪ 同③。
- ⑫ 李铮:《后现代思潮与心理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1期。
- ⑬ 王元明:《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400页。
- ⑭ 同⑧,第211页。
- ⑮ 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第169页。
- ⑯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兴起》,《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 ⑰ Gergen, K. J. Toward a Postmodern Psychology: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1), pp. 32.
- ⑱ 同⑧,第200页。
- ⑲ 同⑮,第165页。
- ⑳ 同⑨,第2页。
- ㉑ 同②。
- ㉒ Gergen, K. J.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Phoenix of Unreality. In: Koch, S. & Leary, D. V. (ED). A Century of Psychology as Sci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pp. 530- 532.
- ㉓ Schmidt, F. L. What Do Data Really Mea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2, Vol. 47(10), P. 1173.
- ㉔ 保罗·凯林:《心理学大曝光——皇帝的新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11页。
- ㉕ 转引自杨大春:《文本的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83页。
- ㉖ 琼斯:《普通人的物理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第61页。
- ㉗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9,第445页。
- ㉘ 同④, pp. 51- 52.
- ㉙ 同⑰, pp. 23—24.

- ③⑩ 景天魁主编:《现代社会科学基础(定性与定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22页。
- ③⑪⑫⑬⑭ Gergen, K. J. Toward a Postmodern Psychology.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1): p. 29, pp. 29~30, p. 30.
- ②③④⑤⑥⑦⑧ 格里芬主编:《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204页,第56、12、83、84、170、125页。
- ③⑨ 高觉敷主编:《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第398页。
- ⑤⑥ 马尔库塞:《单面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173页。
- ③⑥⑦⑧⑨⑩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第85、145、307页。中译本作者序:第11页。
- ③⑨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17页。
- ④② 费耶阿本德:《反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第255页。
- ④③ 郑祥福:《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84页。
- ④④⑤⑥⑦ 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第84、196—197、143—144页。
- ④⑥ 刘宗坤等:《后现代的生存》,作家出版社,1998,第68页。
- ④⑨ 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第172页。
- ⑤⑩ 葛鲁嘉:《心理文化论要》,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6—7页。
- ⑤⑪ Slife, B. D. & Williams, R. N. Toward a Theoretica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7, Vol. 52 (2): pp. 120.
- ⑤⑫ Schneider, K. J. Toward a Science of Heard.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8, Vol. 5 (3): pp. 286.
- ⑤⑬ Bevan, W.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1, Vol. 46(5): pp. 481.
- ⑤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第226页。
- ⑤⑮⑯ 江涛:《科学的价值合理性》,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165、84页。
- ⑤⑰⑱ 格里芬主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223、2、223页。
- ⑤⑲ 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第326页。
- ⑥① Rorty, R.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Minnesota Press, 1982: pp. 163.

-
- ⑫ 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110页。
- ⑬ Gergen, K. J. Exploring the Postmoder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4, Vol. 49(5); pp. 414-415.
- ⑭ Kvale, S. Postmodern Psychology: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Kvale, S. (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1992; pp. 51-52.
- 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05页。
- ⑯ 布洛克曼:《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第24页。
- ⑰ Aanstoos, C. Mainstream psychology and the humanistic alternative. In F. J. Lertz (Ed.), *The humanistic movement: Recovering the person in psychology* (1-11), Lake Worth, FL: Gardner, 1994; pp. 6.
- ⑱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43页。
- 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4-25页。

六、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 理论构建与争论

在后现代科学精神和后现代哲学理念的导引下,现代心理学终于搭上了驶向后现代的末班车。一些从事后现代心理学研究的探险者,借助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思维方式、研究策略、认识视野和学术主张,尝试着对传统的心理学体系和理论观点加以解构,并以此为基点初步完成了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理论构建和观念采择。他们对现代心理学的特征,尤其是科学主义心理学所奉行的基本原则和所坚持的基本立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也对其理论误区与局限予以无情地揭示。他们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助势下,扬弃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原则立场,超越了其误区与局限,实施了心理学研究范式的后现代转向。

(一)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理论构建

后现代视野里的心理学与科学主义心理学不论在专业知识、研究对象、探究方法上,还是在临床应用、学科定向上都有着很大的分歧,这些分歧构成了本节的主要内容。

1. 关于心理学的专业知识

科学主义心理学认为正确、合法、科学、客观的心理学知识的获得只能通过一种渠道：那就是通过实验的、客观的方式，运用数学的语言加以表达。实证主义者认定，人们可以借助科学的工具获得存在于人类思想之外的关于真理的知识，如此以来，通过其他的途径获取的知识便不是科学的，“从实际应用中所获得的知识、所解决的问题、所构建的理论观点在实证主义者看来只能是二流的、科学性不强的。所以科学研究处于第一位，而实际应用只能勉强忝列次席。”^①

后现代时期的学者们清醒地认识到建基于实验主义、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和个体主义之上的心理学知识体系，决不是心理学惟一合法或可能的体系。在他们看来心理学现有的知识系统，“既不是天经地义的，也不是发展得最为完善的；相反，它们只是特定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以白人中产阶级男性为主）对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进行思考获得的特定结果。”^②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现在不少心理学家都意识到了改造心理学现有知识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在积极解构科学主义心理学知识体系的同时，努力地构建后现代心理学的知识观。伴随着后现代文化思潮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理性主义、表象主义、男性中心论、欧美中心论和客观普适性真理的抨击，心理学也由对抽象的、普遍的、客观知识的追求转向了对社会有用的、局部的知识的追求，由人们从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各种应用型知识比抽象的理论知识更被看重。正如苛费尔(Kvale, S.)所指出的那样：“这里所发生的转向，是由知者转向已知，由有知识的主体转向主体的已知，由对认

知过程的探究转向对知识特性的认识论考察。具体的、实际的、情境性的、前瞻的知识及其价值受到了应有的重视。”^③由于其他一些后现代思想更为流行的学科,比如人类学、文学评论、传媒研究、社会学等提供了关于当今人类生活境遇的许多新的更富启示性和挑战性的见解,所以,心理学完全有可能借鉴这些学科视野和成果,以更为开放的眼界和胸襟,投身到对处于后现代时期的人们的心理及行为的研究之中,以获取更符合时代精神的具有实际价值的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不少有着开拓精神的心理学工作者,已经跳出了学术心理学专业知识的圈子之外,借助于后现代理论观点来重新审视和建构心理学的专业知识了。如迈克尔(Michael, M.)关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构想便吸收了后现代社会学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洛维尔(Lovlie, L.)等人借用艺术和文学文本分析方法完成了对自我的解构与重建;瑞奇尔(Richer, P.)则利用福柯社会历史研究的视角,试图创建一种解构主义的心理学;玻金霍内(Polkinghorne, D. E.)对精神分析的讨论则在偏重治疗实践中所产生的知识的同时,也倚仗了后现代哲学的思路。这些学者都认为通过采用和糅合有关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成果,便能为洞悉和诠释人类和文化世界的关系,提供新的有价值的知识。苛费尔认为:“后现代思想将知识看作是开放的有多种解释的,知识的合法性要通过实际应用和多元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定性描述)方能体现出来。”^④邵特(Shotter, J.)也表示赞同利奥塔德对科学知识及叙述知识的区分以及对叙事知识予以推重的观点,也同意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立场多重、视角多维、方法多元的主张,他说:“实际上,我们或许会发现在不同的场合,为了不同的目的,我们有合适的理由从一种立场转到另一种立场,也有足够的理由采纳来自

不同的研究共同体的观点。但是这些理由中没有一个是我们必须接受和绝对占优势的,因为并不存在什么强烈要求的、普遍化的、可接受的知识体系。”^⑤

格根在1985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就已经指出,心理学并非旨在探索心理机能的一般法则,而是努力尝试着去揭示文化、历史中显透出来的当代行为模式。他认为心理学研究要想获得客观的、普遍性的、中立的知识是不可能的,这只能是一种奢望。在他看来,当前在心理学研究中新近兴起的人种学倾向、本土化努力、哲学心理探讨、释义分析、批判性定向、历史——社会心理学研究、元理论和历史的分析等,对传统的科学主义心理学所操守的假设——检验研究模式及知识观无疑是一种挑战。在另一篇文章中,格根表示心理学要想取得进步,参与到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之中,就不能局限于对静止、孤立的知识的探求之中,而应关注人们对客观世界及其自身的描述、解释和说明过程。他看到心理学知识的构成及其来源,历来受以洛克、休谟及逻辑实证主义者等为代表的外源论视角的影响,这一论点认为知识是自然的一种典当品,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镜式反映。不管是行为主义还是认知心理学都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关于世界的所谓客观的知识,它们为了追求客观真理和尽量准确地再现客观现实,而不惜诋毁和贬低其他的研究范式与观点。格根主张以社会建构论来替代心理学因袭的外源论的知识观,注重考察科学知识的社会基础,强调对知识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思考与阐释。在1988年所作的《走向后现代心理学》这一专题报告中,格根又强调指出:“与其仅仅宣布放弃关于心理文化的信以为真的诸多假定,心理学家倒不如努力探求心理文化本身的丰富蕴含,并以之选定自己最适合的角色。”^⑥后来,格根在《探索后现代》一文中明确表示,科学主义心理学对客观知识的追求,不

仅不切实际而且具有浓重的霸道色彩。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一些心理疾病患者抱怨他们曾被滥用科学的鉴定和治疗；有色人种发现心理测验不符合他们的特点；女权主义活动家呼吁男性白人文化没有权利代表女性说话。有什么理由能说明心理学的测量和剖析特征的模型能准确地再现其研究对象呢？有什么根据能证明心理学对现实的反映是正当和准确的呢？”^⑦在格根看来，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对处于后现代境遇中的心理学的研究重心进行有实际价值的再思考，同样，心理学的最重要的角色和作用应体现在具体应用及解决现实问题之中，而不是忙于形成抽象的理论、获取无关宏旨的零散知识。

格根(Gergen, M.)从女性所特有的敏感性和优先发言权出发，认为用后现代思想和理论观点来分析和探索女性所独有的心理与行为的特征是可行和可取的。她对心理学研究中盛行的男子中心主义倾向有着天然的反感，她认为贴有“后现代”标签的各种观点已经成了心理学及其他领域内流行的关于客观知识追求的主要的和致命的敌对面。^⑧她在1988年还出版了《女权主义者思想和知识的框架》这样一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桑普森(Sampson, E. E.)研究指出：关于理智——情感、在场——缺席、事实——价值、美好——罪恶、男性——女性等二元对立，起源于笛卡尔的哲学思考，并且前面的一极被认为更重要，更利于通向真理。实证主义的传统将科学视为合乎理性、方法中心、结果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典范，而后现代主义则主张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一样，不可能不偏不倚或价值中立；实证主义者坚持认为客观现实是固定不变的，可以直接观察而不受观察者影响，而后现代主义者则相信，实际上一个真正客观的舍弃一切主观性的世界，不仅不存在也无法进行研究。桑普森认识到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已经对发展心理学、妇女心理

学、社会心理学及关于人类性别特征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还强调了心理学跨文化研究和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心理学研究者已明确地意识到,心理学知识及其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理解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上的,主要是取自白种人、男人、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这种知识和对人的理解能否适用于其他人种、女人、东方人或者经济落后地区的人便不免令人怀疑。桑普森总结出了当前主流心理学所面临的四个方面的攻击:^⑨第一,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壮大,大批女心理学家对心理学中盛行的男权主义倾向极为不满,她们认为当前的心理学充满着男性幻想和对女性心理的歧视;更为可怕的是,女性在强大的男权主义面前,其性别特征大大地弱化了。第二,美国的黑人运动对在美国普遍存在的文化上和心理上对黑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提出了挑战,有关的心理学研究发现,白色人种自觉不自觉地有着种族优越感,他们在对黑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研究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带上有色眼镜,无法真正揭示黑人的心理与行为特点。第三,来自第三世界的心理学工作者对欧美中心主义的观点予以抨击,他们开展了颇具特色与生机的本土化运动,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与成果。有人提议用本土心理学取代美国心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还有学者从本国的利益出发,主张加强跨文化比较研究,以揭示本民族的人格特征及行为规律。第四,男、女同性恋者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地位,也向在文化和心理学中盛行的异性恋偏向发起了进攻,有研究指出心理学中有一种偏见认为异性恋比同性恋更优越、更自然,其实同性恋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

美国前心理学会主席比万(Bevan, W.)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关于现实生活的科学问题的解决,并不一定遵循“规范化文本”所制定的程序,其中包含了给人留有深刻印象的大量的心照不宣

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并不出现于正式的研究报告和论著之中。这样的知识如此丰富多彩、如此繁杂多变、如此地充满直觉与体认过程,所以教科书很难展现清楚。在他看来,科学主义心理学由于坚持还原论、决定论和机械论的立场,所以,大多数研究报告和论文的选题都过于琐细也不重要,有的还是应景之作,既缺少明晰性也没有目的性。这种状况使人感到,心理学虽然已有了百余年的历史,尽管所用的术语有所变化,但所积累的知识却不尽如人意。比万认为自培根肇始的理性至上、科学霸权的局面越来越遭人非议,已经深入人心的关于科学进步的观念也有所动摇,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接受后现代主义的思想。随着环境污染、人性异化与压抑程度的提高和核威胁阴魂未散,人们愈发对科学技术给人类及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产生了更深切的体悟,由之对现代性的合法地位提出了质疑。比万认定:“心理学在后现代肯定能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为了迎接心理学新曙光的到来,心理学家必须想方设法探索新的模式,用新的态度和观念寻求合适的研究方法,用新的不同的操作方式来进行心理学的研究。”^⑩

2.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从事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学者,反对科学主义心理学对研究对象可观察性的强调,也不将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作为心理学惟一合法的研究任务。在他们看来,无论通过内省直接透视心灵,还是通过外部观察径直探究行为都是难以成功的。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们反对将意识和行为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他们同样以诠释和揭示人的心灵与行为的机制和规律为己任。只不过他们所采用的研究策略和切入点及对心理学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与科学主

义心理学有一定区别罢了。

(1) 扩大心理学的视野

从事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学者们清醒地认识到,科学主义心理学由于坚持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而不可避免地将本属心理学领域的很多内容给舍弃了;构造主义虽然研究了意识内容却忽略了意识活动;行为主义偏重于对外显行为的探索而放弃了对内在意识的考察,成了“无头脑的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对内在认知过程的研究居功至伟,却无力涉及情绪、动机、人格等重要的心理现象。所以,后现代心理学家主张心理学研究应扩大视野、深入生活,以揭示人类丰富的心理生活世界。格根便倡导:“研究者应富有冒险精神,通过提供新的理论的、解释性的和可理解性的体裁,突破传统心理学所设置的障碍,扩大心理学的疆界。惟有如此,方可使传统的观念退位,并为新思想和行为的产生打开绿色通道。”^①

尽管后现代心理学工作者对关于累进的科学的叙事,普遍持怀疑态度,但并不反对向心理学技术层面的研究投入资金和精力。他们鼓励心理学家要放开手脚,更新和发展研究技术。他们认为在学术和职业上的关于行为或成绩的统计预测、对各种各样的生理的或心理的缺陷的测评以及诸多评估研究都隶属于技术的层面。同样,各种心理治疗方法、技能训练、未成年人教育计划等也是非常有用的技术。他们认为只要心理学家不再试图将行为或成绩、心理缺陷、评估、心理治疗等客观化,而关注各项心理技术的社会的价值及评估、治疗方面的意义,心理学就会重新焕发生机,并可得到社会各界及公众的认可。

(2) 转换研究的角度

后现代学者认识到当今心理学的概念仍是经验主义或者外源论哲学的副产品,这正是造成心理学视野窄化、无力阐释人类丰富

的心理生活的主要原因:行为主义坚持认为外在环境决定人类的行为及心理活动,如果有机体能够成功地适应环境,就表明它已对客观现实作出了恰当的再现与反映,人的内在认知及主观能动作用几无立足之地。认知心理学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得关于认知过程的客观性知识,却不可能解决长期存在的诸如观念或者概念的源起及认知以何种方式影响行为反应等棘手问题。

以格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者积极倡导转换心理学的研究视角,从新的切入点出发来重新审视和研究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反应。由于研究视角的转换,心理学的研究课题也随之广博了,涉及到:性征、侵犯、心灵、自我、人格、动机、情绪、道德、审美、因果关系等领域,不少课题已超出了自然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范围。目前借用文学评论、现象学、释义学、人种学、生态学、人类学、平权主义、建构论等视野来研究心理现象的学者及成果越来越多,被科学主义心理学独霸已久的阵地已呈溃败之势。

(3) 重审心理学的课题

邵特用后现代的话语对传统的心理学研究的课题进行了分析后指出:“在应用的、日常社会生活的语境或文本中,我们所有的传统的心理学研究课题,在用一种新的视界来重新审查时会发生很大的变化。”^⑫他总结为:第一,思维不再被视为一种计算的过程,而被看作是一种争辩的过程,由信息加工提供的思维意象和法则遵循模型,令人惊奇地降低了思维本身特性的身价,因为它所描述的过程基本上是无思想的(thoughtless),法则并非仅为了被遵循而存在,它还需要被创造、阐释和挑战,这是一种全新的运用语言技能的研究活动。第二,谈论动机变成了谈论行为的理由,也就是说,判断别人或自己实施某一行动是否合理或适当,要依据所发生的事件的情境而定。第三,对情绪的研究,同样也逐步关注一个人

与周围其他人相关联的活动,它们既可被视为“暂时的社会角色”(transitory social roles),也可以从一个人在心理上与其他人相联系的程度来描述。第四,对记忆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探讨贮存与回忆的特性,转而研究聚合性记忆(collective remembering),或者建构性记忆与遗忘等。第五,学习不再被看作获取知识的惟一途径,知识也不再被视为认识论的问题,而成了本体论的问题。学习不仅是获取恰当的信息,也包括增进社会能力,这是一种相互影响的过程。第六,关于知觉的研究已转到了非认知的本体论方面,这些研究包括:在一个人周围的事物,哪些是可被觉察的?要求通过一定的策略或过程获得可用的信息,社会环境的本性要求得到重视。第七,语言不再被视为仅具有表象或再现功能,它还具有构成功能,也就是说语言并不仅指涉一定情境中的事件,还可对这一情境进行系统的阐释,并据此与他人建立联系。

3.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后现代心理学与科学主义心理学分歧最明显、对峙最尖锐的所在,便是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的认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合法性”主要是建基于自然科学的客观观察、实验、实证方法的采用上,后现代心理学家对此进行了审慎的评估和猛烈的抨击。

随着后现代哲学的视角主义和多元主义方法论的兴起和流行,各门学科都对实证主义方法论造成的危害有了清醒的认识。心理学中实证主义、实验主义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科学主义心理学由于一直占有支配和统治地位,客观实证的方法执掌霸主的帅印,可以傲视和排挤其他的研究方法。当前心理学界对实证方法的利弊得失有了更为深切的体认,尤其是对其带来的负面效应更感有切肤之痛。^⑬

比万认为处于后现代社会中,心理学家应以更加广阔、更为灵活变通的视野来开展工作。他认定在知识不断更新、信息爆炸的时代,心理学家如果还一如既往地恪守原来的自留地,目光短浅、厚此薄彼将会一事无成。他断言:“心理学已处在危险的境地,要想绝处逢生,就必须投身于新的后现代世界之中,抓住时代脉搏、倾听大众的心声、更改原有的模式、建构新的体系、选用新的方法。”^⑭他呼吁心理学家应加强协作、对话、交流和沟通。

格根在1991年出版的著作《饱和的自我》一书中指出:人类的自我由于过于膨胀而消耗殆尽,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因为长时间地遭受着新的信息、新的社会冲突、新的角色规范等狂轰滥炸,只能穷于应付,搞得筋疲力尽、不知所措。他认为当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电子传媒的飞速发展,已经为对社会现实进行后现代的多视角考察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便利条件。他说:“客观事物如何在人的主观世界中打上烙印?个体心理如何领悟外界现实?人们为什么会不断地给主客二元分离戴上神圣的光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的心理必须获取知识这样一种设定?我们为什么必须按照传统的观念来看待知识?根除世界与心理、客观与主观的对立,便是将两者从存在的实体领域中解放出来,世界和心理开始进入文化的推论实践之中了。”^⑮后来他又撰文指出:“后现代主义者的思想并不会作为另一种极端主义者的文本而运作,也不会因看重一些方法而拒弃或排斥其他的方法,相反,他们会欢迎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和要求,重视其他可供选择的视界的内在潜能与合法性。”^⑯在他眼中,科学主义心理学关于情绪、态度、决定形成等诸如此类的心理现象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多少应用价值,更不用说将这些问题放到实验室进行研究所得的结论了。

在后现代心理学家的努力下,关于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产

生了根本的改变。研究过程也不再被视为是对某种客观现实的不偏不倚的摹写,而是在具体的、当下局部的情境中,通过与研究对象对话、互动而建构研究对象的过程。

4. 关于心理学的实践应用

在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随着心理学由对普遍的、客观的、抽象的知识的追求转向追求当下的、局部的、有用的知识,心理学家们的专业实践及心理学的临床治疗越来越被看作是心理学知识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格根在许多论著中都明确表示,后现代观念向传统的将纯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区分开来的做法,尤其是关于为普遍性知识服务的研究优于为局部的需要所进行的研究这样的设定提出了挑战。他建议心理学工作者要对自己的研究重点加以重新审查,他认为心理学最重要的角色和作用应体现在解决现实问题、为大众服务和具体应用上。他也满意地看到,伴随着后现代观念的日益深入,不少心理学家已经将目光定格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现实问题的解决上了。苛费尔强烈要求心理学重新恢复应用知识的合法地位。他意识到在美国心理学会内部,从事纯学术理论研究的心理学家与从事实际应用的职业心理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明争暗斗、互不相让,近来已分裂成为两个独立的分支。在他看来,关于心理学合理性的话题是理论与应用、学术与职业两者之间产生对峙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主义心理学由于一味效仿自然科学的观点方法,张扬工具理性而压制价值理性,虽然也顾及到了心理学的应用问题,但一直没有真正重视它。职业应用心理学则相反,它不得不直面后现代世界的复杂性、不稳定性和价值冲突。目前,心理学的应用方

面的知识,诸如:系统疗法、系统评估、从业者知识及定性研究等虽说仍处于科学主义心理学的边缘地带,但与后现代的知识观是相关的,特别是通过实践、局部和应用知识以及作为异质的、定性的和语言学的知识的引入,而逐步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系统疗法的完善完成了从对个体自我的心理研究到将家庭作为一种语言系统进行研究的转变,心理病症不再归于意识也不再纳入无意识之中,而被置于了语言的结构里;系统评估不再追求普遍性知识,而注重推进实际应用,它超越了实证主义所造成的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从业者知识主要研究如何帮助管理者、设计者、建筑师、治疗者和其他从业人员更好地处理和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因为职业应用领域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复杂的、不确定的、零乱的、独特的和价值冲突的。所以,过分专业化的、科学的、标准的、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知识便派不上用场。

玻金霍恩认为关注治疗服务与实践的心理学,虽然并非属于自觉的后现代范畴,但却证明了后现代原则对该学科具有适用性和有效性。后来他与霍施曼特(Hoshmand, L. T.)合作撰文指出:在美国心理学中长期存在着职业应用与学术研究的对立,应用心理学注重心理学的应用价值,认为心理学的生命力在于实际应用,反对将心理学作为一门纯科学来研究;而科学心理学则追求学术研究的纯洁性和高尚性,相对忽视了心理学的实际应用。他们认为,由于后现代主义关于知识的看法与现代主义的观点大异其趣,所以应重新审视和评价心理学科学研究与职业应用的关系:学术探讨与实际应用密切相关,两者可相互补益、共同发展。他们倡导建立一种科学——实践模式,这一模式将心理学知识、思想、理论与职业技能、活动、应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心理学的理论、思想应在具体的应用中加以检验和评估,反过来,应用与职业实践也离不

开科学理论和知识的指导。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都不能摆脱对方而独立存在。在他们看来,在心理学的实际应用中,有两种类型的知识是可资利用的。第一类是源于理论和学术研究的知识,第二类便是来自具体应用中经验的积累,比如说在临床心理学领域,从业人员往往依靠他们的临床经验及与同事们之间的相互协商。结果也表明在应用领域心理学工作者如果能灵活地运用这两种知识,是会很见成效的。

瑞舍(Rice, C. E.)既接受过系统的临床心理学训练又从事过学术心理学探索;既教授组织管理理论又有志于心理学史研究。他以其特殊的身份系统地分析了心理学学术研究与实际应用的对立史,并展望了心理学的未来走向。他指出:^①自80年代以来,从事纯学术心理学研究的心理学家及博士毕业生的人数已远远少于从事临床与咨询服务的心理学工作者及博士毕业生的人数。这说明从事临床实践、咨询服务、学校和工业组织管理的心理学家已经拥有了相当可观的市场。瑞舍对学术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的关系设想了四种前景:(1)从事临床实践与咨询服务等方面工作的从业人员要有扎实的科学知识素养,以丰富的理论知识来指导实际应用。(2)学术研究与实际应用相互分离,处于所谓对等地位。(3)鉴于从事实际应用的人员日益增多,他们有可能从美国心理学会中分离出来,另行组成美国应用心理学会。(4)美国心理学会(APA)与美国心理学协会(APS)捐弃前嫌、重新聚合。瑞舍明确表示他希望看到第1和第4种前景的出现。

5. 关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就心理学到底是一门自然科学还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这一问

题,心理学界长期存有争论。在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那里,心理学还兼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重性。自艾宾浩斯肇始,构造主义、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等占心理学主流的科学主义心理学便力主心理学应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而以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超个人心理学等为代表的非主流心理学则坚持心理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禀赋了后现代科学与后现代文化精神的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对科学主义心理学进行了深层的剖析和猛烈的抨击,尤其对其一心一意地想争取成为自然科学神圣家族一员的梦幻深恶痛绝。以格根等为主的社会建构论者,继承了存在主义、现象学、释义学、文学评论、后现代思想等理论主张与视界,倾向于将心理学划归到人文科学阵营。而苛费尔、迈克尔等人则尝试着超越心理学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对立的学科定向,坚持心理学是一门中间、边缘、交叉学科,这种主张比较符合当前心理学的发展潮流,也是不少心理学工作者的共同意愿。

苛费尔认为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后现代思维方式,超越了人们所熟知的对于心理学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歧对峙。在他看来,后现代观念与实证主义哲学家们所提供的自然科学的机械图像是迥然有别的。不过,应该引起注意的事实是,在当代自然科学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强调知识的解释性、互动性和关系性,重视知识所包括的美学的、伦理道德的向度,这一点与后现代思想是比较合拍的。而在另一方面,后现代思想之文学的、语言学的、释义学的取向又使之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题比较接近了,但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对自我的解构又消解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旨,即自我实现的目的性个体。事实上,正如苛费尔所分析的那样,科学主义心理学所推崇的客观主义与人本主义心理学所追求的主观主义,原本就是同一枚现代硬币(modern coin)的正反

两面。他认为人本主义心理学虽然作为行为主义的对立面出现于60年代,但究其实质仍处于现代思想的框架体系之中,它同样追求外在合法性、普遍性,并且人本主义心理学所张扬的自我也是与历史、与社会无关的(ahistorical and asocial)。他指出:科学主义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都将人从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中抽取或者抽象出来,行为和意识都与其内容无关,即与人类行为的有意的目的无关。这样一来,文化的内容便被视为偶然的、局部的,心理过程则成了本质的、普遍的了。这里似乎存在着双重抽象——现代心理学关于心理的研究将其从文化的内容中分离的同时,也将其从社会 and 历史的文本中抽离出来了,所以,科学主义心理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都应超越。^⑧迈克尔则通过借鉴社会学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力图超越心理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他试图将社会的、语言的、自然的三个维度共同整合到其后现代的设计方案之中,他指出:“我们必须将人为地设置在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界限打破或超越,甚至还可以冒险地涉足于自然科学之域。当前的一些社会运动,比如: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各门学科的知识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在当今文本中,有一种越来越明确的并且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趋向,这便是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对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⑨在他看来,社会与自然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绝非两军对垒、有你无我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完全可以相互影响、密切合作。

近年来学术界对人类心理与行为的研究,出现了一种由对个体内在心理活动的透视转向对处于大千世界中的人与其他人相互关系的探讨这样的倾向,关注的焦点由内在的心理容器(container)转向外部的人的世界。洛维尔利用修辞学的策略,通过

将主体视为世界文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把研究重心由内在心理活动的探讨转到了对外在文本的考察;迈克尔借助于生态学的观点,同样地将探求的触角由内部自我延伸到了客体权利的堂皇叙事。在一些后现代时期的心理学家眼中,心理学要想顺应时代的潮流,直面错综复杂的后现代心理生活,就必须挣脱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所设置的桎梏,超越无意识的迷宫,放弃自我崇拜,将视野投注到人类活动与现今的自然和文化世界之间的关系之上。“与现代心理学的个体主义和内部心理的术语学(terminology)相反,在后现代话语中出现了一种关于人的去个体化(deindividualization)和外表化(externalization),他们认为自我的时代已经终结,有一种从内向外、从知者到所知的运动。意识、无意识等心理学概念已退缩到幕后,而知识、语言、前景展望、神话等概念则走上了前台。关于心理的考古学(archaeology)让位于关于现行文化景观的建筑学(architecture)。”^{②0}从这层意思上讲,心理学似乎更具有人文科学的性质。

(二)西方关于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争论

由于心理科学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回应相对滞后和迟缓,也由于后现代文化思潮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因此,当一些从事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开拓者们借助于后现代视野,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来进行心理学研究时,便不免会各执一端、产生分歧。关于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争论,我们大体上可以归纳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从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心理学应坚持自然科学的学科定位,主张以实验、实证、定量研究的方法来

探究人的心理和行为,否认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有存在的必要与价值。应该承认这一观点在当下西方心理学界仍占据主导地位;第二种观点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心理学应坚持人文科学的学科定位,主张以释义、描述、质化分析的方法来探究人的心理和行为,肯定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合法性与价值。欣赏与接受后现代文化思潮之观念的心理学家及在心理学界处于非主流地位的精神分析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倾向于这种主张;第三种观点具有折衷性质,一方面体认到科学主义心理学既有进步与合理的成分,又有难以克服的局限与缺憾,另一方面既支持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但又持观望、保留态度。限于篇幅,我们仅就几位具有代表意义的学者们的观点与争鸣作简要阐释。

1. 反对者的意见

史密斯(Smith, M. B.)作为坚持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研究范式,支持精密、客观的实证研究的热情斗士,其观点反映和代表了科学主义心理学对待后现代文化思潮及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立场。他于1994年发表文章^②,指出目前在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理论心理学等领域出现了一种值得警惕的具有危害性的倾向,那便是后现代主义的渗入与盛行。他认为这种倾向代表了一种既反映出当代的人格厄运又无力应对的日趋时髦的元理论模式。史密斯认为格根(Gergen, K. J.)等人是心理学界得后现代风气之先并为后现代文化思潮在心理学研究中兴盛起到很大作用的人物,他们借用了出现在人文学科中的后结构主义运动的力量,比如文学评论中的解构主义、认识论和伦理学中的反基础主义的观点和思路,来从事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在他看来,后现

代的态度是一种激进的相对主义,是用一种不受一般法则制约的视角来抵制科学的权利与要求、拒不承认关于真理的概念是可以接受的思想观念。史密斯认为后现代的方法和定向是令人茫然失所而又无法确定的,他指出格根等人的观点并没有揭示出这种乱七八糟的世界观正是造成社会饱和病理诊断与后现代自我困境和疾病的根源所在。

史密斯认识到格根等人在心理学研究中所进行的后现代转向的努力,的确向心理学的叙事方式,更不用说心理科学和心理学职业发出了挑战,但他认为心理学绝不仅仅是一种游戏或者玩笑。他在对格根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之后,不无忧虑地指出:令他诧异的是格根等人所倡导的极端的反科学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在主流心理学的边缘地带已盘踞了显赫的位置。他认为在心理学中更具人文色彩的较宽厚的心理学家,自然会对逻辑实证主义在心理学研究中和心理学界的失势而欢欣鼓舞,他们认为逻辑实证主义作为具有强制性和排他性的科学哲学,曾一度被心理学当作法宝,结果给心理学事业造成了灾难性的浩劫。他们会欣然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认定欧美心理学的权利和要求自有其文化和历史的局限。他们会赞同当心理学关注拥有价值和意义的人与人性时,既可以用自然科学通常所采用的因果性解释,又可以采用一种阐明式的解释学框架。史密斯承认这些看法有其建设性的意义,并且有助于消除和弥补在心理学舞台上占统治地位长达半个世纪的行为主义所造成的危害。但令他忧心忡忡的是格根等人煽动起来的倾向:放弃关于科学的概念——自然的或是人文的、与历史有关的或者无关的。他认为科学作为一种提供证据的公开的、自我批评的社会事业,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对诸多现象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科学作为一种追求真理的事业,其方法可根据是否产生实际效

果加以评判。史密斯声称他很少发现后现代主义者的言论能公正地对待科学的建设和意义。

史密斯指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场运动,已经由人文科学传播到了社会科学,但在自然科学中却没有立足之地,如果有什么影响的话,也仅仅是冒出了地平线,不可能形成气候。其潜台词是后现代文化思潮在科学主义心理学中是没有市场的。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在人文科学中盛行起来,是因为它与后现代性文化危机比较合拍。后现代主义者旗帜鲜明地坚持反科学的立场,不仅是因为技术作为科学的产物带来了如此众多的后现代难题,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而且还因为人文学科的教授们在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难得占有份额,而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同行们可以拥有大量的可供支配的资金,他们在羡慕之余便心生嫉恨。他不无尖刻地指出:后现代主义者的态度有不少怨恨与嫉妒的成分。

史密斯看到心理学,尤其是带有更多人文色彩的心理学,比如说人格、发展、社会 and 理论心理学,处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连接部,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历史的和文化的科学。它们热衷于对特殊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背景进行具体地领悟和理解,也关注对人类经验和行为更具普遍意义的特征进行探讨,它们更自然地注重后现代性,更愿意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和态度。

在文章中史密斯指出,面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挑战,考虑到采取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观点已经开始侵蚀心理学的研究,心理学家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和警惕。他提醒心理学家们没有必要跟在时髦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后面亦步亦趋,他说:“作为心理学家,我们应力所能及地尽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想方设法地削弱它。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没有必要巧立名目,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应付来自人文学科的诸多挑战。当然,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将把人文科

学与其他科学区分开来的意义与价值这一神圣领地纳入我们的视野之中。但是,如果我们不管是无视趋近真理观念的科学目标和战略,还是无视趋近善的观念的伦理道德追求,那么我们将痛失很多作为科学的独具特色的或者有益的角色和作用。”^②

史密斯在1995年发表文章指出:尽管经验主义作为真理的理论或许可能会消失,但是作为一种发现和寻找证据的方法,它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他也同意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倾向,心理学的研究应重视来自其他国家的和女性心理学工作者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但他不接受格根等人将普遍化的心理学视为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看法。不过他完全同意他们关于后现代主义有诸多形式和后现代主义已经完成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的意见。他说:“我反对试图回归价值中立的科学观念,在人的王国中,这种观念注定要失败。”^③由此可见,史密斯已趋近于折衷派的观点了,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证明了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探索和研究成果已成为心理学界不容忽视、也无法忽视的事实。

2. 支持者的声音

支持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肯定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心理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鼓励后现代心理学的体系构建的学者可谓人多势众。拉泽(Lather, P.)在1992年分析了库恩、利奥塔德、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罗蒂等后现代大师的思想对人文科学的影响,指出在这些后现代思想家的努力和呼吁下,实证主义所主张的价值中立的科学立场已经土崩瓦解了。^④邵特(Shotter, J.)也撰文指出:近年来出现了一场由现代科学转向后现代科学的运动,由之

发生的众多变化可归结为探索立场与调研活动的特征的转变。^{②5}斯里夫和威廉姆斯(Sliffe, B. D. & Williams, R. N.)认为,尽管科学主义心理学家无视各种后现代主义观点,但它们存在并盛行于广泛的人文科学的学术话语之中。这些观点对文化中的学术环境有着显著和意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心理治疗和教育等应用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②6}

为史密斯所攻击的格根,长期以来致力于后现代心理学的探索,早在1985年他就指出,心理学中外因论的衰微起因于新一代科学哲学家对逻辑实证主义立场与观点的批评和在社会科学领域以马尔库塞、阿多尔诺、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传统观念的冲击。^{②7}后来他又主张来自非西方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心理学家,支持女权主义运动和人类学的研究取向的心理学家以及关注隐喻、叙事和意义解构的文学评论家都支持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②8}他在1988年所作的《走向后现代心理学》的报告中更立场鲜明地指出:心理学在发展趋势及特征方面已经出现的潜在的基本变化可归因于场面宏大、影响深远的理智与文化转型运动的影响。他从库恩、费耶阿本德、劳丹、利奥塔德、哈贝马斯、伽达默尔、德里达、福柯、罗蒂等人的思想中吸取了营养和灵感,对与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息息相关的后现代思想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后现代思想对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基础的侵蚀与削弱,预言了心理学在新的形势下可能的发展方向及其特征。^{②9}1994年《美国心理学家》第49卷第5期,同期发表了格根和史密斯的两篇针锋相对的争鸣性文章,格根针对史密斯的攻击毫不客气地指出:史密斯小心翼翼地掩盖甚或心存忧虑地不敢直面来自各方面的对传统观点的挑战,更无视后现代文化思潮在众多领域已取得的显著业绩和巨大市场,而是用诸如追赶时髦、由怨恨而生嫉妒、放荡等冷嘲

热讽、不合学术规范的语词来诋毁当前学术界出现的新的潮流,这是一种心虚的表现。格根对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潜势进行了估计,他说:“我们已经知道后现代思想并不限制研究的应用和道德的思考,相反,它允许将这些放到更为广泛的文化与历史的本文中进行考察。借助于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我们或许在生活中与人相处时少一些攻击而多一些忍耐与创造性。”^⑨他认为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有三种潜在的前景或发展方向:第一,心理学家应关注对文化利益、人生意义、价值、道德等问题的研究,而不能只醉心于发现事实。第二,心理学家应致力于理论的创新。从后现代的视角看,理论能提供前结构(forestructure),通过这一结构人们会理解事实与数据的实际含义,因此,理论建设比事实发现更为重要。他鼓励新的心理学家应该能熟练地获得富有意义的、明白易懂的、实际有用的理论的资源。第三,心理学应超越表象主义。传统的观点认为书面语言是高贵的,因为书面语言能展现真理,而真理又是科学所追求的目标,所以语言表现被视为神圣的事情。与此相反,当人们不再以语言的再现力而以其所包容的实际含义来对语言的重要性进行评估时,就得依据其实用价值的大小来确定了。比如说,心理学的研究对治疗者、教育者、企业管理者、团体组织者等人的工作开展有什么指导意义?格根认为作为21世纪的心理学家应通过各种手段与方式多出“产品”,而不应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打字员”和“计算者”。

史密斯和格根的文章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于1995年第50卷第5期上发表了6篇文章,就后现代主义及其对心理学的影响展开了讨论。茹塞尔(Russell, R. L.)等人撰文指出:后现代文化思潮肯定会而且已经对人们的生活和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认为史密斯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有其片面性,心理学的理论与研究模式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一点从行

为主义、认知科学、家庭系统理论及发展心理学的规范文本中就能体现出来,更不用说心理学对符号相互作用论、人种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和女权主义等观点的认同和吸收了。他们认为心理学理论中这些倾向的汇集,表明心理学家已经从文化的、历史的角度来深入地探索人类的心理与行为的奥秘了。鉴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众多而庞杂,他们建议心理学工作者必须先弄清其基本思想和主旨,在鉴别、批判、吸收的基础上予以借鉴。^① 门特(Mente, D.)认为史密斯对相对主义的看法并不符合后现代主义者和建构论者的本意。他指出在心理学领域,除格根积极倡导后现代运动之外,还有不少心理学工作者已经将后现代的观点引入到了自己的研究之中,他们看到的是新的可能性而不只关注黑暗与厄运(gloom and doom)。^② 格根在本专题讨论中也撰文指出:几位参与讨论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拓宽和引申了他与史密斯的争论范围,他认为这种百家争鸣式的讨论正符合后现代主义强调真理与善的多元性及通过对话认清意义的主旨。他对讨论中有人建议让现代和后现代对心理学的探讨和研究携手共进的看法发表了意见:“尽管在理论上我同意这种观点,但是我们必须更长远地考虑一下共处的条件。在我看来,后现代思想已为经验论者讲话和实践留有了余地和空间,但是经验主义在自身运作时与原教旨主义者的信仰是十分相似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坚守教规,就会失去天恩。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可行的相互交流的模式能够建立起来呢?”^③ 由此看来,格根对折衷派的观点是不愿苟同的。

3. 折衷者的观点

主编《心理学与后现代主义》(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

的丹麦教育心理学家苛费尔(Kvale, S.)的折衷观很有代表性,他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原则立场及其理论误区有着深刻的洞见,同时又具有扎实的后现代主义的素养,他也积极倡导心理学视野的改变,但对心理学未来前景的展望却不同于格根等人的看法。在他看来,当前人文科学领域已进入了后现代时代,而心理学作为现代的产物,名称的出现是在启蒙时代,作为一门科学则诞生于19世纪末。如果这两个前提都正确——心理学作为现代的产儿,而当今社会又进入了后现代——那么,心理科学或许会与当今潮流失之交臂。由之“心理学”与“后现代性”这两个词便不相容,“后现代心理学”便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苛费尔注意到在学术心理学,尤其是在社会心理学内部已经出现了几种明确地与后现代话语相接轨的倾向,邵特的解构社会心理学的设想、格根的社会建构论等,他们追随的是德里达、福柯、拉康、利奥塔德、罗蒂、库恩等人的思路,但他认为这样的研究还没有形成气候。他说:“心理科学之所以无力面对或者忽略当前的文化潮流,主要是因为它植根于现代性之上,过于强调研究抽象的心理的必然性,而与后现代世界失去了联系,我们现在还没有涉及到这样的话题:现代心理学是否有能力理解现代的人。”^④在他看来,学术心理学与职业心理学的紧张对峙,至少可部分地归因于主流的学术心理学是现代性的,而心理学的职业应用却必须面对身处后现代的人类的生活,两者所处理的文本是大不相同的。他为心理学后现代的发展前景设计了三个方案:第一种是极端的形式:后现代主体的死亡预示着心理学(关于主体的现代科学)的死亡。如果说现代心理学对现代性理解人来说,是一种享有特权的途径的话,那么,后现代同样意味着一种后心理学(post-psychology)的时代。后现代使主体失去中心或许会导致关注主体的现代心理学先去中心,现代心理学作为一门分离

的科学将会消解,或许会合并到在后现代氛围中自由运转的其他学科之中,比如说计算机认知科学、神经心理学、生物心理学等;第二种也是极端的形式:当代心理学可视为后现代概念的大杂烩,将从其他领域中转借过来的观念和方法,顺应当前消费者对大众文化的要求,再循环利用或予以东拼西凑。借助于超常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心理学像变形虫一样看上去既能向市场开放又能促进自我完善。第三种是可供选择或替换的(alternative)心理学:它从心理的考古学(archaeology)中走出来,而走进当今世界文化氛围之中,直接进入后现代的语境里。它直面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条件下人类生存的根源,以开放的胸襟吸纳由艺术和人文科学所提供的对人类状况的透析与洞悉;它欣然认可知识所具有的开放的、前展的、多歧的特性和由应用所获知识的合法性;它还容许研究的多元方法论,包括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多样性的定性描述。苛费尔倾向于这种方案,而这种心理学也正是格根等人所积极追求的。但他还是不无担忧地指出:“问题是这种剧烈的变化能否在有强壮的个体主义和理性主义根基的心理科学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后现代话语包括后现代心理学的几种尝试,是否仅仅反映了用户第一主义(consumerism),或者是,它是否还拥有潜在的可能去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和对人类关于后现代社会流行的思想加以解构。”^⑤

米查尔(Michael, M.)认为在心理学研究中,可以利用多重阅读和阐释的方法,其中包括得到一定修正的现代主义的视角,来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明显对峙。在他看来,现代与后现代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后现代对现代而言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一定范围或者一定意义上讲,现代主义者的一些观点完全可以为后现代主义者借鉴和利用。他所倡导的后现代心理学,旨在借助自身的僭妄潜势,经调整的现代主义的主张及其智能与实践上的合

理成分,同样可以为其所用,也就是说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并非像格根的社会建构论所以为的那样泾渭分明、互不相干。^⑤

丹讷(Danner, S.)在《美国心理学家》编发的那组文章中著文认为:史密斯与格根对后现代主义有诸多的形态、它起源于文化的变革、又从哲学的沉思中得到了前进的动力、并且日益削弱和侵蚀着心理学的科学基础等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对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及发展前景的认识却不尽相同。他指出我们既没有像史密斯所认为的那样进入了一个反科学的相对主义的新时代,也不应为格根关于不用追求客观真理的梦想所迷惑。在他看来,格根有关众多的本土心理学会大量涌现的观点和史密斯因失望而采取的冷嘲热讽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他还声称哲学关于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在心理学研究和具体应用中是不存在的。对心理学家而言,如何将事实与其价值分开、如何对待政治上的中立、如何体验道德约束等问题,是无法给出回答的。^⑥

瓦尔特(White, D.)等人也参加了讨论,他们认为史密斯和格根的两篇论文关于现代和后现代对心理学影响的看法,是简明而有说服力的。现代和后现代、相对主义与表象主义可以说是相互对立的。他们指出:后现代思想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谨防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因为在他们眼中,一种普遍观点——一个假设、一种理论或者一种法则——的采纳,用后现代的眼光审视,都有可能导致极权(totalizing)。现代科学包括科学心理学,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基础之上:理论必须作为一种普遍性假设,需要通过实验加以验证。如果不被证明为假,便被视为普遍适用的。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曾经对这一观念进行过无情的批驳。文章采取了一种折衷而乐观的态度:“我们的结论是乐观的,有足够的空间将现代和后现代对心理学的探讨和研究容纳进去。由史密斯和格根所引发的

对话能为心理学在现代和后现代两方面重新焕发活力而服务,心理学的美好前景有可能在当它有能力参与来自方方面面的学者所进行的变革对话中得以实现。”^⑨

相比较而言,人们似乎更倾向于接受或更容易理解和认同折衷者的看法,因为他们对科学主义心理学及后现代心理学思想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为它们留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为心理学在后现代寻找合适的前行道路不无益处和发展余地。

注释:

- ① Hoshmand, L. T. & Polkinghorne, D. E. Redefining the Science-Practice Relationship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2, Vol. 47 (1); pp. 55.
- ②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兴起》,《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第139页。
- ③ Kvale, S. *From the Archaeology to the Architecture of Cultural Landscapes*. Kvale, S. (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1992, pp. 12.
- ④ Kvale, S. Postmodern Psychology: A Contradictio in Adjecto?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 (1); pp. 48.
- ⑤ Shotter, J. Getting in Touch: The Meta-Methodology of a Postmodern Science of Mental Life. Kvale, S. (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1992, pp. 71.
- ⑥ Gergen, K. J. Toward a Postmodern Psychology.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1); pp. 33.
- ⑦ Gergen, K. J. Exploring the Postmodern: Perils or Potential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4, Vol. 49(5); pp. 413.
- ⑧ Gergen, M. From Mod Masculinity to Post-Mod Macho: A Feminist Re-Play.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 (1); pp. 99.
- ⑨ Sampson, E. E. Identity Politics: Challenges to Psychology's Understand-

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3, Vol. 48 (12): pp. 1219.

- ⑩ Bevan, W.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A Tour Inside the Onion. .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1, Vol. (5): pp. 489.
- ⑪ Gergen, K. J. Toward a Postmodern Psychology.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1): pp. 33.
- ⑫ Shotter, J. Getting in Touch: The Meta-Methology of a Postmodern Science of Mental Life. Kvale, S. (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 SAGE . Publications; London. 1992, pp. 66—68.
- ⑬ Schneider, K. J. Toward a Science of the Heart.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8, Vol. 53 (3): pp. 286.
- ⑭ Bevan, W.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1, Vol. 46 (5): pp. 482.
- ⑮ Gergen, K. J. *The Saturated Self: Dilemmas of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pp. 103.
- ⑯ Gergen, K. J. Exploring the Postmoder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4, Vol. 49 (5): pp. 414.
- ⑰ Rice, C. E. Scenarios: The Scientist—Practitioner Split and the Future of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7, Vol. 52 (11): pp. 1176—1180.
- ⑱ Kvale, S. Postmodern Psychology: A Contradictio in Adjecto?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 (1): pp. 49—50.
- ⑲ Michael, M. Postmodern Subjects; Towards a Transgressive Social Psychology. Kvale, S. (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 SAGE. Publication: London. 1992, pp. 75—76.
- ⑳ Kvale, S. From the Archaeology of the Psyche to the Architecture of Cultural Landscapes. Kvale, S. (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 SAGE . Publications; London . 1992, pp. 15.
- ㉑ Smith, M. B. Selfhood at Risk: Postmodern Perils and the Perils of Postmodernism,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4, Vol. 49, No. 5, pp. 405—411.
- ㉒ Ibid , pp. 411.
- ㉓ Smith, M. B. About Postmodernism: Reply to Gergen and Others, *Ameri-*

- can Psychologist, 1995, Vol. 50, No. (5), pp. 393.
- ②④ Lather, P. Postmodernism and the Human Sciences. In: Kvale, S. (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 1992, pp. 88—109.
- ②⑤ Shotter, J. 'Getting in Touch' ; The Meta-Methodology of a Postmodern Science of Mental Life. In: Kvale, S. (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1992, pp. 58—73.
- ②⑥ Slife, B. D. & Williams, R. N. Toward a Theoretical Psychology: Should a Subdiscipline Be Formally Recognized?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7, Vol. 52, No. 2, pp. 117—129.
- ②⑦ Gergen, K. J. 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vement in Moder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5, Vol. 40, No. 3, pp. 266—275.
- ②⑧ Gergen, K. J.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Phoenix of Unreality, In: Koch, S. & Leary, D. E. (Ed); A Century of Psychology as Sci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pp. 428—457.
- ②⑨ Gergen, K. J. Toward a Postmodern Psychology, In: Aanstoos, C. M. (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ty [Special issue].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 No (1); pp. 23—34.
- ③⑩ Gergen, K. J. Exploring the Postmodern: Perils or Potential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4, Vol. 49, No. 5, pp. 412—416.
- ③⑪ Russell, R. L. & Gaubatz, M. D. Contested Affinities: Reaction to Gergen's (1994) and Smith's (1994) Postmodernism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5, Vol. 50, No. 5, pp. 389—390.
- ③⑫ Mente, D. Whose Truth? Whose Goodness? Whose Beau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5, Vol. 50, No. 5, pp. 391.
- ③⑬ Gergen, K. J. Postmodern Psychology: Resonance and Refle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5, Vol. 50, No. 5, pp. 394.
- ③⑭⑮ Kvale, S. Postmodern Psychology: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 In: Kvale, S. (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 1992, p. 52, pp. 53.

- ② Michael, M. Postmodern Subjects: Towards a Transgressive Social Psychology, In: Kvale, S. (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1992, pp. 74 - 87.
- ③ Denner, B. Stalked by the Postmodern Beast,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5, Vol. 50, No. 5, pp. 390—391.
- ④ White, D. & Wang, A. Universalism, Humanism, and Postmodernism,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5, Vol. 50, No. 5. pp. 392—393.

七、西方心理学三大势力与 后现代视野的关联

伴随着机械论自然观和实证主义这两大方法论基础的动摇,科学主义心理学逐步陷入了尴尬与困境之中;伴随着现代科学视野的转换和科学哲学理念的更新,科学主义心理学自身的误区与缺陷也逐步暴露无遗,这便成了行为主义内部分裂与转化的原因。承载着科学主义血脉与精神的新行为主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走上了艰难的革新之路;也正伴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渐入与冲击,同样关注社会发展、文化走向和人生境遇的非主流心理学,很容易地与后现代精神达成默契。在后现代文化思潮高歌猛进的形势下,素有人文精神和情怀的精神分析学家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自然地与后现代视野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他们与从事后现代心理学探索的学者们一道,不断地为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摇旗呐喊。这样在科学心理学诞生百年之后,心理学的三大势力:行为主义、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心理学在后现代的氛围中似乎找到了同舟共济的契机和理由:适应时代潮流,打破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框架、教条与桎梏,重新构建心理学的体系。

(一)行为主义阵营的视角转换

应该承认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基调主要是由早期行为主义者华

生和激进行为主义者斯金纳确立的，在他们的努力下，主观观察法（内省法）遭淘汰，客观实验法成为惟一合法的研究方法；反对对行为进行心理学的解释；排斥实际上的遗传作用，强调外在强化与环境对行为产生的影响；在实验中普遍倾向对动物进行实验。^①环境决定论、教育万能论和人性悲观论在心理学研究中大行其道。

以赫尔、托尔曼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者竭尽全力地执行逻辑实证主义和操作主义的程序，以期改造华生“无头脑心理学”体系，但到了50年代前后却走投无路了。在此情况下，以班图拉、罗特、米契尔等在行为主义母体中成长起来的心理学家，试图在行为主义、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之间走一条折衷的道路，即在坚持行为主义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大胆吸收认知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观点与成果，成为新的新行为主义者。他们在进行心理学研究时，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重视社会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主要以人为研究对象、注重自我调节和认知的价值，所有这些主张与后现代思想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说明了从科学主义心理学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一些心理学家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关注着对后现代境遇中的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进行研究。

1. 突出人的主体地位 反对机械决定论

新、旧行为主义者把人的意识看成一种副产品，他们由刺激直接推论反应，由环境直接推论行为，通过动物实验推论人的问题，实际上是假定人与动物没有本质的不同，这是一种机械还原论的观点。^②他们主要以动物为研究对象，简单地将由动物所得出的行

为规律推至人类身上,将人与动物或机器相比拟。

真正实现由动物向人的研究过渡的是新的新行为主义者。赫尔、托尔曼两位新行为主义者,虽然在“中介因素”的名义下承认了心理因素的作用,但他们仍以机械论的观点解释中介因素,实际上仅仅把心理因素看成是外部环境起作用的管道,在实质上仍然否定了心理因素的作用。新的新行为主义者则把心理过程看成是积极的主动的,强调把行为主义与建构论结合起来,重视以往经由学习而获得的认知规则在人对环境信息作出反应过程中的作用。罗特尽管不忽视由实验得来的关于动物学习的大量资料,但他关注的焦点已转移到了对人的研究之上;米契尔重视人格问题的研究,强调个人建构、建构能力、认知原型等的作用,已不涉及动物行为的研究;班图拉强调行为习得过程中社会因素和认知结构的作用,因而在方法论方面,必然注重以人为被试的实验。在实验中,人能通览把握实验情境,所以能通过领悟即刻模仿,或通过推理解决问题,故行为习得呈飞跃突变之势,这与新、旧行为主义者通过对猫、小白鼠、鸽子等动物的实验所得出的动物行为习得过程是渐进而缓慢的结论是迥然有别的。通过上述新的新行为主义者的努力,心理学研究改变了原有的机械还原的模式,扭转了以动物为实验对象,将由动物实验所得结论简单地类推人类行为的倾向。班图拉等心理学家注意到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主张研究人类行为的独特的一面,从而使得一些学者将他们看成行为主义阵营中的人本主义者,并由之与后现代思想有了很多相通之处。由于班图拉等人重视人的因素在决定行为中的作用,“这就使行为主义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目标渐趋一致,无怪乎班图拉曾声称试图发展一种人本主义的行为主义了。”^③

2. 注重交互作用 反对环境决定论

华生和斯金纳是典型的环境决定论者,华生认为较复杂的行为的形成完全来自后天的学习和早期的训练,他由于片面地夸大环境和教育的作用,因而成为环境决定论的积极倡导者与鼓动者。斯金纳则紧步其后,主张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总是要受到环境和他人的摆布与左右,人作为环境的无所作为的受体,成为无需要、无自由可谈的社会环境的奴隶。新的新行为主义者班图拉反对环境决定论,主张行为、环境、个人内在诸因素相互影响、交互作用,构成一种三角互动关系,认为人既不是单独地由内部力量所驱使,也不单独根据外部环境而随波逐流。他指出:“行为、人的内部因素、环境的影响之间彼此相互联结、相互决定。这一过程涉及三个因素的交互作用,而不是两因素的结合或两因素之间的单向作用。我们曾经指出行为和环境条件作为交互决定的因素而起作用。人的内部因素(即观念、信念、自我觉知)和行为同样是彼此交互决定的因素”。^①在他看来,个人、环境和行为三种因素的相对影响力在不同的条件下对不同的人来说是大不相同的,有时环境的影响起主导作用,有时行为或认知因素在这个交互决定链中起决定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三者是密切相联,互为影响的。不过,班图拉特别强调人的因素在决定行为中的作用,这也使得行为主义与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后现代心理学的目标渐趋一致。也正因为人有与环境交互影响的能力,所以他们可以是自己命运的设计者,个人的成就是内、外部环境和人的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人的因素包括天赋潜能、反省思维、后天习得的能力以及高水平的自我创造力等,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行为主义人性悲观论的论调。

3. 强调自我调节 反对人为机器模型

新、旧行为主义者为了实现其所确立的目标和任务：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他们在从事心理学研究时，便坚持人为机器的模型。华生等早期行为主义者极力贬低和否认人的内部心理活动的作用，主张行为习得是简单的选择与联结；而赫尔和斯金纳这两位新行为主义者在其庞大的理论体系中，也将人看成任人宰割与控制的被动的接受者，反对将行为的改变归因于任何内在因素的作用，认为人没有自由意志，也没有自发的行为能力。也正因为新、旧行为主义者将人看成机器，所以，他们特别看重外在强化或奖惩在行为形成与改变中的作用，也特别强调对外显行为进行客观而机械的研究。

班图拉等新的新行为主义者反对人为机器的模型，注重研究人的内部心理过程，赋予主观能动作用以突出的地位，他们认为人的内部心理过程和内在经验会调节和影响人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如果行为仅仅由外部的奖惩或强化所决定，人就会像风向标一样不断地改变方向，以适应作用于他们的各种短暂的影响。他们指出：除了在某种强迫压力下，当面临种种冲突的影响时，人们会表现出强有力的自我导向。人由于具有自我指导的能力，使得人们可通过自为的结果来对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施加影响。班图拉认为自我调节是个人的内在强化过程，人能通过认知来控制自己的生活，并能对未来制定计划和确定目标。班图拉的自我调节论、自为效能观表明人具有理性的认知能力，能合理而主动地调控自己的行动；罗特关于成功的类化性期待和内在控制点的研究，米契尔关于认知人格变量和认知原型的探讨以及斯塔茨关于自我的论

述都证明了人的自我调节在行为与学习中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在后现代心理学研究中,主张主体死亡、自我解构的声音正逐渐减弱,而强调重建自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呼声在不断高涨,这与新的新行为主义者的理论观点可谓大同小异。

4. 重视人格研究 推动临床应用 与学术研究的结合

班图拉等新的新行为主义者不像新、旧行为主义者那样主要致力于纯学术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而将研究的视角聚集到异常行为、人格心理、发展心理、社会心理的探讨上,从而推动了临床应用和各分支心理学的发展。

班图拉曾出版过《青少年的攻击》、《社会学习与人格发展》、《行为矫正原理》、《攻击:社会学习的分析》、《社会学习理论》等较有影响的著作。他系统地研究了儿童的异常行为和成人的变态行为。为了解决这类社会问题,他从研究儿童的攻击性行为开始,进而探讨了家庭因素对个体人格的影响,突出了社会文化因素在人格形成中的作用,并最终提出了社会认知的人格理论。他所提出的行为矫正原理和行为治疗技术,对于促进个体端正品行、矫正不良行为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理论价值,并在临床实践中被广泛采用。

罗特尔注重变态心理、儿童心理、社会心理的研究,并将研究重点由实验室转到了临床应用上。他先后出版了《社会学习与临床心理学》和《人格的社会学习理论的应用》等著作。后来,他又将控制点和人际信任等抽象的人格变量引入了其社会行为学习理论之中。在研究中,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很少涉及独

立的个体。他采用了建构论的观点,着意发展一系列有预测效用的概念,在其理论中有机地将动机性变量(强化)和认知变量(期待)纳入一个综合性的框架之中。此外,他还对适应不良者的特征、心理治疗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米契尔身为临床心理学博士,深受人格心理学家凯利的影响,并于1978年获得美国临床心理学分会颁发的科学贡献大奖。他用五种认知人格变量来解释人们是如何对各种刺激进行反应的,又是怎样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行为模式及人格的。他还对认知原型和满足延宕进行过悉心的研究。他立论的出发点在于摆脱和结束关于人与情境关系问题的长期纷争,努力使人格——临床和认知——实验这两大心理学阵营在目标规划和方法设计等方面相互协作起来,以便从根本上完成对人的心理这一难题的研究^⑤,他的这一思想表达了他希望心理学出现新的整合的美好设想。

后现代心理学十分注重心理学的实际应用,主张临床应用与学术研究应相互协调、共同发展,也特别致力于人格心理、发展心理与社会心理问题的研究,并在这些心理学分支学科中找到了最适合心理学后现代视野生根发芽的土壤。即使不认为这与新的新行为主义的观点有某种巧合的话,起码也表明两者在心理学的未来发展和研究重心方面具有一致的看法。

(二)精神分析的后现代视域

无论是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等早期精神分析学家,还是弗洛姆、霍妮等新精神分析学家都重视知识的实用价值和实践功能;强调临床治疗和儿童教育;轻视实证方法、倡导释义分析;反对心

理学要么属自然科学,要么属人文科学的学科对立,所有这些都与后现代文化心理学的主张和观点大体一致。所以,在和时下的后现代思潮的关系上,精神分析不像科学主义心理学那样完全处在后现代主义的敌对面,成为后现代文化思潮所批判和攻击的对象。从总体上看“精神分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呼应时下的后现代话语和精神,与其有内在的亲合性。因此,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透过后现代的学术话语来反观精神分析学,或许可以凸现出精神分析学在当代的一些新的意义。”^⑥美国学者罗斯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她认为在心理学领域,后现代心理学家们竭力抛弃理性的、统一的主体观,将主体性重新理论化为多重的、矛盾的和大体上非理性的,后现代主义消解了主我(I)和客我(me)之间,分析者和病人之间的本质差异,后现代的心理学家得出结论说,主体决不可能完全地易于接近的,因为它是如此深深地埋藏于无意识之中。^⑦假使此分析成立,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精神分析不仅拥有与后现代文化思潮大体相同的语言,而且对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鉴于精神分析所涉及到的学者和观点过于庞杂又多有冲突,很难对精神分析的后现代视域作出精炼的归纳,所以,我们拟对精神分析领域几位重要人物及其思想,透过后现代视界作简要分析。

1. 边缘文本的扶正:早期

精神分析的探索

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并非出身于正统的心理学,而是来源于精神疾病的治疗实践。它所关心的是反常、变态的人的心理,反对将心理学建设成为以方法为中心的实证科学,主张心理学

应设法解决实际问题,认为心理学应以临床观察和个案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弗洛伊德本人承认精神分析有两点触怒了全人类:其一是强调潜意识违背了人们对理性权威的信仰;其二是强调性本能违背了人们对自身道德品性的尊重。弗洛伊德除了提出精神分析理论之外,还广泛分析了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影响极大的社会文化理论。“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人的概念是对西方文明的最无可辩驳的控告,同时又是对它的最坚定不移的捍卫。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切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但这样的压制恰恰是进步的前提。”^⑧由于精神分析具有非理性主义和反逻辑中心主义的倾向,所以,有人干脆称弗洛伊德为后现代主义者。假如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的话,我们至少得承认,后现代文化思潮从精神分析身上汲取了大量营养。正由于与正统心理学各自的出身、注重的問題、研究的方法、关注的重心大不相同,所以,弗洛伊德才将处于正统心理学边缘地带的问题:潜意识、本我、性、本能、梦、变态等堂而皇之地纳入了其理论体系之中。也正由于这些边缘文本得以扶正,才为弗洛伊德招致了毁誉参半的评价,但这毫无疑问已给心理学带来了无限的发展空间和生机,而这一去中心扬边缘的举动也正迎合了后现代文化思潮的精神。

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反对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将社会文化因素视为人的精神生活的决定力量,由之成为“在心理学的历史中第一个沿着我们今天应该称之为社会科学的方向发展的心理学体系”^⑨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在哲学方面承续了叔本华和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观点;在科学方面背离了实证主义式的还原分析的研究途径,接受了整体论的思想,认为“人的身和心二者都是生

活的表现,都是整体生活的一部分”。个体心理学就是“用整体的概念来了解其相互关系。”^⑩阿德勒同样为正统心理学带来了许多边缘文本:权力意志、追求优越、自卑情结、自尊情结、早期记忆、生活风格、社会兴趣、补偿作用、创造性自我等。荣格作为一位人类灵魂的伟大的剖析者,曾经构筑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分析心理学体系,在其一生中,梦、幻想以及种种神秘现象一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对集体潜意识及其诸多原型的诠释及关于人的心理类型的学说,几乎涵盖了人类一切文化精神现象,完全超越了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并使之成为心理学发展史中的一座丰碑。荣格对原始意象、神秘象征、宗教、宇宙、东方文化的关注与尊崇;对现代西方文化危机与精神危机的深刻揭示;以及他对人类追求的应该是一种物质与精神、肉体与心灵、外在生活与内在生活、客观实在与主观实在的和谐,一种西方与东方的调和、统一的热情呼吁等,使他具有了后现代的情怀。冯川先生在《神话人格——荣格》这本关于荣格的评传中,就曾对荣格的后现代意义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论述。^⑪

2. 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的

受欲解放论

马尔库塞作为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家和后现代时期文化论坛激进的思想家,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持一种悲观主义的论调。他始终关注着现代人的境遇及其解放。马尔库塞论证了资本主义对人的精神上的摧残和压迫,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探讨了资本主义对人的本能生活的不合理压抑。他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超出了性压抑的范围,转向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科学技术、官僚制度的批判。他在名著《单向度

的人》一书中明确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技术理性的不断高扬,技术统治已取代了政治统治,现代社会成为只有肯定面的单向社会,现代人的思维变成了单向思维,单向社会与单向思维的融合,造成了现代人的全面异化,人也由之成为单向度的人。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单面的社会,单面社会产生单面思想,具有单面思想的人是单面人。发达工业社会是与全面发展的人对立的社会。”^⑫在马尔库塞看来,单向度的人是一种完全僵化的物,是按技术理性行事的工具,是被动接受而没有主动创造的人,是只能服从现实而不能批判和改变现实的人。

马尔库塞尽管不是一位正统的精神分析学家,也未从事过任何治疗实践,并且直至晚年才开始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但他对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却是十分著名的。他曾声称,弗洛伊德的某些基本假定,无论是正统的还是修正过的,现在都已经过时了。但他又言明:“精神分析事实上并非没有存在的价值,相反,它的对象的过时性揭示了:进步在现实中变成了退步。于是,精神分析在先进的工业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散发出新的亮光。”^⑬马尔库塞认为,尽管弗洛伊德明确主张历史的悲观主义、权威主义和暴力的必然性,但他的理论体系中恰恰隐含着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批判。他在《爱欲与文明》这部名著中把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说结合了起来:第一,他把弗洛伊德的爱欲本质论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论相结合,提出了一种爱欲解放论;第二,他把弗洛伊德关于现代文明中爱欲受压抑的观点与马克思关于劳动被异化的观点相结合,发起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总批判;第三,他把弗洛伊德对爱欲受压抑的社会根源的分析与马克思对人类苦难社会根源的分析相结合,论证了解放爱欲、建立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⑭他在书中抛弃了人们对性的传统看法,明确指

出性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文明发展的方向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马尔库塞由此出发,“揭露了异化劳动和异化生活的危害性,从意识形态高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⑮

马尔库塞在最后一部著作《审美之维》中,面对后现代文化,对自己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总结,指出处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惟有艺术才毫不妥协地批判现实。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对人的心理——本能结构的深层压抑,使其非合理性变成了合理的东西。而人的解放的根本标志和实现途径,便是以艺术——文化为手段的心理——本能压抑的消除。他指出:“反客观的、抽象的绘画和雕塑,意识流的文学和形式主义的文学,12音节的曲式、布鲁斯乐和爵士乐,这些东西并不仅仅是对旧的东西改头换面,也不只是旧瓶新酒式的新的感受方式,而毋宁说,这些艺术形式是取消感受的结构本身,以便腾出新的空间。”^⑯他的这种看法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观点是一致的,可以说他“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将艺术看作是否定现实社会的审美中介。他始终相信,历史不会停滞在后现代主义的平面上,相反,历史的前景永远是敞开的。”^⑰

3. 占有与生存:弗洛姆的

人本主义精神分析

弗洛姆是西方最著名的新精神分析学家,又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在精神分析发展史上,其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将精神分析所揭示的变态问题与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结合起来。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主要来源于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讲是来自对两者的综合。他与马尔库塞的综合观不同,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综合”之所以可能,乃

是因为两者具有共同的基本前提:(1)我们必须怀疑一切。(2)人所具有我都具有。(3)真理会使你获得自由。

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弗洛姆曾对法西斯盛行的社会根基、自由问题、社会性、社会结构和社会潜意识进行过深刻的剖析,认为现代社会远不是一种“健全的社会”,它在不同程度上压抑着人性,以致“人”至今仍未成为“真正的人”。弗洛姆认为,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当今社会人类是不健全的,其表现就在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的异化。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不断地索取自然,建立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人类遭受到的是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的自然惩罚。由于人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他人和自我而生活下去,于是人们又渴望回归到那种天然的和谐关系。但这种回归又是不可能的,因此,便感到孤独和恐惧。这就是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矛盾。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人产生了与自然、他人和真实自我建立联系的需要,这些需要包括:关联、超越、寻根、为一个目标而献身等等。在他看来,“人类解放的道路——创造一个适合人性发展的,使每个人都能够具有生产性性格结构的健全社会。”^⑮

弗洛姆在弗洛伊德的“个体潜意识”和荣格的“集体潜意识”概念的基础上,树立了潜意识理论的第三个里程碑,即“社会潜意识”,他认为“社会潜意识”是社会政治、经济上不平等的产物,形成社会潜意识的社会制约性是通过共同语言、逻辑规则、法律禁忌这三种文化机制发生作用的,在无所不在的社会潜意识的压抑之下,人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言语表达形式都被预先规定和决定了,人由之成为现代社会的俘虏,从而丧失了批判的意向。

弗洛姆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在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入透析后指出:要使现代人的解放运动变成“获取自由”的运动,

就必须发展人的爱的能力和艺术,他认为在后现代社会,社会批判不能仅停留在政治经济的批判上,而应深入到人的心理之中,进行社会心理分析。他在1976年出版的《占有与生存》中指出“消费的资本主义社会”即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愈来愈重占有而轻生存的社会。在他看来,后现代社会并未给新人的产生创造条件,为此,他呼吁为促进新人的生成就必须建立重生存而轻占有的社会,鼓励“健康的消费”。“弗洛姆呼唤重生存、重精神、重创造的新人,他瞩目人类的未来,在诗意匮乏的时代呼唤诗人和诗。”^{①9}弗洛姆及其理论所具有的深切的批判精神和浓郁的人文情怀,使之成为后现代文化思潮风起云涌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弗洛姆发扬光大了精神分析中的人文精神,从而形成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心理学。他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自始至终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弗洛姆与其他许多人文取向的心理学家一道,为20世纪中后期人文精神在心理学中的复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②0}

4. 权力的眼睛:福柯精神肖像

福柯作为继萨特之后法国最重要的思想家和后现代主义的大师,曾发出过“主体的死亡”和“人的终结”等振聋发聩的宣言。福柯指出:“人是一种晚近时期的发明,并且是一种也许正接近其终结的发明。如果这些发明像它们曾出现过的那样行将消失……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打赌,人将被抹去,就像画在海边沙滩上的面孔一样。”^{②1}由于他对哲学这门学科的抽象性及其天真的真理宣称感到忍无可忍,于是便转到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的研究上。他于1949年获心理学学位,1952年获心理病理学证书,并从事过精神病学的理论研究和临床治疗。他曾出版过《心理疾病与心理学》、《疯癫

与文明》、《临床诊所的诞生》、《知识考古学》、《惩罚与规训》、《性史》等影响深远的著作。福柯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尽管前后有所变化,但有其承继性,“这就是借助尼采主义揭示、批判、打破和逃出资本主义现代铁笼的努力。”^{②②}

他从尼采那里获得了灵感,向西方社会科学的多数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在他眼中,真实或真理不过是包藏着权力意志的话语,他以取消“主体”的中心位置和解构西方的真理价值观为目标。^{②③}

福柯的思想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他强调自己“并不秉承弗洛伊德(精神现象学)——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一血脉,而是对科学史感兴趣,”^{②④}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弗洛伊德的一些观点并受其影响,他声称:“弗洛伊德回到疯癫的语言层面,重建了因实证主义的压制而沉寂的一种体验的一个基本因素。他在医学思想中恢复了与非理性对话的可能性。……精神分析涉及的并不是心理学,而是一种非理性体验,这种非理性体验恰恰是在现代世界中心理学的意义一直加以掩盖的。”^{②⑤}福柯是敬重弗洛伊德及其学说的,因为在他看来,弗洛伊德是第一个愿意“倾听”病人的讲述的现代人,是努力在病人的非理性中挖掘理性的探险者。但他也坦陈:“尽管精神分析可以揭示某些形式的疯狂,但对于非理性的自主事业来说,它仍是一个不解其中奥秘的陌生人。”^{②⑥}福柯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叙事方式,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扬弃与发展。我们从福柯对性、疯癫、犯罪、禁忌、惩罚、监禁、快感、愚狂等问题的关注与痴迷中,便不难发现福柯与精神分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福柯对西方社会因袭已久的知识观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在现代社会,知识就是力量的话,那么在后现代社会,就该变成权力

就是力量。福柯指出：在患病与健康、疯狂与健全、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区别始终是由不同时期的社会权力中心中占上风的话语模态决定的。他言明：“一切事物似乎都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什么是权力。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权力是如何实施的；当某人对另一个人实施权力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②在他看来，知识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奴役和监禁。现代的知识形态、理性、主体性及社会制度，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实际上却是权力与统治的偶然的社会历史建构物。福柯所创造的知识系谱学热衷于探讨局部的、非连续性的、被放逐遗弃的知识，以反对等级化、同一性的传统理论体系。他说：“我们想在实证性、知识认识论形态和科学之间，揭示差别、关系、间隔、差距、独立性、自律性的整个作用和各自的历史性彼此连接的方式。”^③福柯通过对处于现代社会与文化中的边缘文本的探讨，旨在揭示现代性的复杂内涵及其不合理性，并使现代社会对待非理性的各种策略及其虚伪性一览无余地暴露在世人的面前。“现代理性倾向于把知识和真理视为中立的、客观的、普遍的，认为它们是推动进步和解放的力量，而福柯却将它们视为权力与统治的基本成分。后现代理论拒斥统一的、总体化的理论模式，把它视为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神话，是还原论的，它遮蔽了社会领域内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并助长了顺从性和同质性。”^④

福柯的论著充满了断裂、缝隙、空白和不连续性，他与德里达一样，高举解构的利器，向传统、形而上学宣战。如果说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兴起与传播是20世纪中晚期西方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的话，那么福柯则当之无愧地成了后现代文化思潮中最活跃、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代表。在后现代大师们的无情剖析下，“西方文明传统这座看似完整的摩天大厦，其根基上的条条裂缝都统统展

现到了世人的眼前。理性的普遍性、理性的必要性,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权威,都从根本上受到了动摇和破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知识系谱学,乃至整个解构哲学,都被认为具有某种去神秘性的作用。”^{③①}

5. 潜意识的结构:拉康的 后现代精神分析

拉康作为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和后现代精神分析的创建者,早期主攻精神分析,一度是一位开业行医的心理医生。他曾担任过巴黎医学院的临床主任,后又弃医从事教育活动。他一方面打出了“回到弗洛伊德去”的旗帜,另一方面又反对权威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遭到了“破门”的惩戒。^{③②}1980年1月5日,年近8旬的拉康宣告了自己亲手创立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解体,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拉康事件”。

拉康以20世纪前半叶人文科学的新成果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进行了重新诠释和塑造,从而给弗洛伊德学说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拉康作为法国最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最突出的业绩是在法国掀起了精神分析的旋风。他使潜意识这一概念在法国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③③}拉康以结构主义语言为工具,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进行了语言学的解读和重建,“使之从医学实践领域转移到了社会话语的层面,成为名副其实的后现代精神分析学。”^{③④}拉康对各派新精神分析多有微辞,认为它们歪曲了弗洛伊德理论的主旨与本意。他致力于在后现代的语境中阐明弗洛伊德的思想真谛,并将其提高到科学的水平,“他倡导对精神分析的理论方向和治疗目的进行全面的重新思考。”^{③⑤}

首先,拉康对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进行了重新解读,把语言研究(语言学、哲学、诗学、修辞学)引进了精神分析的理论之中,发现了潜意识——语言——梦之间的活动规律有其相似性。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命题:“潜意识具有类似语言的结构”和“潜意识是他者的话语”。在他看来,潜意识不是一系列无秩序的冲动,而是具有逻辑性的语言结构,是主体之间的话语交流,即主体与“他者”的话语交流。拉康自20年代从事心理学研究以来,就对人格的心理构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妄想型人格、攻击型人格以及人的心理成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他而言,“潜意识不是冰山下隐藏的黑暗部分,也不是在山洞深处发现的秘密。潜意识不是实体,而是一种关系,是主体和他者之间的关系结构。此外意识与潜意识也是相反相成的,正如一张纸或一枚硬币的两面。”^⑤拉康认为,既然人们在处理潜意识时所遇到的只是语言,所以没有必要假设别的永远无法证实的东西。在他看来,梦的语言提供了通向潜意识的惟一途径,于是我们完全可以运用语言学的规则(比如“隐喻”与“转喻”)而循着梦达到隐藏在后的潜意识。

其次,拉康提出了一种新的主体理论,修改了弗洛伊德对心理结构的划分,他用“现实界”、“想像界”、“象征界”这三种心理成分代替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这三种心理层面。“现实界”永远“在这里”,永远在现在,意思是说,它是生活机能。“现实界”可以等同于弗洛伊德的需要范畴,它很像弗洛伊德的本我;“想像界”是人的个体生活、人的主观性。它是现实界前驱行动的结果,是在主体的个体史的基础上形成的;“拉康把‘象征界’说成是一种秩序,是支配着个体的生命活动的规律,这使得它很像弗洛伊德的‘超我’。然而,与‘超我’不同,拉康的‘象征界’不实行强制。”^⑥拉康认为人是说话的主体,而非表达的主体,这是其主体理论的主题。在其所

描述的心理机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主体而不是自我,镜象阶段论成为其理论的核心内容。镜象阶段约发生在6—18个月的婴儿身上,婴儿在镜前的自我认识是“我”的初次出现,同时也是一个认同的过程。他指出,镜象不只在婴儿时期发挥作用,作为“他者”它对自我的塑造功能贯穿人生的始终。母亲的关注、父亲的权威、家庭中的角色、社会中的地位、语言中的“我”等同样具有镜象的功能,都对自我的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都为主体提供了一个心理的生存空间。按照拉康的看法,弗洛伊德表明的是:一个人并不生来就是人,而只是通过步入一个文化序列才成为一个人的。所以心理学的真正对象不是(已成为人的)心灵的“本性”,而是它的成为人,即一种特定的动物成为人类主体的那个过程。“特别是,人的主体性是通过从属于拉康所说的象征,即‘他物’序列——在这种序列中,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区别于其他人而把我们自己指称为‘我’——而实现的”。^⑦

再次,作为其潜意识论和主体论的进一步阐发,拉康用欲望论修正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并以认识欲望代替了弗洛伊德的愿望的满足。在解构主义者看来,主体是以语言和文字为媒介的欲望主体,欲望问题成为后现代主义学者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拉康作为解构主义的一员主将“以需要、欲望和需求三元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的二元论。”^⑧他除了赋予需要和欲望以新的含义以外,还引入了一个精神分析传统概念中所没有的新的术语——需求。在他看来,需要、欲望和需求从产生过程看,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有机整体。需要来源于匮乏,并通过语言转变为需求,而欲望诞生于需要与需求的间隙,是被压抑进入潜意识之中的不能表达为需求的部分需要。拉康还提出了“欲望是他者的欲望”、“欲望即换喻”等重要命题。

最后,拉康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进行了一定的改变。在其治疗观中,语言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他认为精神分析治疗是一种话语治疗,治疗的目标就是揭示病人话语中流露出来的潜意识欲望。他指出在治疗中,分析者应做一位冷静的听众或一面中性的镜子,惟此方能迫使病人泄露自己的潜意识欲望。同时他对精神分析机械而固定的治疗时间进行了变更,改为弹性时间,他认为这样不仅可以消除病人的抵触情绪,而且可以刺激病人的自由联想。

尽管霍兰德在评价拉康时说过:“对于一位不想涉及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家,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③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拉康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精神分析的理论 and 实践,而且对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和文学评论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拉康的理论独树一帜,远远超越了精神分析的范围。他的许多惊世骇俗的演讲与销路极畅的专著,使他成为“弗洛伊德之后最有影响和褒贬不一的精神分析学者”或是“现代精神分析行列中最有独创性的人物。”^④拉康以其反正统性、不确定性、破碎性和多元性等思维方式,当之无愧地成了后现代主义大潮的中流砥柱。

(三)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后现代蕴含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兴盛期晚于人本主义心理学,甚至还有反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些特征,如反主体性、否认自我同一性、反对以人为中心,认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仍隶属“现代主义”的阵营,因此,后现代文化思潮不但未对人本主义心理学产生过直接的影响,相反还因猛烈抨击“正常”行为的价值观与动机模式而对人本主义

心理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不过,如果从深层次上加以考察,我们便不难看出“由于后现代主义与人本主义心理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某些相似性,且均与人类社会危机和精神异化现象相关,他们中的一些人又都参加过反战运动,或是新左派、反主流文化派的成员,加上又都受现象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一定影响,因此,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又有一些不谋而合之处。”^①

美国心理学家安思图斯(Aanstoos, C. M.)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1990年第18卷第1期所出版的《心理学与后现代性》^②专刊的前言中指出:主流心理学仍然沉醉于谋求自然科学的特权,始终关注着物理学、生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但对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新的思潮和运动却视而不见。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已经引起了人文社科界的广泛关注,目前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家也将目光投注到了这场文化运动之中,心理学与后现代文化思潮进行对话与交流是大势所趋。车文博先生认为尽管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后现代主义兴起的时间不相一致且关注的文化文本也有区别,但由于两者都重视人的境遇与命运,反对现代科学机械还原和客观实证的迷梦,因此很容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③

1. 抨击科学主义

后现代主义者认识到,现代西方社会一方面仰仗现代科学技术,使得国家得以强大,大众生活日趋富足,但另一方面,随着人类认识的空前膨胀,电脑和数据库的广泛使用,科技的高视阔步却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利奥塔德语)。把人当作机器或者

动物来研究的科学主义思潮的泛滥盛行,造成了现代西方社会许多人深感人生意义的旁落、精神价值的迷失,面对这种现实,后现代主义针锋相对地抨击科学逐渐成为“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美国学者贝尔指出现代主义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惟我独尊”的文化,他说:“在意识的前沿,有一种扩散到整个文化中的普遍的迷向感……人似乎一直有那种翻来覆去的失落感或绝于世外的感觉——称之为异化、孤独或存在的绝望。”^④在他看来现代主义已经消耗殆尽,紧张消失了,创造的冲动也逐渐松懈下来,现代主义只剩下一只空碗。法国学者福柯、利奥塔德、德里达等人更是宣告了科学主义“宏大叙事”的荒谬,积极解构和颠覆基础主义、客观主义、本质主义和表象主义,向科学主义宣战。后现代主义者一再强调精神价值的重要,重视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致力于重建精神信仰,以便成为维持社会统一的精神支柱。德国哲学大师哈贝马斯在“重振现代性”的口号下,扬弃了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的片面性,彰显出人本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融合的趋势。

人本主义心理学同样旗帜鲜明地向心理学中的唯科学主义宣战,反对行为主义的机械还原论和精神分析的生物还原论,认为心理学坚持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定向,使心理学模仿物理科学的模式,把客观实验法惟一化和绝对化,必然导致心理学研究的非人化,陷入机械主义和还原论的境地。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识到科学主义心理学在方法论上所犯的根本错误在于:对人、人性或人的心理的“物”化处理,从对机械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崇拜缘起,科学主义心理学逐渐形成了“方法中心论”,从而将客观主义、还原主义、机械决定论、价值中立原则、定量研究等作为心理学获取合法知识的惟一选择。伴随着对人、人性、人的心理的“物”化处理,科学主义心理学在研究中便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主体性的遗落、个体性的丧失

和整体性的消解。因此,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开始提出科学主义取向与人本主义取向融合的问题。如果比照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对科学主义心理学原则立场和研究法则的反叛和抨击,我们便不难发现,人本主义心理学与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是相当相近和相通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在方法论上的积极意义在于:(1)反对心理学中僵死的方法论和实验主义,主张对研究方法采取开放、兼容和综合的态度。(2)反对心理学研究中的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主张突出人的主体和主观的作用,实现实验(或客观)和经验(或主观)两种范式的统一。(3)反对心理学研究中的元素主义、强调整体分析的方法论意义。”^⑤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研究人的价值与意义、人的本性与潜能、人的自由选择,这些主张虽然和后现代主义并非完全相同,但在抨击科学主义的危害、重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兼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方面却殊途同归。

2. 关注天人合一

后现代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大加贬斥,认为传统的机械论世界观造成了现代人习惯的占有心态,成为现代人疯狂地掠夺和破坏自然与万物的罪魁祸首。后现代主义倡导对世界的关心呵护,推崇“生态主义”和“绿色运动”,主张人与他人和他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应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世界和宇宙的对立紧张状态。后现代主义鼓励人们换一种思维方式,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自然和万物,这样一种整体有机论的生成,可以使人们感到自己与世界万物是融为一体的而不再因为满足一时私利去无情地征服和掠夺自然。美国学者费雷指出:“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

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④6}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同一，并预言以倡导人性与自然的同一性为宗旨的世界观将帮助人们走向“完美”的人性。

人本主义心理学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作为方法论基础，关心体验着的个人、强调人类所独有的特征、推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坚持人的心理是经验着的整体，具有不可分割的完整性。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对处于主流心理学边缘的意识状态转换、生死体验、宇宙觉知、人类协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十分赏识和较为熟谙东方的文化传统，对禅宗、道家学说和瑜珈功等都有所涉猎，所以，他们认同和倡导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的融合。马斯洛就曾指出：“不仅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一部分，而且人必须与自然多少有那么点同型，以便在自然中能够存活。”^{④7}如果说人本主义心理学是渴望以人为中心，崇尚自由和尊严的心理学，那么作为西方心理学的第四势力的从人本主义心理学阵营中发展和分化出来的超个人心理学，则是以宇宙为中心，超越人类和人性的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对神秘体验、宇宙意识、个体与种族的协同、超越的现象等尤为关注，主张打破我与非我的界限，达到和全人类、和全宇宙的认同。“超个人心理学更强调超越自我或自我超越作为一种最高级价值的社会意识。达到这一境界的人被认为主要是由忘我服务精神推动的，他同情他人的处境，能对他人的需要提供无私的帮助，改善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超个人心理学反映了在人性扭曲和人性异化的社会里人们对人性净化的升华和渴望，也符合了人性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④8}超个人心理学认定通过对自我潜能的发展与张扬，对意识状态的扩充，便可达到超然忘我、超越时空的所谓超个人状态，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3. 重建人际沟通

后现代学者反对孤立地看待人和对人的非人化的处理,重视研究人的交往问题,探讨人类沟通可能的根基,力主通过协调人际往来重建人际沟通和人际关系。他们认为沟通的根基在于人永远处于人际关系的情境之中,他们主张以“我—你”和睦相处的关系模式来替代主客对立,以人际关系为核心实现全面沟通。在贝尔看来,后工业社会的“意图”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但竞争并不意味着对立和不交往,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需要越来越多的协作,他指出:“在世界感觉中枢扩大的情况下,我们打电话更多了,旅行更多了,开会更多了,会见更多了。”^④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在1981年完成了《交往行为理论》这一名著,书中分析了现代西方社会是如何扭曲了人们正常的交往行为的,他指出合理化交往的直接目标是加强理解和达成一致。他认为改变生活世界,承认和重视共同的道德规范和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三条有效的途径,他试图通过谋求理解、协调互动和社会化这三个交往沟通行动的方面,来满足社会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和个性成长的需要。后现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通过沟通达到理解,不是个体对客体的简单把握,而是一种视界融合。人类要达到“协同性”,只有诉诸理解、对话和交流。后现代思想家志在培养人们学习、倾听、宽待“他人”的品德,对现代社会扭曲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沟通的事实进行了无情的揭示。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也同样坚持从解释学的意义理解的观点和“我——你关系”模式出发,来建构人际沟通和人际关系。马斯洛认为在两个人深刻交往的体验中产生的“我——你型知识”比客观的

“我——他型知识”更为有效,因为“我——你关系”模式是以两个平等个体之间的亲密交往为基础的。在罗杰斯的患者中心疗法、交朋友小组以及存在分析治疗实践中,治疗者与患者之间的密切交往与一致感成了心理治疗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把协调人际交往、重建人际沟通、取得彼此共识视为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成功的关键所在”。^{⑤0}美国学者布勒也明确指出:“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在其诞生的第一个十年中已经发展为与其说是技术系统,不如说是对人际关系的一种概括意义上的研究方法”^{⑤1}。

4. 变革传统观念

后现代主义倡导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现代主义由来已久的形式主义、基础主义、中心主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表象主义等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它由逻各斯中心主义转向非中心的多元主义,由深度模式转向平面模式,于是“中心让位于边缘、系统让位于断裂、整体让位于碎片、深度让位于平面、意义让位于虚无”、^{⑤2}确定性让位于不确定性。“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以逆势疗法,消解数千年文明的沉痾固疾,以解构式的反向思维驱除西方文明中的危险因素。破,固然是后现代主义的显著特征,但是它的深刻用意决不是为破面破,而是在破坏活动中隐含着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⑤3}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传统的心物二元论、心物对立观、人类中心论、机械还原论等都成了必须破灭的神话。后现代文化思潮提供给人们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它可以帮助人们拓宽视野、更新观念、变革僵化封闭的思维方式。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格里芬也曾表示:只有摒弃了现代世界观,拥有了新的看上去更可信的世界观,才有可能放弃旧有的观念。只有当后现代范

式开始出现的时候,现代范式才会消亡。^④

人本主义心理学同样对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传统世界观提出了挑战,科学主义心理学以二元对立、主客二分、机械还原、元素分割、因果决定等为基本特征;重知觉轻直觉、重客观轻主观、重事实轻价值、重契约轻习俗、重物质轻精神,将科学与工具理性推到了至尊的王位,而把人文与价值理性打入了无人问津的冷宫。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提出了诸如:似本能论、需要层次论、高峰体验论、积极人性论、主客观两种心理学范式整合论、自我实现论等理论,促进了心理学由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转化。在马斯洛看来人本主义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第三势力,“会带来新的觉知和思维方式,新的对人和社会的想像,新的伦理和价值的观念,新的运动的方向。它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新的人生哲学,一种新的人的观念,一个新纪元的开端。”^⑤人本主义心理学对传统机械论自然观的冲击,的确对改变人们因袭的思维模式和树立全新的世界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注释:

- ① 道格拉斯·L·欣茨曼(韩进之等译):《学习与记忆心理学》,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第54-55页。
- ② 高觉敷主编:《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第398页。
- ③ 同②,第48页。
- ④ Bandura, A. The self system in reciprocal determinism.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8, 33:346.
- ⑤ Mischel, W. On the interface of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Beyond the person-situation Debate.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9, 34:752.
- ⑥③ 王小章、郭本禹:《潜意识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7-8、193页。

- ⑦ 罗斯诺:(张国清译)《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第73-74页。
- ⑧ 马尔库塞(黄勇等译):《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 ⑨ 墨菲、柯瓦奇(林方等译):《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商务印书馆,1980,第410页。
- ⑩ 阿德勒(黄光国译):《自卑与超越》,台湾志文出版社,1984,第19页。
- ⑪ 冯川:《神话人格——荣格》,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第265—269页。
- ⑫ 王守昌:《新思潮》,东方出版社,1998,第226页。
- ⑬ 马尔库塞(李小兵等译):《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上海三联书店,1989,第50页。
- ⑭ 马尔库塞(黄勇等译):《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译者的话),第4—6页。
- ⑮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主义论评》,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第1219页。
- ⑯ 马尔库塞:(李小兵译)《审美之维》,三联书店,1989,第119—120页。
- ⑰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373页。
- ⑱ 同⑮,第1178页。
- ⑲ 同⑰,第378页。
- ⑳ 郭永玉:《孤立无援的现代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页。
- ㉑ 转引自姚大志主编:麦克尼《福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53—54页。
- ㉒ 刘北成:《福柯的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前言),第8页。
- ㉓ 阿普尔比等著(刘北成等译):《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94页。
- ㉔ 莫伟民:《主体的命运》,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20页。
- ㉕ 福柯(刘北成等译):《疯癫与文明》,三联书店,1999,第181页。
- ㉖ 斯特罗克编(渠东等译):《结构主义以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04—105页。
- ㉗ 包亚明主编(严锋译):《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7页。
- ㉘ 福柯(谢强等译):《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第248页。
- ㉙ 凯尔纳等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50页。

- ⑩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第93页。
- ⑪⑫ 王国芳、郭本禹:《拉冈》,台北: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第4页,第188页。
- ⑬ 诸孝泉:《穿越拉康的魔镜》,《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 ⑭ 杨大春:《文本的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95页。
- ⑮ 周小仪:《拉康的早期思想及其“镜象理论”》,《国外文学》,1996年第3期。
- ⑯ 波波娃(李亚卿译):《法国的后弗洛伊德主义》,东方出版社,1988,第132—133页。
- ⑰ 索珀(廖申白等译):《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华夏出版社,1999,第130页。
- ⑱ 霍兰德(潘国庆译):《后现代精神分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第197页。
- ⑲ 方汉文:《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的理论》,《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 ⑳㉑ 车文博:《人本主义心理学》,台湾东华书局,2000。
- ㉒ Aanstoots, C. M. (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ty [Special issue].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18(1): pp. 3—6.
- ㉓ 车文博:《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浅涉》(手稿)。
- ㉔ 贝尔(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第134页。
- ㉕ 车文博:《人本主义心理学评价新探》,《心理学探新》,1999年第1期,第7页。
- ㉖ 格里芬主编(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33页。
- ㉗ 马斯洛(林方译):《人的潜能与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第227—228页。
- ㉘ 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台湾东华书局,1996,第571页。
- ㉙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新华出版社,1997,第515页。
- ㉚ 布勒:(陈宝铠译)《人本主义心理学导论》,华夏出版社,1990,第94页。
- ㉛ 郑家栋:《走出虚无主义的幽谷》,《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第131页。
- ㉜ 荣栋:《在人类文明的转折点上》,《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第140页。
- ㉝ 格里芬主编:(王成兵译)《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214页。
- ㉞ 转见葛鲁嘉:《心理文化论要》,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112页。

八、结 语

前面几部分我们主要就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方法论、原则立场、研究法则和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生成、理论构建、观点论争、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扬弃和僭妄及心理学三大势力与后现代视野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全面和深入的透视与阐释。在本书的最后,我们拟就心理学的后现代视野、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启示意义、观点局限和发展前景进行简要评判。意在表明,目前尚处于幼稚阶段的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有可能会成为未来心理科学的一个可供选择的取向。

(一)心理学的后现代视野

有种种迹象显示,处于困境和危机中的现代心理学,正面临和酝酿着一场深刻而百年一遇的大变革,即从“现代心理学”转向“后现代心理学”,产前的阵痛和躁动,或许会给现代心理学以重创或推之猛醒,又可能会对心理科学的发展带来生机和希望。

1. 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基本特征 及理应实施的转向

科学主义心理学有其显明的特征:第一,将心理学定位为自然

科学神圣家族的一员,千方百计地沿着相对成熟的自然科学所规定和踏出的道路前行;第二,坚持经验证实原则和客观化原则,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第三,认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自然科学对变量严加控制的实验法,将客观的实证方法置于了霸权的王位;第四,信奉价值中立的立场,致力于经验事实与统计数据的搜集与整理;第五,固守人为机器的模型,信守机械还原论、因果决定论、传统原子论、价值无涉的客观论和严格的定量分析;第六,力图将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作为心理学的研究任务;第七,笃信客观普适性真理,认为存在着绝对的真理、超验的意义、普遍的规律。

以科克(Koch, S.)等为代表的理论心理学家和以格根(Gergen, K. J.)、苛费尔(Kvale, S.)等为代表的后现代心理学工作者都曾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特征进行过系统而深刻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观点和意见。科克和苛费尔认为科学主义心理学追求四大主题:外在合法性、普适性、抽象合理性和可通约性。^①第一,关于外在合法性(extrinsic legitimation)。他们指出心理学的历史说到底就是竭力效仿自然科学的历史,甚而至于物理学的语言成了心理学追求的典范。由于正规的自然科学的时髦理论都热衷于追求外在合法性,心理学自然也对之趋之若鹜,然而,科学的体面与堂皇带来更多的只是迷惑而非洞察。第二,关于普适性的追求(the quest for universality)。对普适性的追求自来便是科学努力实现的目标;可用公式表述的理论法则应潜在地适合于解释所有的行为,法则应具有不受约束的普遍适用性。然而心理学的理论往往建立在受到相当限制的观察的基础之上,比如说由挪威的小白鼠的学习过程或在实验室中对白人大学生进行实验得出了一些行为的规律,然后将这种有一定限制性的结论在全球各色人种

中推广应用,此种所谓的普适性便大可怀疑。第三,关于抽象的合理性(an abstract rationality)。科学主义的假设——演绎理论谋求抽象的理论上的合理性,将预测和控制作为科学的标准和尺度,要求形成关于推理过程的法则。希望发展一种规范的定量的方法,正是心理学产生诸多问题的原因或病根所在。第四,关于可通约的观念(the idea of commensurability)。心理学力图像其他自然科学那样具有可公度性、可通约化和数学化,要求用数量表示的行为理论要有综合的视界,要求行为数学(mathematics of behaviour)与机械数学一样精确。可通约性是科学主义心理学家的一个最主要的梦想,在他们看来,科学有时与量化相等同,心理学所尊奉的自然科学的信条是:努力向前并尽力对所有的人类可测的东西进行测定。科克、苛费尔、格根等人认为行为主义及其后继者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在对工具理性的强调方面走了极端,这种理性是与历史无关的,这里有一种所谓的真正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永恒的自然科学那里照搬而来的。而关于人类生活的伦理与美学向度则被无情地舍弃了,当用工具理性的准则对待接受实验的被试与患者时,人的价值及人类生活的意义是不可能受到重视的。近年来尽管在心理学的探索与研究中,伦理道德问题开始受到了关注,然而美学领域仍然处于心理科学的边缘地带。

格根在1988年所作的《走向后现代的心理学》的报告中,曾经指出:文化上的所谓“现代时期”,同机械化的过程及科技的进步密切关联。正是这一系列进步,才使得实证主义精神在行为与社会科学领域盛行起来;信奉科学统一观、决定论原则及价值中立说。也正是一百多年来实证主义精神受到极度的顶礼膜拜,才形成了现代心理学的四大基本原则:(1)尽管对心理学到底研究什么,心理学家众说纷纭,但现代心理学家都认定有一个基本的研究领域可

供探讨；(2)现代心理学家深信在那个基本的研究领域中找到普遍性的特征、原则或规律，旨在实证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广泛预测能力的理论框架，并以之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3)现代心理学家遵循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认为要在自己的基本研究领域中找到普遍性的特征或规律，或者推演出有关人类行为的真理，最可靠的方法便是实证的方法，尤其是那种可对变量严格控制的实验法。并且在使用实证方法时，对得出的有关现象所进行的描述和解释应禁止掺杂个人的思想、价值和感情；(4)现代心理学家坚信，当使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心理学的对象时，便可以很快发现心理学的基本特征，并进而建立起一套非常可靠的且价值中立的关于客观世界诸多组成部分的真理。^②

在从事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学者们看来，鉴于心理学，尤其是科学主义心理学存在着严重的理论误区和缺憾，实施心理学研究视角的转换便成了势在必行的举措。他们认为，心理学与其他科学一样，必须改变和取代的传统形象有：第一，心理是反映自然的被动的镜子；第二，知识是关于世界的精确的表象；第三，科学家是外在的中立的观察者；第四，科学家是由一些盲人(blind men)组成的共同体，他们借助于手杖或者其他仪器来探知周围的事物和世界；第五，知识的重要性体现在可以用它们认识事物并且可以传授和交流；第六，人的心理能够搞清借助于仪器探索周围的事物时所发现的事物所具有的相对恒定的特征及其含义。^③从他们的观点出发，要想改变和取代心理学的传统形象，研究者的态度、价值观、目的、准则、方法及立场都应发生相应的变化，看问题的角度和着眼点、进入正题的出发点、展开研究的程序、所设置的研究机构及遵循的研究模式也应随之更改。

如果我们对格根、苛费尔、邵特(Shotter, J.)、瑞彻尔(Richer,

P.)等人的观点加以粗略的归结,就会发现他们所主张的心理学,在后现代境遇中理应甚或正在发生的转向或变化表现如下:由关注理论建构和事实材料的搜集转向实际应用,应用性与指导性的知识及其价值得到重视;由专注于对外在事物的探求转向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与活动的研究之上;由对个体头脑中发生了何种活动的探讨转向对个体周围事物的特性及其能够提供的信息的探讨之中;研究过程由一人独自实施转向与其他人协商合作进行;研究的起点由被动反映(此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或消失或被忽视了)转向植根于有关日常生活的承继历史脉搏的社会活动之中(或者说由表象论转向建构论);由将语言主要是看作对现实的再现或表象转向对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的协调上,即由关注语言的表象功能转向探讨由语言组成的社会关系;从信赖作为理解世界之基础的经验转向探询世界的建构的社会过程;调查研究由建立在作为权威的可普遍接受的基本原则之上转向允许当场纠正错误的模式上。通过采用这一模式,可以就当时当地的情况与场合找到修正的证据;研究者的形象由置外的、沉思的、不动感情的观察者转向主动参与的、更富解释性的探索者;研究方式由注重归纳推论和实验研究转向注重语义分析和协商对话;由过分倚重实证的研究方法、推行实证的霸权转向实证方法霸权的终结和对研究方法多元化的标举;由价值中立、人为机器的立场转向价值负荷、人性复归的立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由被看成是自我控制的、一元的、分离的、守规则的、思维定向的、重表象的转变成为不可控制的、多元的、去中心的、违反规则的、情感定向的、重意象的;心理学的理论研究的着眼点由个体的内心转向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心理学家的责任由自然科学的元叙事转向应用的共同体;由对内心理机制的认知机械论研究转向实践活动所产生影响的事件

上,其中包括这些活动所涉及到的职业的、认识论的、伦理学的、政治的等各方面知识的形成与增长;由传统的、与历史无关的、个人主义的、欧美中心的、男人中心的心理观转向反传统的、历史定位的、相互协作的、本土的、关注女性心理的和跨文化比较的心理观。

尽管心理学置身于后现代境遇中,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接受和反映不甚及时和强烈,学者们对心理学后现代的发展前景及可选择的路径的认识也意见分歧。但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探路者们业已在一条曲折的道路上艰难地向前迈进了。他们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特征的分析,对其理论误区的透析以及心理学在后现代可能或正在发生的转向的考察,虽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但不乏启示性,他们的不懈努力已经引起了心理学界的关注和反思。

2.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与后现代文化思潮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是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与助势下生成的,可以说是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产物;而另一方面,随着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理论主张和体系的渐次充实和完善,它本身又成为后现代文化思潮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用格根的话说,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成了“一个更大、更深远的人类知识及文化转型的一部分”。

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核心是消解、破坏和批判现代文化,其主旨是“去中心”和“多元化”,即反叛理性的独断和科学的霸权。与之相适应,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核心便是消解、破坏和批判现代心理学,尤其是科学主义心理学,其主旨在于“扬边缘”、“重局部”和“尚本土化”,即反叛心理学研究的欧美中心主义的独断和实证方法的

霸权。后现代文化思潮是一种新的认知范式,其矛头直指现代主义文化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理性主义,是彻底反传统、反权威的。它由逻各斯中心主义转向非中心的多元主义,由深度模式转向平面模式,由以人中心转向反传统人本主义。它可以促进人们拓宽视野、更新观念、转变以往僵化、封闭的思维方式,实现学科交融,不断向大众化和现实生活贴近。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1)反主体性。继尼采喊出“上帝死亡”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之后,后现代主义者又提出了“主体死亡”和“人的终结”等宣言。他们的意思是说主客二分式的主体和人的概念不现实。这种宣言彰显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破灭。(2)反普遍性和反同一性。后现代主义者重片断、差异、边缘、独特,认为无差异的世界是苍白枯燥的世界,传统文化以普遍性和同一性为人的最高本质,只能使人成为丧失个性、无血无肉、无情无义的抽象的人。(3)不确定性。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多元的、解构的、反叛的、分化的,所谓事实和真理只是语言上的。(4)内在性。内在性代表着使人类心灵适应现实本身的倾向,表明后现代文化思潮不再具有超越性,它不再对精神、价值或终极关怀、真理、美善等超越价值感兴趣,相反,它是对主体的内缩,是对环境、现实、创造的内在适应。

后现代文化思潮作为信息时代的产物,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反思、反叛和反动,从而为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诸多科学的后现代转向营造了适宜的社会文化氛围,提供了赖以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因此,如果说心理学的现代性是社会和文化之现代性的产儿和侧面的话,那么,心理学的后现代性也正是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产儿和侧面。诚如我国学者李铮先生所指出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对现代心理学研究思想的转变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已是当今学

者们的共识。在心理学领域,“现代”和“后现代”的涵义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对研究思想、方法和学科性质等问题的认识。^④后现代文化思潮把人的认识观和科学观置于信息多样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发展水平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合理性。它不追求某种狭隘的惟一的方法,这有益于人们在认识领域和科学研究中开放意识的展现。它主张科学与文化的联系,既有利于本土化研究,又有利于跨文化比较研究。它强调方法的多元化,导致了理论的多元化,昭示了后现代心理学思想观念形成与理论建设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尽管如同苛费尔所分析的那样:在心理学界,目前运用后现代的视野进行的研究还略显零散和单薄。他认为心理学之所以有关后现代文化的讨论比较稀少,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心理学家们在接受哲学和人文科学的新观念之前,往往会耽搁较长的时间;其二,当前在心理学界仍占据统治地位的科学主义心理学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基本假定是水火难容的。^⑤但是苛费尔仍然坚信,面对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心理科学没有、也不可能无动于衷、置身其外。关于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美国心理学家琼斯(Jones, S. L.)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启发性。^⑥他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起,科学历史主义、后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倾向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影响与作用正日渐扩大,新的哲学运动和后现代文化思潮已经引起了不少心理学家的浓厚兴趣,这使他们认识到:第一,科学主义心理学依靠实验数据来建立心理学理论大厦的努力是徒劳无益、很不可靠的。对特定的研究对象进行实验研究,获得一定的数据,只能解释和说明部分现象。无限度的推演,只会表明这种方式无视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复杂性、多变性。第二,科学理论并不一定建立在事实之上,因为通过

实验所获致的数据或者掌握的事实,并非必然代表或说明事情的真相。加之科学家在进行实验之前,常常都已经在头脑中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假设和构想,并以之指导自己去搜寻支持自己立论的数据和事实。同时,实证主义所捍卫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立场也是站不住脚的。第三,科学主义心理学总是尝试着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化简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小步骤。尽管这种做法在从事科学研究时比较行之有效,但后现代的学者们提醒人们注意:科学本身同样是一种文化的、人类的现象,对具有一定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信仰和自觉能动性的人进行研究时,一味地采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便很难奏效。第四,单纯靠慢慢地积累事实材料以促进科学发展的观念也受到攻击。正如库恩所言,科学的发展与革命必须废弃原先的概念体系,采用新的范式。科学主义心理学往往只注重事实材料的收集而忽视了理论的建设,这种偏颇举措已经严重阻碍了心理学的健康发展。

致力于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心理学工作者,一方面吸纳了后现代文化思潮的视界对科学主义心理学予以超越和扬弃,另一方面他们的探索性、尝试性的工作本身也融入了后现代文化思潮之中,成为一支后现代大潮中的生力军。他们对传统心理学研究中盛行的现代主义、科学主义、男子中心主义、欧美中心主义、表象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机械决定论、客观实证论、还原论、简约论等倾向的抨击与非难,既反映了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承继,又壮大了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声势及其在心理学阵营的影响。在当下的心理学研究中,关于社会建构的研究、关于话语的分析、关于现代心理学误区的透视、关于心理学历史的考察以及心理治疗中协作方法的运用等,已成为后现代文化思潮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哈偌·马斯汀(Hare-Mustin, R. T.)等人指出:在当前心理学界新兴

起的社会建构论,究其实质便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取向,这一理论对当今心理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的传统和关于真理与意义的实在论加以质疑和反击,主张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一样,不可能是不偏不倚或者价值中立的。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已经影响了心理学关于家庭的系统理论,并对发展心理学、妇女心理学以及关于人类性征的研究具有推动作用。^⑦

积极倡导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探究和理论构建的格根更是立场坚定地认为,许多心理学家面对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感到受到了凌辱和被出卖了,这是因为他们所挚爱和自以为重要的事业遭到了后现代文化思潮的致命的攻击。在他看来,不加分析地拒斥或弃绝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既不明智也不可能。心理学家应主动放弃原有的角色和观念,以敢为人先的冒险精神,努力成为当前这场轰轰烈烈的后现代文化建构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说:“后现代意识并不对心理学研究的巨大潜力持怀疑态度,相反,通过对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的祛魅,它试图使心理学家与社会文化的联系更加密切起来。不仅技术可更直接、更公开地为价值服务,更重要的是心理学受到鼓励去尽力地为价值评估摇旗呐喊,去努力开放新的可能性,以期为文化建设提供新的选择自由。这里并没有乌托邦式的承诺,只是为更有效地避免过去的虚伪、更彻底地整合学术的和文化的追求提供了可能性。”^⑧

3.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基本论点与立场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到目前为止,还未形成明晰、完整、准确、系统的观点,它是在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理论观点和立场进行批判、剖析的基础上,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逐渐展现自己的论点

和立场的。它旨在消解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模式与理论体系,建构适合于探讨处于后现代境遇中人的心理与行为机制的研究途径与理论主张。我们可以从一些从事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建设的开拓者们的论著中,对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基本论点和所持立场予以简要归纳。

热衷于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学者们是凭助后现代文化思潮的视界来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体系进行反叛和解构,对其原则立场和研究法则进行扬弃和超越的。解构昭示着重构、反叛意味着创新、扬弃预示着确立、超越代表着完善。第一,他们从后现代科学视野和后现代哲学理念出发,敏锐地觉察到了现代心理学已处于危机之中,认识到了在传统心理学的研究中“只用现象的不变性和恒常性来解释现象”的实证主义的思想和方法理应受到抨击和反叛。他们明确地感受到了伴随着现代信息社会的迅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高视阔步及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涌入与撞击,传统心理学画地为牢、逃避现实、禁锢于狭小实验室里零打碎敲的小作坊式的研究模式已明显地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了。因此,他们在向现代心理学发出宣战的檄文的同时,也尝试着为心理学在后现代境遇中探索出一条新的出路。他们呼吁心理学家拓宽视野、直面人生、投身现实生活、贴近社会文化、应合时代潮流,为心理学顺利地搭上驶向后现代的末班车而献计献策。第二,他们利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思维方式和解构利刃,对传统的心理学体系予以剔解和摧毁,并以崭新的思路和视角建构着后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他们更为看重局部的、边缘的、有用的、本土的心理学专业知识,而对普遍的、抽象的、客观的、囿于实验室的心理学专业知识则不感兴趣;他们提倡扩大心理学的视野、转换研究的视角、重审心理学的课题,以突破传统心理学在研究对象上的固执、褊狭与

窄化；他们力主心理学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叙事式、阐释式、建构式、解构式等研究策略和方法得到肯定，而科学主义心理学所一味标举和张扬的客观观察、实证、实验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遭遇抑制、冷落和悬置；他们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对现实问题的适应与解决，强烈要求恢复心理学应用知识的合法地位，强调心理学的生命力在于实际应用，认为脱离现实生活的、处于象牙塔之上的传统心理学终将会失去市场和存在的价值；他们反对片面地将心理学划归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学科分支，力图超越心理学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人为对峙，坚持心理学之边缘性、交叉性和中间性的学科定位。第三，他们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原则立场进行了扬弃，确立了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取向。科学主义心理学家认为客观现实是固定不变的，可以直接观察而不受观察者的影响，后现代心理学工作者则认为一个真正客观的、舍弃一切主观性的世界是无法进行观察的。他们不以可观察的研究对象为限来取代科学主义心理学对研究对象可观察性的强调，这样便扩大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他们倡导多元性、不确定性、无序性、矛盾性，淡化对绝对性、客观性、普遍性真理的追求，注重从文化、历史、社会、环境等诸层面入手来考察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机制；他们渴望终结严格意义上的实证方法的霸权地位，反对科学主义心理学因袭的以方法为中心的取向；他们关注事实与价值的融合，反对心理学研究中物质与意识、事实与价值、道德与真理的判然二分与对立及价值中立的立场。认为人的价值和态度可决定什么东西有可能成为事实。科学主义心理学所孜孜以求的琐碎的事实与数据，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些无关宏旨的假定；他们宣判了“机器化、动物化”的人的死亡，提出了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认为科学理性并未给人类带来真正的自由、幸福和尊严。他们希望在新的后现代背景下重

新对人进行定位。他们重新确立了价值、目的、意义在人的心理活动和日常行为中的重要地位；第四，他们以后现代的视域超越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研究法则。他们以整体论、系统观取代了原子论和机械观，反对人为地分解和切割人的心理现象；他们以建构论取代了还原论，认为若以还原论、简约性、拟畜性的研究结果来推论人的心理活动，会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冒险性，并且往往无功而返；他们倡导以社会建构论、历史文化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的心理，反对割裂人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他们重视人的主观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取代科学主义心理学客观论的研究法则，他们“对大量微观的、控制条件下得到的实验资料感到厌烦。认为把客观性、重验性这些硬科学的实证原理，运用到心理学的研究中本身就是荒谬的”^⑨；他们以或然论、相对论、内成论取代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决定论、必然论、外源论，他们运用新物理学派的观点来否定线性因果律，承认和重视人的能动性和自我调节的作用，人不再是雕塑家手中一块任意揉捏的泥巴；他们恢复和肯定了心理学的质化研究的地位与价值，以弱化科学主义心理学对量化分析的过分倚重。他们主张在心理学研究中，尽量从人文科学的角度出发来真切、全面地揭示人的心理与希望的实质，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后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

（二）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启示意义

无论今后的心理学是否会进入“后现代时期”，也不论心理学在后现代时期是否会表现出从事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探索的开拓者们所设想的那样的潜势和样式。“后现代心理学”一词的提出本身就

具有怎样高估也不过分的历史意义:因为它起码清楚地昭示人们,以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和个体主义为主导特征的心理学的现代形态,绝不是也不可能是这一学科的惟一的可能形态。”^⑩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萌生与日渐成型,由于迎合了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要求,所以具有进步意义和革新性质。

1. 扩大心理学的视野

树立大心理学观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是在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方法论、基本原则立场和研究法则的批判、反动和解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崇尚实证主义、实验主义、个体主义的科学主义心理学,一味地把心理学限定或界定为严格意义的自然科学的一个学科门类。它从近代自然科学那里禀承了物理主义或机械主义的世界观,坚持客观、实证的研究取向,将心理学划定在一个非常窄缩的领域之中或者说禁锢在实验室的那块狭小的天地里。这种在心理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小心理学观不仅阻抑了心理学的全面进展,而且也使自己渐露颓败、衰落、萎缩之势。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关注社会发展和时代潮流,立志突破科学主义心理学人为机器的物化的研究模式,重视对人的高级心理现象的研究,主张心理学应偏重人的思维、创造性、人际关系、共存意识等高级心理活动,呼吁心理学应尽快与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艺术学、文学相接触。使心理学能成为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指导人的发展、促进人际和谐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科学。后现代心理学思想鼓励心理学工作者积极投身到迥然有异于近现代文化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中去,努力透析和揭示处于后现代情境中的人的心理

与行为的特点、实质与机制;要求跨越心理学之科学与人文两种对立取向,走中间、边缘、跨学科的道路,改变传统心理学过分浓重的自然主义、实证主义和机械主义的色彩;主张融合质化研究与量化分析、强调采用主客观统一的研究范式、注重实验研究与社会研究的结合;提倡研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探讨个体如何更好地适应迅速变化的高科技、信息化和商品化的社会;既注意关涉个体的心理与行为表现,又注意研讨社会、文化、环境、教育、历史诸因素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还涉猎了人的心灵体验与价值观念等问题;关注与心理学相关和邻近的学科的发展与研究成果,以包容、悦纳、开放的胸襟和视野,从后现代科学与文化中汲取营养和视点,重新审视和界定心理学的专业知识、研究对象、探究方法和学科定位。所有这些工作、努力与尝试,都为打破科学主义心理学僵化的研究思路 and 模式,扩大心理学的视野,开展心理学的变革,扬弃小心理学观,树立大心理学观^①供给了强劲的动力。

2. 加强心理学理论研究

深化心理学实际应用

科学主义心理学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就表现在它的极度膨胀的实证资料和极度虚弱的理论基础之间日益增大的反差。应该说,心理学发展的支离破碎与心理学缺乏理论建设是两个有关联的问题。”^②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在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片面和过于仰仗客观实证、事实材料进行抨击的同时,比较看重理论的探索和体系的构建。就其实质而言,它属于理论心理学的范畴,“它从非经验的角度,通过多种理论思维方式,对心理现象进行探索,对心理学学科

本身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⑬在元理论上,它界定了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批判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方法论,扬弃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原则立场,建构了后现代心理学的基本框架;在实体理论层面上,它一方面超越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决定论、还原论、原子论、客观论等研究法则,提出了或然论、建构论、整体论、内成论等理论构念。另一方面,它又借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文学的、语言学的、释义学的、解构学的视角,通过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历史分析(historcal analysis)和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等方式对处在后现代时期的人的特殊的和具体的心理现象和问题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理论探讨。格根就曾经大声疾呼:着力发展理论心理学,加强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建设,以期为心理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在西方心理学界,纯学术的实证研究和实际应用的职业探索之间一直关系紧张、互不相让。近年来,西方心理学逐渐向应用方面倾斜,应用心理学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但是在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把持之下,“心理学与现实社会生活缺乏紧密联系,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严重脱节,特别是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心理内涵越来越丰富,精神需要越来越多样,目前的心理学,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它的期望,对于许多问题还束手无策,难以解决。因此,面向社会,参与生活,大力加强应用心理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乃是未来心理学发展的重要方向。”^⑭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认为心理学的作用应体现在解决现实生活问题,为大众心理健康服务和具体的临床应用上。它谋求减轻人们的心理压力、消除人们的焦虑和恐慌、增进人们的和谐交往和思想沟通、关注人的社会发展和心理适应能力的提高等等。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开拓者们强烈要求确立心理学应用知识的合法地位,并

对深化和加强心理学的实际应用充满了信心。苛费尔便指出：当科学主义心理学的位置在后现代文化中还难以确定的时候，在应用心理学中出现了几种与后现代知识观相接近的倾向。职业的应用心理学在西方社会正占据较为牢固的位置。在学术心理学成为现代思想的博物馆时，它却开始面对和处理人们在当今世界所遇到的种种难题了，或者说心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职业。^⑮他们对心理学界理论与应用、学术与职业的分离与对立深感不安和不解，他们在突出和注重心理学的实际应用的同时，强调应将心理学的学术理论研讨与实际临床应用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后现代转向提醒心理科学要改变和消除传统的科学研究与具体应用之间人为的疏隔。从事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心理学专家应通力合作，共同促进心理学的发展，而不是相互对峙、彼此排斥”。^⑯应该说，这些主张和努力是符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对心理学的要求的。我们愿意接受这种观点：心理学的学术研究与实际应用应是相辅相成、共同提高的关系。心理学离开了实际应用，便无法走向社会、走近大众、为世人所认可；没有学术和理论的探索，心理学的具体应用，也势必缺乏可靠的基础和必要的指导，将会有损心理学的科学地位与形象。

3. 心理学研究的多元化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吸收和弘扬了后现代文化思潮反权威、反正统、去中心、扬边缘、重局部、尚异端的精神，高举反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现代主义、科学主义的大旗，倡导多元主义(pluralism)、全球主义(globalism)、后现代主义、人文主义，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罢黜百家、独尊己说”的做法进行了无情的非难。

科学主义心理学由于崇尚和尊崇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向，所以对处于边缘地带的人文取向的非主流心理学思想，采取一种排挤、贬抑、拒斥、打击的态度和策略。科学主义心理学坚持简单分析、机械还原、因果决定、人为机器的研究思路，将人视为动物或者机器，人的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主体性和心理活动与行为反应的整体性无形之中遭受冷落和轻视。人们比较“习惯于运用‘物’的观点和方法去认识人，甚至可以说人们从来都是这样认识人的。……岂不知，这样以物的观点和方法认识出的结果，不论怎样去区别人与物的不同，都只能把人认识为一物，哪怕我们把人看成是一种特殊之物、高贵之物，甚至是神物，他也毕竟还是一物，而不会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①7}以这样的观点、方法或视界来认识和研究人，是很难实现“理解人、理解人的地位、价值和意义”^{①8}之目的的。

由于人的心理现象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现象，它与其他多种学科所研究的现象有着彼此交叉、互有侧重的错综关系，加之目前的研究思路、手段、技术和方法尚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单纯以一种视角、维度或者取向来研究、把握、透视人的心理现象，很可能陷人顾此失彼、见树失林的难堪境地。心理学的百年曲折历程，也证明了科学主义心理学没有也不可能是心理科学的惟一合法的研究取向或知识形态。人作为自然的、生物的客观存在，同时也兼具社会性、文化性和历史性的规定，尊奉一极而罢黜另类，不仅是一厢情愿，而且会积重难返。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力举立场多重、方法多样、视角多维、取向多元、理论多种，虽然有着鲜明的费耶阿本德式的“无政府主义”多元方法论的影子和嫌疑，但考虑到“心理学的研究与其说是对永恒真理的探求与发现，毋宁说是对特定的社会文化状况的反应乃至

响应,应随历史时代的演变和社会文化的变迁而改变其模式和姿态。由此,心理学之可能的知识形态,绝不只一种,而是多种,也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心理学都应是多元的。”^{①9}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对科学主义心理学“一言堂”和实证霸权的敌视与冲击,对现象学、释义学、文学评论等诸家学说的兼容并蓄,对长期处在科学主义心理学边缘地位的伦理、道德、审美、文化利益、话语分析、协商互动等的关注和张目。为心理学以开阔的视野和包容的精神,去参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全方位地揭示人之为人的心理本质开启了门扉、廓清了道路、创设了条件。

4. 加大心理学本土化探究的力度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认为当前的心理学具有明显的欧美中心主义的倾向。就实际情形而言,美国是全世界心理学,尤其是科学主义心理学研究与发展的中心,它依循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认为其研究成果是跨越文化界限普遍适用的,是世界各国心理学发展的普遍模式或样板。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心理学都植根于西方社会、历史与文化之中,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墨菲所说:“西方心理学的大多数问题只有在西方历史——西方的地理的、经济的、军事的和科学的背景——的范围内才是有意义的问题。”^{②0}

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心主义的批驳,成为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对心理学界欧美中心主义界限消解和反叛的有力武器。也正是由于对欧美中心主义心理学的强烈不满和批评,近十几年来,不仅在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就是在美国以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趋势,以建立区别于美国心理学的本土心理学(indigenous psychology)。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没

有本土化,心理学就不可能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结构中真正地扎下根,并形成有关当地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科学知识体系。^①

来自亚洲、欧洲、大洋洲、非洲的心理学研究正逐步向美国的心理学的中心地位发出挑战。具有显明的区域性特征的北美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新的世纪里,理应倾听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心理工作者的声音。比如,近几年来,欧洲的心理学研究便渐渐从美国心理学的庇护中走了出来:在法国,实证主义、定理化研究和经验主义的模式越来越受到冷落;在英国,话语分析正逐渐取代认知主义的倾向,在亚洲,随着新儒学研究热潮的渐兴,心理学本土化的热情也在稳步高涨起来。^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心理学的本土化迅速成为了世界心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口号和共识。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探索者们十分重视和注意宣传心理学跨文化研究和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认为主要以白种人、男人、西方人尤其是美国大学生为被试,建立在美国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上的心理学知识,在适用范围上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心理学的本土化是对西方心理学的现行科学观的挑战。从根本上来看,心理学的本土化并不是为了扶弱敌强,也不是为了地域保护,而是为了消除‘科学的’心理学以其科学性为名对心理的和心理学的文化特性的轻视、排斥、歪曲等,是为了寻求对心理的和心理学的文化特性的合理的或合适的对待方式。”^③

(三)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批判

由于关于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与探索只是近十几年才兴

起的新生事物,因此,若想对其功过是非作出恰当公允的评判,是一件比较勉为其难的事情。但我们不妨从几个大的方面,对其理论观点与研究取向上的偏颇和误区加以简要分析。

首先,鉴于心理科学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回应相对滞后,也由于有关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探索起步较晚,带有一定的尝试性、幼稚性和极端性,所以,关于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存在前提、理论构想、观念转换、发展前景等,目前的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也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后现代心理学思想与后现代哲学观、文学艺术观相似,充满着矛盾和混乱。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是由持相近观点的人文取向的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汇集而成的一种从事心理学研究的新思潮,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精神分析及心理治疗等领域,至今只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理论构想,还远未建起足以与相对完善的现代心理学体系相抗衡的体系。一些开拓者们从各自的角度和知识储备出发,运用自己所领悟、理解或者喜好的后现代视野,对人的心理与行为作出了各自认为合理的诠释。他们的观点和主张存在较大的分歧、对立与冲突,无论在方法论基础、研究内容、关注焦点、探究方式上,还是在研究问题的出发点、着眼点上,他们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因之,如果想当然地把当前比较杂乱、空泛、偏激、矛盾的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看成是一种完善的、一劳永逸的心理学体系或者救世主式的研究取向,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会有拔高起哄之嫌。

其次,后现代心理学思想顺应时代潮流、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要求,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原则立场进行了批判和扬弃,这有其积极意义和启示价值。但它在反权威、反传统、反主流、反科学主义的名义下,对科学主义心理学不加甄别地全盘否定、一概拒斥则不足取。心理学的百年历史也证明了,以实验、实证为主

旨的科学主义心理学曾经为心理学的独立和突飞猛进的发展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在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和基础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获得了大量的客观精确的心理学知识;促进了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不断改善和精致化;总结出了很多关于心理活动与行为反应的规律及其内、外在机制;建构了不少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促成了心理学各分支学科的不断分化与发展。心理科学在沿着日益专业化、精确化的路线迈进的同时,其学术地位和公众形象也逐步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与广泛肯定。对待科学主义心理学,不能采取一点论,完全否定。因为心理学是一门交叉、跨界、中间科学,既有自然科学的性质,又有社会科学的性质。这是就心理学的总体而言,如从其具体分支来说,生理心理学、比较心理学等就属于自然科学的性质,而社会心理学、犯罪心理学、教育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学则明显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心理学的科学主义或自然科学研究取向是有其内在的根据或部分的理由的。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有意无意地忽略、否认乃至歪曲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学术贡献和历史业绩,以将婴儿与脏水一同泼掉的方式来抨击、摧毁、消解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理论与体系,这种抑中心、扬边缘;反权威、举“异端”;解体系、重碎片的倾向造成了正统心理学家对之不愿理睬,认同其某些观点的学者也感其反叛方式过于偏狭的尴尬局面,似乎已经走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不归路。一味地破坏、消解和拆除,并不就能显示自己的创建性和合法性。后现代心理学思想不应全盘否定科学主义心理学自身具有的价值和曾经有过的合理性。

再次,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对科学主义心理学所恪守的人为切割、机械还原、因果决定、客观实证、量化分析等研究法则的否决与反叛,既有进步色彩,又有偏颇之处,这是从一个极端转到了另一

个极端,可以说是矫枉过正了,无形之中也违背了它所推崇的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的本意与初衷。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原子论、还原论、决定论、客观论和量化分析绝非一无是处,在一定前提下、一定限度内、一定情境中、一定场合里,恰当灵活地运用这些法则,能够且有利于揭示人的特定的心理内涵与行为机制。并且公正地讲,心理学之所以能取得令人瞩目的长足进展,这些研究法则的启用可谓功不可没。后现代心理学思想从社会、文化、历史、艺术和跨文化比较的层面入手,执著于研究人的高级、复杂的心理现象,本无可厚非,也必不可少。但因固执于一极,而一味地否弃和拒绝比较心理学研究,元素分析研究,客观实证研究,定量化研究,低层次的、简单的心理现象的研究,同样也不利于心理学的健康、全面的发展。

第四,后现代心理学思想从文学艺术、语义分析、历史文化、解构释义等视角出发,来揭示和研究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反应的特点、规律与内涵,反对传统心理学客观实证的研究方法,虽然这为摆脱科学主义心理学的以方法为中心的过激主张提供了武器和可资选择的路径,但这又不免会使心理学研究重新返回到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前的哲学思辨的老路上。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所依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消解策略和透视视角,目前已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少争议,并呈现出了衰退之势,已处于困境之中。“因为它蔑视和侮辱了人类生活精神坐标的支撑点,否弃了人类对崇高的追求和人类实现崇高的理想”。^④人们或许会问以此并不完备的文化思潮为根基而建立起的后现代心理学思想之厦能存在多久?心理科学能否靠“安乐椅上的玄想”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心理科学真的要来场百年轮回不可?

(四)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前景展望

以格根等为代表的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构建者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对心理学顺利地实施后现代转向及心理学的美好前景寄予厚望与信心。格根在《走向后现代的心理学》一文中,曾诙谐地指出:“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一经接触,简直就无法抵挡。它们正如一位年青人所说的那样,像是一种‘令人惬意的毒品’(sweet poison),一旦品尝,胃口就变得贪得无厌了,它们在我们的历史时代正飞速发展。后现代视野已开始向心理学提供了使自身概念化的新路子以及发展的潜能。如果恰当地理解,后现代思想还会为心理学无限的意义及发展敞向远景(open vistas)。”^⑤还有学者认为:尽管后现代文化思潮对美国心理学的冲击仍不十分强烈,但种种迹象表明,其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强劲。^⑥我们可以对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前景,从以下几个方面作简单素描。

第一,后现代心理学思想作为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促成物和有机组成部分,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表征’着跨世纪的人类自相矛盾的自我意识:挺立个人的独立性和追求文化的多样性与崇高感的失落和生存意义的危机的自相矛盾的自我意识”。^⑦当人类社会处于世纪更替的十字路口,人在走向未来,各门科学也在走向未来,“近年来兴起的以消解、解构、摧毁一切传统观念为特征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就表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人们已开始不满足于以相对主义为特征的体验哲学,而要走出自我的狭小圈子,突破个人体验的局限,打通主体间的界限,建立与对象世界一体关系,以便开拓新的生活天

地,走向广阔的生态宇宙”。^{②8}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出现既有其历史原因,又有其现实原因和社会背景,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巨大反差,也映射出人被物化、奴役化、商品化、程序化的社会心态。它旨在探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如何在高速变化的后工业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合适的位置、凸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弊与困境的刻画、剖析、揭露,是深刻和富有警示意义的。一些从事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学者,以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消解策略、评判标准、探索思路、理论视角对科学主义心理学体系进行了解构,并积极实施着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他们的不懈努力将对厘清窒息心理科学发展的僵腐气息大有裨益,也会为透析处于后现代生活际遇中的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特点与实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孕育、萌生及日后的完善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人们赞同也罢,反对也好,作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现实,后现代文化思潮毋庸置疑地已经来临;人们喜欢也罢,厌恶也好,这一思潮已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规范着人们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并对各门学科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影响。后现代不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时代,而是指对待“现代主义”的一种态度,即反“现代主义”的态度。后现代主义试图:“消解普遍对个别的规范,现实对根源的依赖,必然对偶然的支配,规律对创造的制约,统一对选择的排斥,崇高对渺小的蔑视等等,重构甚至是倒置普遍与个别、现实与根源、必然与偶然、规律与创造、统一与选择、崇高与渺小的关系。”^{②9}面对大潮涌动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心理科学没有也不可能置身于其外,不少心理学家从各自的专业和立场出发,探讨了后现代话语对心理学的适用性,分析和审视了心理科学在后现代思潮

的助势下抑或在后现代境遇中所应采取的姿态和行动。应该讲,这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也是心理学值得重视的一种发展趋势。科学心理学在独立百年之后,即使坚持科学主义立场的许多心理学家,对心理学的百年进展与历史功绩的估计也不甚高,对心理学的前景展望也明显信心不足。他们也禁不住萌生了疑虑和困惑:科学主义心理学所奉行的原则立场和研究法则是否有利于心理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它能否克服自身的误区和视界偏向?它能否跨越自身难以僭妄的路障?从这层意义上说,从事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探险者们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缺陷和病根的剖析,对新形势下心理学可供选择的新道路的探寻,对一些新的研究视角、思路、方法的尝试与完善,理应受到肯定和鼓励。我们还注意到,承载着科学主义精神与血脉的新的新行为主义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已经走上了艰难的革新之路;同样关注社会发展、文化走向、人生际遇的非主流心理学家,很容易地与后现代精神达成了默契。精神分析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与从事后现代心理学研究的学者们一道,不断地为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而击鼓助威,这样一来,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一个多世纪后,西方心理学的三大势力,在后现代氛围中,似乎达成了共识:适应时代精神,打破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教条与束缚,重新焕发心理学的生机与活力。

第三,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可能成为心理科学多维视野中新的—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阿特金森在著名的《心理学导论》中指出:在当今心理学尚无统一的理论模式的情况下,为了全面深刻地揭示人的心理现象,应采用多维的视角和研究取向(神经生物学、行为主义、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注重吸收各学派之长,综合利用各种观点。这五大取向或维度都是近现代的产物,分别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在心

理学界的不同表现形态，都无法真切面对和真正解决后现代社会的失业、吸毒、犯罪、道德堕落、核威胁、环境污染等许多现象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后现代心理学家另辟蹊径，刻意探讨和描述个体与后现代社会的关系，立志为心理学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出谋划策。虽然说从事后现代心理学研究与创建的开拓者们关于后现代思想和话语对心理学可能产生的影响及意义并不存在共同的看法，但他们都认为后现代视野将有助于在元理论层面上重新理解和审视心理学的论题；将为心理学的研究与发展打开新的视界；将为理解和解释处于后现代际遇中人的心理和行为提供新的可能性；为重新认识和界定心理学的传统概念奉献新的思索维度；为深化心理学的临床应用和增强心理学在未来社会中的适应力和生命力供给理论指导；为心理学的学术研究增添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如果说在后现代社会，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无法取代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取向的话，最起码，它可能成为未来心理学发展的一种新的取向、维度或研究范式。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孕育与形成、发展与渐趋完善，有其历史根源、产生原因、形成条件和发展动力。如果不据实情、不加分析地否认后现代心理学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不仅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应理智、清醒地面对心理学的这一新兴取向，反思其利弊得失，盲目信从抑或东施效颦，或者有意回避甚至全盘否定，都是没有根据或出息的表现。我们想借用斯蒂文·贝斯特等人在《后现代理论》一书中的观点，来表明我们对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态度：理应把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看作是对现代心理学的一种挑战，它既包含着很有希望的新观点，同时也有值得怀疑的向度。我们承认，广大的社会和文化领域内已经发生的重要变化，需要我们去重

建心理学理论。尽管我们同意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对现代心理学的某些批判,但我们并不打算全盘抛弃过去的理论和方法,不打算全盘抛弃现代心理学。我们既不当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辩护士和颂扬者,也不会对之仅抱以轻蔑和鄙夷,相反地,我们将敞开胸怀,既接受它的挑战 and 批判,同时对它的某些夸大和表达方式之处提出质疑。^⑩

与已有百年历史的科学主义取向的主流心理学和为时更久远的非主流心理学相比照,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只能算是处于童年期,正因为其新,所以显得幼稚、偏激、含混、软弱,但随时日推移,它定会成长壮大起来,成为心理科学研究与发展的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

注释:

- ①⑤⑩ Kvale, S. Postmodern Psychology: A Contradictio in Adjecto?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1): pp. 35—54.
- ② Gergen, K. J. Toward a Postmodern Psychology,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 No. 1, pp. 25—26.
- ③ Shotter, J. "Getting in Touch": The Metamethodology of a Postmodern Science of Mental Life.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1): pp. 7—22.
- ④ 李铮:《后现代思潮与心理学》,《安徽师大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1期。
- ⑥ Jones, S. L. ;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for Religion With the Science and Profession of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4, Vol. 49, No. 3, pp. 184—199.
- ⑦ Hare-Mustin, R. T. & Marecek, J. ; The Meaning of Differ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8, Vol. 43, No. 6, pp. 455—464.
- ⑧ Gergen, K. J. ; Toward a Postmodern Psychology, The Humanistic Psycholo-

- gist, 1990, Vol. 18, No. 1, pp. 23-34.
- ⑨ 方俊明:《评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思潮》,《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
- ⑩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兴起》,《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 ⑪ 详细内容参见车文博:《统合主客观心理学范式 构建中国大心理学体系》,《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5期。葛鲁嘉:《大心理学观》,《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9期。
- ⑫ 葛鲁嘉:《心理文化论要》,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 ⑬ 叶浩生:《论理论心理学的概念、性质与作用》,《心理学探新论丛》(第1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⑭ 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台湾东华书局,1996年版,第651页。
- ⑯ Hoshmand, L. T. & Polkingorne, D. E.: Redefining the Science-Practice Relationship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2, Vol. 47, No. 1, pp. 63.
- ⑰⑱⑲⑳ 高青海:《哲学的奥秘》,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第8页,第69—70页。
- ㉑ 王小章:《后现代景观下的心理学》,《心理科学》,1998年第4期。
- ㉒ 墨菲、柯瓦奇(林方等译):《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页。
- ㉓ 详细内容参见车文博:《关于现代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日本大学心理学研究》,1995年第16号。葛鲁嘉:《本土传统心理学的两种存在水平》,《长白学刊》,1995年第1期。
- ㉔㉕ Liu, J. H. & Liu, S. H.: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And Neo-Confucian Thinking: A Critical History of Paradigm Shifts and Values in Academic Psychology, *New Ideas in Psychol.* 1997. Vol. 15, No. 2, pp. 159—178.
- ㉖ 葛鲁嘉:《当代心理学发展的文化学转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5期。
- ㉗㉘ 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页,第423页。
- ㉙ 孙正聿:《崇高的位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
- ⑳ 斯蒂文·贝斯特等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参 考 文 献

中文部分：

1. 马尔库塞(黄勇等译):《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 马尔库塞(左晓斯等译):《单面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3. 马尔库塞(李小兵译):《审美之维》,三联书店,1989。
4. 马尔库塞(李小兵译):《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上海三联书店,1989。
5. 马克斯·韦伯(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
6. 马克斯·韦伯(杨富斌译):《社会科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9。
7. 马斯洛(林方译):《人的潜能与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
8. 马斯洛(林方译):《人性能达的境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9. 马斯洛(林方译):《科学心理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10. 贝尔(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
11.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新华出版社,1997。

12. 车文博主编:《心理学原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 车文博:《意识与无意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14.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主义论评》,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15. 车文博:《关于现代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日本大学心理学研究》,1995年第16号。
16. 车文博:《统合主客观心理学范式构建中国大心理学体系》,《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5期。
17. 车文博:《20世纪西方心理学发展的轨迹及其未来的走向》,《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5期。
18. 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台湾东华书局,1996。
19. 车文博:《人本主义心理学评价新探》,《心理学探新》,1999年第1期。
20. 车文博:《人本主义心理学》,台湾东华书局,2000。
21. 车文博:《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浅涉》,(手稿)。
22. 王一多:《行为主义心理学在心理学研究上的贡献》,《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23. 王小章:《心理学的后现代》,《心理学探新》,1997年第1期。
24. 王小章:《社会心理学:从“现代”到“后现代”》,《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25. 王小章、郭本禹:《潜意识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6. 王小章:《后现代景观下的心理学》,《心理科学》,1998年第4期。
27. 王元明:《人性的探索》,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28. 王元明:《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9. 王守昌:《新思潮》,东方出版社,1998。

30. 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31. 王国芳、郭本禹:《拉冈》,台北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

32.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3. 王岳川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4.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35. 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36. 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37. 霍伊(王治河译):《后现代主义:一种可供选择的哲学》,《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38. 王忠武:《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三位一体关系》,《科学学研究》,1999年第3期。

39. 王善博:《追求科学精神》,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40. 卡西尔(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41. 托夫勒(朱志焱):《第三次浪潮》,新华出版社,1996。

42. 法伊尔阿本德(周昌忠译):《反对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43. 劳丹(方在庆译):《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44. 拉卡托斯(康宏逵译):《证明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45. 拉卡托斯(兰征译):《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46. 艾耶尔(李布楼等译):《二十世纪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7. 胡塞尔(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48. 胡塞尔(吕祥译):《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49. 胡塞尔:(倪梁康译)《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商务印书馆,1999。

50. 方汉文:《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的理论》,《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51. 方俊明:《评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思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52. 方俊明:《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和面临的问题》,《心理科学》,1998年第6期。

53. 皮亚杰(王宪钊译):《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

54. 皮亚杰(郑文彬译):《人文科学认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55. 丹皮尔(李珣译):《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97。

56. 孔德(黄建华译):《论实证精神》,商务印书馆,1996。

57. 乐国安:《评现代认知心理学中的计算机类比》,《哲学研究》,1984年第11期。

58. 乐国安:《论现代认知心理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59. 乐国安等:《“非科学的心理学”对社会心理学方法论的启示》,《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6期。

60. 乐国安:《从行为研究到社会改造——斯金纳的新行为主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61. 乐国安:《社会治疗的理论与方法——后现代主义心理治疗述评》,《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

62. 叶浩生:《论西方心理学发展中的几种对立倾向》,《心理学报》,1997年第3期。

63. 叶浩生:《论理论心理学的概念、性质与作用》,《心理学探新论丛》(第1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4. 叶浩生:《西方心理学发展中的若干倾向之我见》,《心理学报》,1998年第4期。

65. 叶浩生主编:《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66. 叶浩生:《西方心理学中两种文化的分裂及其整合》,《心理学报》,1999年第3期。

67. 巴特(汪耀进译):《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8. 包亚明主编:《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9. 包亚明主编:《利奥塔访谈、书信录——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0. 包亚明主编:《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1. 包亚明主编:《德里达访谈录——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2. 包亚明主编:《哈贝马斯访谈录——现代性的地平线》(李安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3. 史蒂文森(袁荣生译):《人性七论》,商务印书馆,1996。
74. 布洛克曼(李幼蒸译):《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
75. 布勒(陈宝铠译):《人本主义心理学导论》,华夏出版社,1990。
76. 卡尔(陈永国译):《现代与现代主义》,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77. 吉登斯(赵旭东等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
78. 司马贺(荆其诚等译):《人类的认知——思维的信息加工理论》,科学出版社,1986。
79. 卢卡奇(王玖兴等译):《理性的毁灭》,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80. 冯川:《神话人格——荣格》,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81. 加塞尔(商梓书等译):《什么是哲学》,商务印书馆,1996。
82. 孙正聿:《崇高的位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83. 孙正聿:《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
84. 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85. 孙显元主编:《现代国外自然科学哲学思想》,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
86. 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87. 朱新明等:《架设人与计算机的桥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88. 江怡:《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89. 江涛:《科学的价值合理性》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90. 李喜先:《迈向 21 世纪的科学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91. 李超杰:《理解生命——狄尔泰哲学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
92. 李维主编:《心理学百科全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93. 李铮:《后现代思潮与心理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第 1 期。
94. 李欧梵:《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上海三联书店,2000。
95. 华生(臧玉淦译):《行为主义观点的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25。
96. 华生(陈德荣译):《华生氏行为主义》,商务印书馆,1935。
97. 华生(李维译):《行为主义》,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98. 华勒斯坦等著(刘锋译):《开放的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
99. 约翰·霍根(孙雍君等译):《科学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7。
100. 刘北成:《福柯的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01. 刘宗坤等:《后现代的生存》,作家出版社,1998。
102. 亨普尔(张华夏译):《自然科学的哲学》,三联书店,1987。
103. 库恩(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
104. 库恩(纪树立等译):《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105. 余灵灵:《哈贝马斯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06. 怀特海(何钦译):《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97。

107. 利科尔(陶运华译):《解构学与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108. 利奥塔德(车槿山译):《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三联书店,1997。

109. 利奥塔德等著(赵一凡等译):《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10. 邹铁军等:《现代西方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111. 里克曼(姚休译):《理性的探索》,商务印书馆,1996。

112. 杰姆逊(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13. 詹明信(陈清侨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

114. 肖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15. 张厚粲:《行为主义心理学》,台湾东华书局,1997。

116. 张国清:《中心与边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17. 张国清:《无根基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三联书店,1999。

118. 张述祖等审校:《西方心理学家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19. 张爱卿:《试论实证论在心理学发展中的基石作用》,《南京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

120. 张之沧:《后现代思潮中的科学技术定位》,《南京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

121. 邵迎生:《对当代心理学中文化冲突的后现代思考》,《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122. 克拉夫特:(李步楼等译)《维也纳学派》,商务印书馆,1998。

123. 林定夷:《近代科学中机械论自然观的兴衰》,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

124. 周小仪:《拉康的早期思想及其“镜象理论”》,《国外文学》,1996年第3期。

125.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兴起》,《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126. 罗斯诺(张国清译):《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127. 罗蒂(李幼蒸译):《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

128. 罗蒂(黄勇译):《后现代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129. 陈立:《平话心理学向何处去》,《心理科学》,1997年第5期。

130. 陈健:《科学划界——论科学与非科学及伪科学的区分》,东方出版社,1997。

131. 何亚平等:《文化的基频——科技文化史论稿》,东方出版社,1996。

132. 李瑜青:《人本思潮与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8。

133. 陈亚军:《哲学的改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34. 陈学明:《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重庆出版社,1993。

135. 陈学明等:《社会水泥》,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136. 陈学明等:《通向理解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137. 尚杰:《解构的文本——读书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38. 尚杰:《德里达》,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139. 杨大春:《文本的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40. 杨国荣:《现代化过程的科学向度与人文向度》,《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141. 杨清:《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流派》,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
142. 郑祥福:《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43. 郑家栋:《走出虚无主义的幽谷》,《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144. 波波娃(李亚卿译):《法国的后弗洛伊德主义》,东方出版社,1988。
145. 波林(高觉敷译):《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91。
146. 哈贝马斯(李黎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
147. 哈勒(韩林合译):《新实证主义》,商务印书馆,1998。
148. 哈里斯(商梓书等译):《科学与人》,商务印书馆,1996。
149. 阿德勒(黄光国译):《自卑与超越》,台湾志文出版社,1984。
150. 阿伦·布洛克(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
151. 洪谦:《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

152. 保罗·凯林(郑伟建译):《心理学大曝光——皇帝的新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153. 荆其诚:《现代心理学发展趋势》,人民出版社,1990。

154. 黄顺基等:《科学的哲学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155. 黄顺基等:《科学技术哲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56. 顾毓忠:《现代物理学概念革新与哲学精神》,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

157. 赵凯荣:《是后现代科学,还是后现代宗教》,《哲学研究》1999年第9期。

158. 姚大志主编:麦克尼《福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59. 诸孝泉:《穿越拉康的魔镜》,《国外社会科学》,1998,第6期。

160. 索珀(廖申白等译):《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华夏出版社,1999。

161. 高觉敷主编:《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62. 高觉敷主编:《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163. 高觉敷主编:《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164. 高觉敷主编:《西方心理学史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165. 高觉敷主编:《西方教育心理学发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
166. 高清海主编:《欧洲哲学史新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
167. 高清海:《哲学的憧憬》,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
168. 高清海:《哲学的奥秘》,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69. 高新民:《人自身的宇宙之谜》,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70. 高新民:《现代西方心灵哲学》,武汉出版社,1994。
171. 高克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72. 高峰强:《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进展的内在逻辑》,《外国教育研究》,1997年第3期。
173. 高峰强:《华生心理学特点探析》,《心理学探新》,1999年第3期。
174. 高峰强:《试析西方心理学三大势力与后现代思潮的关联》,《南京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
175. 高峰强:《略论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孕育与生成》,《心理学探新》,2000年第3期。
176. 高峰强:《西方关于后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争鸣》,《长白学刊》,2000年第4期。
177. 高峰强:《论后现代视域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研究法则的超越》,《山东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
178. 高峰强:《试论后现代视域对科学主义心理学原则立场的扬弃》,《内蒙古师大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4期。
179. 高峰强:《论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与立场》,《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2000年第3期。
180. 高峰强:《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心理科学》,

2000年第6期。

181. 高峰强:《心理学后现代探微》,《心理学探新论丛》,2000年第1期。

182. 高峰强、秦金亮:《行为奥秘透视——华生的行为主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183. 席勒(麻乔志等译):《人本主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84. 埃伦费尔德(李云龙译):《人道主义的僭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185. 栾栋:《在人类文明的转折点上》,《中国社会科学》,1995,第1期。

186. 莫伟民:《主体的命运》,上海三联书店,1996。

187. 格里芬主编(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88. 格里芬主编(王成兵译):《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89. 格里芬(鲍世斌译):《从建设性的后现代哲学观点看作为一种本体论的泛经验论》,《哲学译丛》2000年第2期。

190. 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91. 阿普尔比等(刘北成等译):《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92. 吉利根(肖巍译):《不同的声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93. 科斯洛夫斯基(毛怡红译):《后现代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94. 凯尔纳(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95. 培根(许宝騄译):《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
196. 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知识出版社,1995。
197. 郭贵春:《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趋向》,《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年第6期。
198. 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哲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99. 郭永玉、陶宏斌:《现代西方心理学的实证主义与现象学方法论之比较》,《华中师大学报》,1999,第6期。
200. 郭永玉:《孤立无援的现代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01. 陶宏斌、郭永玉:《实证主义方法论与现代西方心理学》,《心理学报》,1997年第3期。
201. 章益辑译:《新行为主义学习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
203.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
204. 维里科夫斯基(孙晔等译):《现代认知心理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205. 彭加勒(叶蘊理译):《科学与假设》,商务印书馆,1997。
206. 葛鲁嘉:《大心理学观》,《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9期。
207. 葛鲁嘉:《心理文化论要》,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08. 葛鲁嘉:《本土传统心理学的两种存在水平》,《长白学刊》,1995年第1期。
209. 葛鲁嘉等:《当代心理学发展的文化学转向》,《吉林大学

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5期。

210. 葛鲁嘉等：《论心理学哲学的探索》，《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8期。

211. 董光璧：《静悄悄的革命——科学的今天和明天》，武汉出版社，1998。

212. 景天魁主编：《现代社会科学基础(定性与定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13. 欣茨曼(韩进之等译)：《学习与记忆心理学》，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

214. 琼斯(明然等译)：《普通人的物理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215. 舒炜光等主编：《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1987。

216. 曾向阳：《行为主义的哲学困境透视》，《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4期。

217. 普特南(童世骏等译)：《理性、真理与历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18. 斯特罗克编(渠东等译)：《结构主义以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19. 斯诺(陈恒六译)：《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220. 斯金纳(王映桥等译)：《超越自由与尊严》，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221. 福柯(谢强等译)：《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

222. 福柯(刘北成等译)：《疯癫与文明》，三联书店，1999。

223. 塞弗(金初高译)：《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学说的批

评》，商务印书馆，1985。

224. 墨菲、柯瓦奇(林方等译)：《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商务印书馆，1980。

225. 潘菽：《潘菽心理学文选》，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226. 黎黑(刘恩久等译)：《心理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227. 霍兰德(潘国庆译)：《后现代精神分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228. 霍耳顿(范货年等译)：《科学与反科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英文部分：

1. Aanstoos, C. M. (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ty [Special issue].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18(1), 3—6.

2. Aanstoos, C. Mainstream psychology and the humanistic alternative. In F. J. Wertz (Ed.), The humanistic movement: Recovering the person in psychology (1—11), Lake Worth, FL: Gardern. 1994.

3. Albee, G. W. Rrevolutions and counterrevolutions in preven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6, 51, 11, 1130—1133.

4. Anastasi, A. A Century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2, Vol. 47, No. 7. 840—845.

5. Bandura, A. The self system in reciprocal determinism.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8, 33. 344—348.

6. Bevan, W.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A Tour Inside the On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1, Vol. 46, No. 5. 475—483.
7. Bevan, W, & Kessel, F, Plain truths and home cooking: Thoughts on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4. 49, 505—509.
8. Cronbach, L. J, Beyond the two disciplines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5, 30. 116—127.
9. Cushman, P. The politics of vulnerability: youth in religious cults. *Psychohistory Review*, 1984, 12, 5—17.
10. Cushman, P. History, psychology, and the abyss: A constructionist Kohutian proposal. *Psychohistory review*, 1987, 15, 29—45.
11. Cushman, P. Why the Self Is Empty: Toward a Historically Situated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0, Vol. 45, No. 5. 599—611.
12. Denner, B Stalked by the Postmodern Beast ,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5, Vol. 50, No. 5. 389—390.
13. Friman, P. C. & Allen, K. D. Changes in Modern Psychology: A Citation Analysis of the Kuhnian Displacement Thesi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3, Vol. 48, No. 6. 658—664.
14. Gergen, K. J. Toward generative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8) 36, 1344—1360.
15. Gergen, K. J. (1982). Toward transformation in social knowledge.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16. Gergen. K. J. Social psychology as hist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3, 26, 309—320.

17. Gergen, K. J. Locke, A. Gulerce, A. & Misra, G.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cultural context.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6, 51(5). 496—503.

18. Gergen, K. J.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Phoenix of Unreality*, In: Koch, S. & Leary, D. E. (Ed). *A Century of Psychology as Sci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19. Gergen, K. J. 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vement in Moder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5, Vol. 40 (3). 266—275.

20. Gergen, K. J. Toward a Postmodern Psychology.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 (1). 23—34.

21. Gergen, K. J. *The Saturated Self: Dilemmas of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22. Gergen, K. J. Exploring the Postmodern: Perils or Potential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4, Vol. 49, No. 5. 412—416.

23. Gergen, K. J. Postmodern Psychology: Resonance and Refle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5, Vol. 50, No. 5. 393—394.

24. Gergen, M. From Mod Masculinity to Post-Mod Macho: A Feminist Re-Play.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 (1). 99—112.

25. Hare-Mustin, R. T. & Marecek, J. The Meaning of Difference: Gender Theory, Postmodernism, and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0, Vol. 43, No. 6. 455—464.

26. Hoshmand, L. T. & Polkinghorne, D. E. Redefining

the Science-Practice Relationship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2, Vol. 47, No. 1. 55—66.

27. Jones, S. L.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for Religion With the Science and Profession of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4, Vol. 49, No. 3. 184—199.

28. Kukla, A. Nonempirical issues i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9. 44, 785—794.

29. Kimble, G. A. "psychology's " two cultur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4. 48, 833—839.

30. Kimble, G. A. A Frame of Reference for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4, Vol. 49, No. 6. 510—519.

31. Koch, S. (1969a, March). Psychology cannot be a Coherent Science. *Psychology Today*. 14—68.

32. Koch, S.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Psychology Knowledge: Lessons of a Century qua "Sci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1, Vol. 36, No. 3. 257—269.

33. Koch, S. & Leary, D. E. (Ed). *A Century of Psychology as Sci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34. Koch, S. "Psychology " or "The Psychological Stud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3, Vol. 48, No. 8. 902--904.

35. Kvale, S. From the Archaeology to the Architecture of Cultural Landscaps. Kvale, S. (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1992.

36. Kvale, S. Postmodern Psychology: A Contradictio in Adjecto?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 No. 1.

35—54.

37. Lather, P.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 Deconstructionist View.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 (1). 88—109.

38. Lather, P. Postmodernism and the Human Sciences. In: Kvale, S. (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1992.

39. Lee, V. L. *Beyond Behaviorism*.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1988.

40. Liu, J. H. & Liu, S. H. :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And Neo-Confucian Thinking: A Critical History of Paradigm Shifts and Values in Academic Psychology. *New Ideas in Psychol.* 1997. Vol. 15, No. 2. 159—178.

41. Lovlie, L. Postmodern and Subjectivity.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 (1). 105—119.

42. Michael, M. Postmodern Subject: Toward a Transgressive Social Psychology. In: Kvale, S. (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1992.

43. Mischel, W. On the interface of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Beyond the person-situation Debate.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9, 34. 747—755.

44. Mente, D. Whose Truth? Whose Goodness? Whose Beau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5, Vol. 50, No. 5. 391

45. Parker, I. And shotter, J. (eds) (1990) *Deconstructing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Routledge.

46. Polkinghorne, D. A path of understanding for psycholo-

gy.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of difference*; 1994. 128—145.

47. Prilleltensky, I. Psychology and the *staus quo*.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9. 44. 796—802.

48. Rice, C. E. Scenarios; The Scientist-Practitioner Split and the Future of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7, Vol. 52 (11). 1176—1183.

49. Richards, A. C. Metapsychology; Revisiting the past, Confronting the present, Serving the future. *New Ideas in Psychol*, 1997, Vol. 15, No. 1. 17—33.

50. Russell, R. L. & Gaubatz, M. D. Contested Affinities; Reaction to Gergen's (1994) and Smith's (1994) Postmodernism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5, Vol. 50, No. 5. 389—390.

51. Sampson, E. E (1983). Deconstructing psychology's subject. *Journal of Mind and Behavior*, 4, 135—164.

52. Sampson, E. E.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identity; Towards a revised concept of personal and social order.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5, 40. 1203—1211.

53. Sampson, E. E. Identity Politics; Challenges to Psychology's Understand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3, Vol. 48, No. 12. 1219—1230.

54. Sampson, E. E (1994). Sperry's cognitive revolu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9(9), 818—819.

55. Schmidt, F. L. What Do Data Really Mea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2, Vol. 47, No. 10. 1173—1181.

56. Schneider, K. J. Toward a Science of the Heart: Romanticism and the Revival of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8, Vol. 53, No. 3. 277—289.

57. Shotter, J. "Getting in Touch": The Metamethodology of a Postmodern Science of Mental Life.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 (1). 7—22.

58. Slife, B. D. & Williams, R. N. Toward a Theoretical Psychology: Should a Subdiscipline Be Formally Recognized?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7, Vol. 52, No. 2. 117—129.

59. Smith, M. B. Selfhood at Risk: Postmodern Perils and the Perils of Postmodernism.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4, Vol. 49, No. 5. 405—411.

60. Smith, M. B. About Postmodernism: Reply to Gergen and Other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5, Vol. 50, No(5). 393.

61. Staats, A. Unified positivism and unification psychology: Fad or new field?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1). 46, 899—912.

62. Woolfolk, R., & Richardson, F. Behavior therapy and the ideology of modern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4, 39. 777—786.

63. White, D. & Wang, A. Universalism, Humanism, and Postmodernism.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5, Vol. 50, No. 5. 390—391.

64. Young, N. Postmodern Self-Psychology Mirrored in Science and the Art.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Vol. 18 (1). 85—94.

65. Zuckerman. M. Some dubious premises in research and theory on racial differences: Scientiric. social, and ethical issu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0. 45,1297—1303.

英 文 摘 要

Summary

The 20th century is an era in which Western psychology had its prosperity. It is an era full of schools competing each other, an era of multiple orientations, as well as an era in which serious flaws existed and reform was urgently needed in psychology. With the coming of the new century, psychologists, both abroad and at home, begin to reconsider the growth and progress of modern psychology. They express great concern for not only the current situation but also future prospect of the science of psychology.

The post-modern cultural thinking, as a sign of the fundamental reorientation an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culture, has drawn increasingly more attention from various disciplines. Among the subjects aiming at understanding human ity and its life world, psychology seems to be slow in responding to the topic of post-modernism. However, it is impossible for psychology to refuse the intruding of the post-modernist thinking, neither has it done so.

With reference to the post-modernist cultural thinking, especially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to-

gether with a combination of the transferring towards the post-modernism originated in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the present thesis aims at demonstrating that the post-modern spirit, with its emphasis on creativity and the use of multiple mode of thinking, with its advocacy of the care of nature and concern for the peaceful getting-along between people and with the world, will be able to compensate and surpass the limitations and shortcomings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 and will possibly become the direction of the progress of, or the ideal choice for, future psychology.

With the declination of both mechanic view of the nature and positivism in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of modern psychology suffered serious damage. Modern psychology, especially scientific psychology characterized by positivism, experimentalism and individualism, got into difficult crisis. It is at this time that the thinking of post-modern psychology finds its baseground.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causes that lead to the thinking of post-modern psychology. From post-modern point of view, it also explains the declination of modern psychology, and demonstrates the innescitabilit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thinking of post-modern psychology with guidance of principles of post modern philosophy and the effort of its brave pioneers.

Post-modern psychology thinking is a research pattern and state of knowledge that is opposite to scientific psychology. They differ markedly: while scientific psychology emphasizes the

observability of research objects, believes in the universality of truths, insists method-centered principles, adopts a neutral position to values, adheres to the machine-model of man, post-modern psychology insists that psychological research should go beyond those that can be observed, de-emphasizes the pursuit of universal truths, calls for an end for the imperialism, atomism, reductionism, objectivism, determinism and exclusively quantitative analysis, pays attention to the integrity between facts and values, tries to reshape the image of human being.

Psychologists who adhere to the spirit of post-modern science and the principles of post-modern philosophy launched fierce attack to the systems and ideas of modern psychology. They destructure it completely; to abandon the principles and positions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 to go beyond the theoretical shortcoming. On the base of this destructuring, they complete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post-modern psychology thinking, and accomplish the turning to the post-modernism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The thinking of post-modern psychology opposes sharply with scientific psychology in every aspect; from professional expertise, research object, method, to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the orientation of the subject. In the area of professional expertise, post-modern psychology pursues the partial knowledge that is helpful to society instead of the abstract, universal and objective knowledge. Post-modern psychology calls for further broadening its view and changing its perspective, and thus reconsidering its research topics. In methodology, narrative para-

phrasing,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are accepted. The importance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clinical treatment becoming increasingly more evident. Concerning the location of the subject, it tends to regard psychology as a discipline of humanist science, or alternatively, appeals to go beyon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Because of its uncertainty, complexity and multi-plicity, pioneers of post-modern psychology may have different notions and dispute in their study.

With the transferring of perspectives in modern science and reforming of doctrine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mistakes and flaws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clear. The new neo-behaviorism stemmes from neo-behaviorism and is ready on its way of reformation. Chased by post-modern thinking, psychologies outside of the main-stream which showed concern for the social development,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life circumstances find themselves easy to reach consensus with the spirit of post-modernism. Thus,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 after psychology's birth, psychologists of psychoanalysis and humanism, both of which enjoying a long tradition of the spirit of humanism, have naturally reached consensus with the approaches of post-modernism. All the three main forces in psychology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st-modernism: to adapt to the stream of time, to break the framework, doctrine and shackles of the psychology of scienticism, and to reconstruct the systems of psychology

The thinking of post-modern psychology has a close rela-

tionship with the thinking of post-modern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the thinking of post-modern psychology came into being under the chasing and empowerment of the thinking of post modern culture, in the sense of which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product of the latter;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gradual substantia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doctrine and system of post-modern psychology, it itself has become an organic part of the thinking of post-modern culture.

Because of its slow and delayed response to the thinking of post-modern culture, and also because of its preliminary nature, in post-modern psychology thinking, no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with regard to the antecedents of its existenc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ransferring of no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 neither a complete system has been formed. However, we should realize that, as a new progress, a new trend and a hot area, it undoubtedly carries with itsel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fundamental importance for psychology. Some psychologists majoring in post-modern psychology carried out destructuring of the systems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 with post-modern strategies, standards, and perspectives. In doing so, they tried hard to implement the turning of psychology. Their continuous effort is very helpful in getting rid of the stifling atmosphere which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and contributes at the same tim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mind and behavior of the human being living in an era of post-modern time. The breeding, budding and perfection of post-modern psychology reflects the spirit of time.

It may become an option in the research line and exploration, a new dimension among the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 psychology, even a legal substitute for the research pattern of modern psychology.

后 记

这部书稿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基础上经修改、扩充和调整而成的。本书的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第一节为新增添的内容,其中二、三两章是论文初稿就有的,因论文字数过多,超出了吉林大学对博士论文字数要求的上限,只好忍痛割爱,用书的形式呈现,便可完璧归赵了。

论文的选题、组材、结构、具体撰写、修改和定稿,都是在我导师车文博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先生对学问的执著,对弟子的鞭策,对事业的追求,将会成为我终生仰止的样板。论文开题报告前后,吉林大学的邹铁军教授、刘猷桓教授、葛鲁嘉教授、姚大志教授、吴跃平教授、刘少杰教授、贺来教授及我的众位兄弟对论文选题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深刻的质疑,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对论文的写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东北大学时曙先生、南开大学乐国安先生、吉林大学邹铁军先生、北京师大林崇德先生、中科院心理所王极盛先生、南京师大杨鑫辉先生、东北师大金志成先生对论文进行了评阅或评议。陈昌曙先生、乐国安先生、金志成先生、车文博先生、邹铁军先生、刘猷桓先生、孙正聿先生拨冗主持或参加了论文答辩。这些先生都给了我许多的鼓励和指点,对本书的修改和定稿影响至深,在此一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师大教科院的出版资

助；我的同窗挚友“北京巨人教育图书中心”主任田山俊先生帮忙联系出版事宜并解囊相助。这是我难以忘怀的。我还想对未提到的领导、师长和好友给予本书的厚爱与关切表示真诚的谢意。

最后，我想特别感谢我的父亲和我的妻子。在我1983年高考受挫、“屈就”山师、颇感沮丧之际，是我的父亲默默地拿来了一份《光明日报》，上有我国文革后培养的第一批博士毕业生的照片及所从事的科研工作。从那时起，在我父亲和我的心中便有一个神圣的梦想：读博士学位、戴博士帽子。在我求学吉大的几年里，我的妻子张祖霞女士，一人操持家务、抚教幼子，我总觉得获取的过多而付出的太少。但我想，我是不会令他们失望的，因为在他们心里，我一直是最好的。

高峰强

2000年8月于泉城宏泰花园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现代心理范式的困境与出路：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

作者 =

页数 = 2 6 6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一、导言

- (一) 世纪之交的追问与反思
- (二) 严格实证立场的兴盛与困境
- (三) 系统理论探索的觉醒与复兴
- (四) 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渐入与冲击
 - 1. 否定性后现代主义——神圣追求的消解
 - 2.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新型思路的展现
- (五)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前提与价值

二、科学主义心理学方法论的确立与困境

- (一) 心理学的两大阵营与取向
- (二) 科学主义心理学方法论的确立
 - 1. 机械论自然观的渗透
 - 2. 哲学思维向度的定位
- (三) 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合法性”危机

三、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原则立场与理论误区

- (一) 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与立场
 - 1. 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
 - 2. 笃信客观普适性真理
 - 3. 坚持以方法为中心
 - 4. 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
 - 5. 固守人为机器的模型
- (二) 科学主义心理学难以僭妄的路障
 - 1. 原子论——人的心理的肢解
 - 2. 还原论——人性的物化
 - 3. 客观论——主体性的迷失
 - 4. 决定论——能动性的罢黜
 - 5. 量化研究——标有刻度的木偶

四、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孕育与生成

- (一) 社会文化背景
- (二) 科学背景
 - 1. 现代科学视野的转向
 - 2. 后现代科学精神的导引
- (三) 哲学背景
 - 1. 科学哲学观念的更新
 - 2. 后现代哲学理念的助势
- (四) 心理学背景

五、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方法论与研究取向

- (一)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方法论
 - 1. 整体论对原子论

- 2 . 建构论对还原论
- 3 . 去客观化对客观论
- 4 . 或然论对决定论
- 5 . 质化研究对量化分析

(二)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取向

- 1 . 不以可观察的对象为限
- 2 . 淡化普适性真理的追求
- 3 . 终结实证方法的霸权
- 4 . 关注事实与价值的融合
- 5 . 人的消解与重塑

六、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理论构建与争论

(一)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理论构建

- 1 . 关于心理学的专业知识
- 2 .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 3 .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 4 . 关于心理学的实践应用
- 5 . 关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二) 西方关于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争论

- 1 . 反对者的意见
- 2 . 支持者的声音
- 3 . 折衷者的观点

七、西方心理学三大势力与后现代视野的关联

(一) 行为主义阵营的视角转换

- 1 . 突出人的主体地位 反对机械决定论
- 2 . 注重交互作用 反对环境决定论
- 3 . 强调自我调节 反对人为机器模型
- 4 . 重视人格研究 推动临床应用与学术研究的结合

(二) 精神分析的后现代视域

- 1 . 边缘文本的扶正：早期精神分析的探索
- 2 . 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
- 3 . 占有与生存：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
- 4 . 权力的眼睛：福柯精神肖像
- 5 . 潜意识的结构：拉康的后现代精神分析

(三)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后现代蕴含

- 1 . 抨击科学主义
- 2 . 关注天人合一
- 3 . 重建人际沟通
- 4 . 变革传统观念

八、结语

(一) 心理学的后现代视野

- 1 . 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基本特征及理应实施的转向
- 2 .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与后现代文化思潮
- 3 .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基本论点与立场

(二)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启示意义

- 1 . 扩大心理学的视野 树立大心理学观
- 2 . 加强心理学理论研究 深化心理学实际应用
- 3 . 心理学研究的多元化
- 4 . 加大心理学本土化探究的力度

(三)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批判

(四)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前景展望

参考文献

英文摘要

后记

附录页